

大達

代表作

上海全書印行

序

郁達夫爲當代中國第一流文學家，創造社的中堅份子。他是浙江富陽人，現年四十二歲。日本帝國大學經濟科畢業。

郁氏從小就是一個品行方正學業優良的模範學生，也是個文學的愛好者。當初他所愛讀的書大都是花月痕，桃花扇，燕子箋等一類的書。那是宣統二年的時候，他正在杭州第一中學讀書。

一九一一年赴日本留學，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肄業。這時他開始與西洋文學接觸，先研究俄國諸作家的作品，後復轉到德國各作家的作品上去，在該校四年，所讀各國文學作品，約有千部之多。郁氏愛好文學之熱烈，於此可見一般矣。

後來他進了東京帝國大學肄業時，對於文學的嗜好更加深熱了。他的處女作沉淪，卽於此時寫成。沉淪雖是他自己以爲初次嘗試的遊戲筆墨，既無眞生命在內，也不會加以推敲和經過磨琢的；可是當時的中國，思想實在還很混亂，他能以新的題材和技巧，大胆無畏的描

寫病態的青年的心理——Sentimental之性的苦悶，給中國的舊禮教投下了一個猛烈的炸彈，中國文壇立刻爲之震動，尤其引起了一般青年的同情，沉淪便爲當時青年所愛讀，郁氏也就爲世人注意的作家了。

一九二二年回國之後，他因另外找不到職業，於是就正式開始從事文藝生活，那時候創造社已經拾起頭來，他即與郭沫若成仿吾等共同努力於創造社的文藝運動的工作。創造社傾得在當時的中國文化界上活躍起來，在中國文藝運動史上建立了不少功績，這是郁氏努力所致的功效。一九二三年是他最努力的一年，在這一年中，寫成長短篇小說和散文總有四十多篇。同年九月，並受北京大學之聘，擔任文學教授，於此期間，復作秋柳等小說多篇。一九二五年轉到武昌大學任教，這一年他的生活最爲苦悶，病了半年，文章未寫一篇。此後又任廣州中山大學及安徽大學等教授；但不久仍潛回上海，主編大眾文藝等，度其文藝生活。

從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郁氏將自己所寫的日記出版，因其中所記的就是他和王映霞女士的戀愛史，頗有趣味，故極能風行一時。

近幾年來郁氏久居西子湖畔，過着安適的生活。如今他又南遊到福建去了，並在福建省

政府裏任着要職。他在一九三五年寫了一篇出奔，此後就沒有其他創作小說發表了，僅在宇宙風等雜誌上發表了一些日記和遊記之類的散文，又在自由談上發表了一些短文而已。

郁氏是頹廢派的典型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大都是反映青年的病態一方面的，青年對於現實社會的不滿性的苦悶，經濟的苦悶，感傷和頹廢的情感，他都如實地描寫出來。他的創作的特色就是這種純樸的真實的「自我表現」的「生活記錄」——他很忠實地把他自己的生活，個性，情感都描畫了出來。他的作品裏是充滿着人生的哀傷，憂鬱——處處都能令人感到一種不可磨滅的生活的共鳴——操縱了許多傷感青年的心。

現在我們從他所作的前後三期的作品中，選出比較精彩的小說十一篇和散文十八篇，編成這部代表作選，以此貢獻於愛好郁氏作品的讀者們。

一九三七年五月 編者

郁達夫代表作選目錄

小說

遲暮·····	一
碧浪湖的秋夜·····	一二
出奔·····	三四
邊桂花·····	七三
微雪的早晨·····	一一八
過去·····	一四一

郁達夫代表作選

遲暮

厭倦了頓年的飄泊，並且又當日本帝國主義軍隊的來侵與世界經濟恐慌最高潮的刀口，覺得不死不生地羈縻在大都會裏作窮苦的文士生活，也沒有什麼意義，林旭就在一天春雨蕭條的早晨，帶了他的妻兒遷上比較得安靜的杭州城裏去永住了。

杭州本來是林旭他們的本土本鄉，飲食起居的日用之類，究竟要比上海便宜得多。林旭在表面上雖則在說，對於都市生活，真覺得是厭倦極了，只想上一處清靜點的地方去讀讀書，寫寫東西，但其實，這一次的遷居的主要動機，還是因為經濟上的壓迫。

「算了算了，人生原不過是這麼回事。苦苦的寄生在這大都會裏，要受隣居們的那些閑氣，倒還不如回到老家去住牠幾天大房子的合算！」

林旭在一天睡不着覺的惱人的晚上，這樣的輕輕地說了一串並不是在對人講的獨白；而

睡在他的身邊，似乎也還沒有合眼的他的夫人，却馬上就很起勁地回答他說：

「我倒也是這樣的在想，就是不同鄉下的老家，上杭州去租一間大一一點的房子住住，租錢究竟要比這裏便宜些。」

這一個偶然在蚊帳之內的夫妻會議的議決案，居然於半月之後被實地執行了。將幾件並不值錢的零星行李與兩個小孩子搬進車廂之後，林旭把關在那裏的車窗放了下來，對着煙霧和春雨拌在一道的像灰漿一樣的上海空中，如釋重負似的深長地吐了一口鬱氣。立在窗口，拿出手帕來擦擦額上的汗，回轉頭來，對兩個淘氣的小孩發了幾聲叱咤的命令，他又凝視住窗外的雨脚在作獨語說：

「車到站的時候，要希望牠不落雨纔好！」這一個老是像只在對自己說話的獨語習慣，也是林旭近來的一種脾氣；有時候在街上獨步，或一個人深夜在書案前看書的當中，他也會高聲地說出一句半句的話，或發出一聲絕望悲憤的叫喊來。他的家人對他這脾氣，近來也看慣了，所以即使聽見了他的獨白，看見了他的臉上的險惡的表情，也到了會泰然不去理他的程度。

因爲是落雨天，所以車廂裏空得很。火車開出之後，林旭一個人走上了離女人小孩們略遠的一個空座去坐下，先翻開了一冊打算上杭州去譯的書看了幾頁，後來又屈著手指頭計算了些此番搬家的用費之類，更看看窗外的雨景而打了幾個呵欠，不知不覺就昏昏沉沉地在座位前的小桌上靠住睡着了。

火車準時到了杭州城站，雨還在淒其地落着。一靠月台，他的夫人就向車窗外乾娘大哥哥二弟地招呼了一陣；原來她們的親戚朋友，接到了她們將遷居來杭的消息，和火車到站的時候，早就在那裏等着。林旭走下了月台，向幾位親戚們帶來的小孩子等一看，第一就感到了一種辨認不清的困惑。幾年前頭，他上杭州來看他們的時候，有幾個小的他不會看見，有幾個與他是居於叔姪的輩次的小孩，也還是不懂人事的頑童，而現在他們竟長得要和他一樣地高，穿着了學校的制服，幫他提行李，抱小孩，儼然是已經成年的中堅國民了。走出月台柵門，等汽車來搬行李的當中，他約大家上待車室裏去坐了一下。喝了口茶，吸了枝煙後，他鎮靜地向他的長一輩的親戚們仔細一打量，心裏頭也暗暗地吃了一驚。他覺得他們的臉色，他們的姿勢，在這僅僅的幾年之中，竟變得非常之衰老了。

「啊啊，這一個人生，這一個時間的鐵門關，誰能夠逃得過去？誰能夠逃得過去呢？一分坐入了幾輛汽車，他向兩旁在往後退的依舊同幾年前一樣的衰落的杭州城市看着，心裏忽而起了一種莫名其妙的灰冷的感覺，在他的口上，險些兒又滾出了這一串獨白。

在杭州住下的第二天，新居的電燈，接上了火。林旭吃過了夜飯，踏進一間白天剛佈置好的書齋，去打開夜飯前送到的上海報紙來看。初看了第一面的大字廣告，還並不覺得什麼，繼看日軍侵入的政治新聞，因為只看了些題目，倒也還可以，後來看到了三面的社會新聞，讀入了記事的第一則，就覺得字跡模糊得很。叫家人來換上了一個五十枝燭的電燈球，繼續再把社會記事看將下去，而字跡的模糊，還同沒有換燈球的時候一樣。他把眼睛擦了幾擦，歪頭一想，繼續得自己的眼睛花了，一副新近配好的老眼鏡，在移家的紛亂之中，不知擺入了什麼地方，到現在還沒有尋着。放下報紙，滅去電燈，踏回寢室去就寢的路上，他又輕輕地獨語着說：

「明天一早非去配一副眼鏡來不可！非去配不行！」

搬定之後，約莫將一禮拜了，有一天久雨初晴的午後，林旭在中飯時飽啖了一盆杭州著

名的醋溜鯢魚，醉醺醺地正躺在書齋裏的籐椅上擁鼻微吟。

冷雨埋春四月初——歸來——飽食故鄉魚——范曄——書術成奇辱——王霸妻兒——愛

索居——傷亂久嫌——文字獄——偷安——新學武陵漁——商量柴米分排定——緩向湖塍試

鹿車——

翻來覆去，吟成了這五十六字，剛在想韻脚和平仄的協與不協，門鈴一響，他的已經長到六歲的兒子却跑進來說：「有客人來了！」

跑上客廳去一看，他起初呆了一呆，一時竟認不出這客人是誰。聽了客人叫他的聲音，又聽了一句「你總以為我還在廣東罷？」的開場白之後，他說「啊！」的叫了一聲，搶上去握住了客人的手，只在「仲子！仲子！」的叫客人的名字，有半晌說不出話來。

詩人黃仲子當十幾年前剛出第一冊詩集的時候，林旭在上海原是他很熟的朋友。當時因為有人毀謗林旭，說他是一位變態性慾者之故，年紀很輕的黃仲子，對他還同小姑娘似地表示了許多羞縮的神情。以後一別十餘年，他們有時原也在車窗馬背，客舍驛亭裏見過幾次面，有時也各寄贈着些自著的作品之類，通過許多次信，但到了這一個安靜的故都來一見，

林旭真覺得是掉入了夢裏去的樣子。

「仲子，你廣東是幾時回來的？」

「回來得已經有一年光景了，時代實在進展得太快，我們都落伍了，你也老得多了呢，林旭！」

「那當然！仲子，我看你的額上，也已經有了幾條縐紋了呢！真是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啦！你近來還做詩麼？」

「柴米油鹽都籌謀不了，那裏還有工夫做詩哩！你有幾個小孩子了？」

「兩個半，因為還有一個，怕快要出來，所以只好算半個。你呢？」

「也是三個！性慾的淨化，*The Sublimation of sexual instinct* 的必要，雖則時時感到，可是實際上却終於不行。」

「哈哈，哈哈，你也做了山喀夫人的信徒了麼？節產這一件事情可真不容易，好！讓我們慢慢地來研究罷！」

「上海的文壇怎麼樣？你爲什麼要搬到這一個死都裏來住呢？」

「還不是爲了生活！我們是同你剛纔說過的一樣，都落伍了。無論如何，在這一個暴風雨將次到來的大時代裏，我們所能盡的力量，結局總是微薄得很。新起的他們，原也很在努力，但實力總覺得還差一點。像我們這樣，雖自己明曉得自己的軟弱無能，可在有些時候，也還想替他們去服一點點的推進之務，不過心有餘而力不足，近來老覺得似乎將要變成他們的障礙物的樣子，所以就毅然決然地退出了這文筆的戰場。仲子，你以爲我這計劃怎麼樣？」

「當然是很好，我們雖則都還未老，但早已先衰了，第一就得來休養休養，雖然或將從此一直的沒落下去也說不定。」

「祝夫人呢？近來怎麼樣？」

「她麼？不是剛纔同你說過，已經成了三個孩子的母親了，除開走上了千古不易的母性的軌道之外，還有什麼？」

「還有金女士呢，金華女士呢？我聽說她也已經回國了，是在杭州教書罷？」

「她也在那裏，并且因爲在一張報上看見了你的來此地永住，還很想和你見見。明天午

「後有沒有空？我們去約她遊一湖，你以為怎麼樣？」

「好，好得很，我明天午後一定上湖濱去等你們。」

林旭和黃仲子這樣約定了明日的去遊湖，兩個人又談了些閑天，就匆匆地分開了手。是在這一天的晚上，林旭於躺下床去之後，就又問了問他的夫人。

「黃仲子明天約我去遊湖，你願不願意去？」

「挺着了這麼一個大肚子，誰還願意去出醜哩！」

「聽說金麗也一道去的，你們不都是老同學麼？爲什麼不去見見談談？」

「等我做了產之後，再去請她們罷！」

原來林旭的夫人汪寶琴和黃仲子的夫人祝蔭楠以及金麗，都是杭州女學校裏的後先同同學，而同級的金麗和祝蔭楠，還是同一個縣裏出身的小同鄉。當詩人黃仲子在向祝女士通信求愛的時候，比祝低一級的汪寶琴她們的班裏，很流傳着有些風說，似乎說詩人黃仲子對祝的級友金麗，一時也會感到過不能自己的深情。但結果，黃祝倆終於結成了美滿的良緣，而金女士也於學校畢業之後，上法國去繼續讀了幾年書。不久之前，金女士剛自法國學成了

回來，仍在杭州的一個女學裏教書。林旭有一天偶爾在報上的教育欄裏看到了這消息，對他夫人說了，他夫人也就向他說出了那一件舊事。後來他又聽說她，金女士，因為拖着高遠的理想，一直到現在為止還是一個獨身的處女；因此他對她也觸生了一點淺淡的好奇心。平時對於女性絕不注意的林旭，這一回見了黃仲子而竟問起了金麗，想來總也是這一種意識下的麗比多在那裏起作用。

到了和黃仲子約定的時間前半個鐘頭的光景，林旭便從新寓出來，慢慢地踱到了湖濱。這一天的天氣，原也晴暖得宜人，但香市早過，浴佛節也於前兩天過去了，故而湖上的遊人，也並不多。日光淡淡地洒在湖濱的樹枝上，遠山上，以及許多空船的白篷子上。當這一個繼三春而至的熱烈的盛夏晴天，照理來講，湖上的景色，當然是分外的妍姸濃豔的，但不曉怎麼，林旭一個人在湖濱踱着，看看近旁，看看遠處，只覺得是蕭條落寞，同在荒涼的冬日，獨自在一個廢墟的城邊漫步時的情景一樣。

先在體育場附近的堤上走了一圈，等慢慢走到了二碼頭的樹下的時候，他覺得脚力也沒有了，所以就向一條長木椅上坐了下去。將頭靠上了椅背，眼睛半開半閉地茫然對西面的山

影不知呆了幾多時，忽而在他的近旁路上，有許多蹣跚着的小孩脚步聲聽見了，回轉頭來，向北一看，他第一眼就看出了一個身材比那一羣小孩大人都稍高一點的女性的上半身。接爲就看見了黃仲子，看見了黃仲子的夫人，和她的三個小孩。同時黃仲子也走上了他的面前，在說話了。

「你等得很久了麼？我們因爲去約密斯金，繞遠了路。」

說着，他就照例的替林旭和金麗介紹了一下。金女士的青春的豐潤期，雖則已經過去，但從她的緊張的肌肉，和羞澀的表情上看來，究竟還有點少年的豐韻留在那裏。林旭一面露着微笑應答着話，一面更拋眼向仲子的夫人一看，覺得她的頭髮也枯燥了，顏面也瘦落了，談話的語氣也散漫了，時時只在照顧着三個孩子，生怕他們在路上發生了什麼意外。

「是的。仲子的話說得不錯，她是已經走上了母性的軌道了！」

這樣私私在心裏轉着念頭，他又掉頭向仲子一看，覺得從前是那麼熱情涵湧的這位抒情詩人，現在也帶上了近視眼鏡，穿上了半舊的黃黑色西裝，本來是矮胖的身體，更覺得矮了胖了一點，彬彬有禮，默默隨人，似乎也已經變成了一位走上了軌道的父親。

林旭因爲多走了一點路，身體微感到了些疲乏，所以對於遊湖，並沒有積極的興趣。金女士也說今晚上有朋友結婚，要去幫忙，怕是不能在湖裏滯留到夜。黃仲子夫婦倆，有三個小孩要招呼，落船上岸，處處都有不便，所以落不落湖，也是隨便的。林旭感到了這些，并且覺得金女士也已經會見，好奇心也早已滿足了，故而就提議說：

「我們還是上西園去吃點點心罷！湖上清冷得很，玩也沒有什麼好玩。」

大家贊成了這提議，上西園三樓去坐落，在吃點心的中間，林旭向四周清淡的座上看看，忽而想起了一幕西班牙伊罷納茲著的小說洪流的電影裏的場面。

「仲子，前幾年，有一個外國影片，伊罷納茲的洪流，曾經到過中國，你有沒有去看？」

林旭不經意地將這一句話問出口後，心裏倒覺得有點太冒失了，所以不等黃仲子的回答，就接着又將話叉了開去：

「近來中國的電影，似乎也很進步，不過無論如何，我覺得總沒有外國影片那麼的高尚。」

這樣的勉強遮掩了過去以後，林旭再偷眼望了一望金麗，她似乎還沒有聽見這一段談話，只在呆呆地瞭望着窗外的外景。

又無情無緒的談了些雜天，給小孩子們吃了些甜點心之類，西南角上的一塊浮雲，漸漸的昇起，把太陽蓋住了。付過了茶點雜賬等，他們大小七人走下樓來，各在三叉路口雇車回寓的時候，時候雖則還是很早，但湖上的天光，竟陰森森黝暗得有點兒像是日暮的樣子。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日（選自文學）

碧浪湖的秋夜

一

雍正十三年夏天，中國全國，各地都蒸熱得非常。北京城裏的冰窖營業者，大家全發了財，甚至於雍正皇帝，都因炎暑之故而染了重病。

可是因為夏天的乾熱，勢頭太猛了的結果，幾陣秋雨一下，秋涼也似乎來得特別的早。到了七月底邊，早晚當日出之前與日沒之後的幾刻時間，大家非要穿夾襖不能過去了。

偏處在杭城北隅，賃屋於南湖近旁，只和他那年老的娘兩口兒在守着清貧生活的厲鶚，入秋以後，也同得了重生似地又開始了他的讀書考訂的學究生活。當這一年夏天的二三個月中間，他非但因中暑而害了些小病，就是在精神上也就感到了許多從來也沒有經驗過的不快。素來以兇悍著名的他的夫人蔣氏，在端午節邊前幾日，又因嫌他的貧窮沒出息，老在三言兩語的怨嗟毒罵，到了端午節的那一天中午，他和他娘正在上供祭祖的時候，本來就同瘋了似地歌哭無常的她，又在廂房裏哭罵起來了。他娘走近了她的身邊，向她勸慰了幾句，她倒反而是相罵尋着了對頭人似的和這年老的娘大鬧了起來，結果只落得厲鶚的去向他娘跪泣求饒，而那悍婦蔣氏就一路上號哭着大罵着奔回到了娘家。她娘家本係是在東城脚下，開着一家小鋪子的，家裏很積着有幾個錢，原係厲鶚小的時候，由厲老太太作主，爲他定下來的親。這幾年來，一則因爲厲鶚的貧窮多病，二則又因爲自己的老沒有生育，她的沒有教養的暴戾的性情，越變得蠻橫悍潑了。

那一天晴爽的清秋的下午，厲鶚在東廂房他的書室裏剛看完了兩卷宋人的筆記，正想立起身來，上坐在後軒補綴衣服的他娘身邊去和她談談，忽而聽見了一個男子的脚步聲，從後

園的旁門裏走了進來。

「老太太，你在補衣服麼？」

「唉，福生，你說話說得輕些，雄飛在那兒看書。你倒的賬，我過幾天就會來付的。」他的娘輕輕地在止住着他，禁他放大聲音，免得厲鶚聽見了要心裏難受的。這被叫作福生的男子，卻是後街上米鋪子裏的一位掌櫃，厲家欠這米鋪子的賬，已積欠了着實不少，而這福生的前來催索，今天也不是第一次了。米店裏因厲家本是孝廉公的府上，而這位老太太和孝廉公自己，平日又是非常謹慎慈和的人，所以每次前來討賬，總是和顏悅色地說一聲就走的。福生從後園的旁門裏重新走了出去之後，正想立起身來上後軒去和他娘談談的厲鶚，卻呆舉着頭，心事又覺鬱了起來。呆呆地默坐了一會，拿起煙袋來裝上了一筒煙，嘴裏啊啊的歎了一聲，輕輕念着：「東邊日出西邊雨，南阮風流北阮貧，」他就立起來踏上了後軒，去敲火石點煙吸了。一邊敲着火石，一邊他就對他娘說：

「娘，我的窮，實在也真窮得可以，倒難怪蔣氏的每次去催她，她總不肯回來。……」敲好火石，點煙吸上之後，他又接着對他娘說：

「娘，今天晚上你把我那件錦綢綿袍子拿出去換幾個錢來，讓我出門去一趟，去弄牠一筆大款子進來，好預備過年。……」

說着，吸着煙，他又在後軒裏徘徊着踱了幾圈。舉頭向後園樹梢的殘陽影子看了一眼，他突然站立住脚，同想起了什麼似的，回頭看向了她的娘，又問說：

「娘，我的那件夾袍，還在裏頭麼？」

「唉，還在裏頭。」

他的娘卻只俯着頭，手裏仍縫着針線，眼也不舉一舉，輕輕地回啓了他一聲。又躊躇莫決地踱了一圈，走上他娘的身邊來立住了脚，他纔有點羞縮似的微笑着，俯首對她說：

「娘，那件夾的要用了，你替我想個法子去贖了出來，讓我帶去。」

他娘也擡起頭來了，同樣地微笑着對他說：

「你放心罷，我自然會替你去贖的，你打算幾時走？」

「就坐明天的夜航船去，先還是到湖州去看看。」

母子倆正親熱熱地，在這樣談議着的時候，太陽已漸漸地漸漸地落下了山去。靜靜兒

在廚下打瞌睡的那位馮家的老用人李媽，也拖着一隻不十分健旺的跛脚，上後園的井邊去淘夜飯米去了。

二

從杭州去湖州，要出北關門，到新關的船埠頭去趁夜航船的。沿運河的四十五里塘下去，至安溪奉口，入德清界，再從餘不溪中，向北直航，到湖州的南城安定門外管溪埠頭為止，路雖則只有一百數十餘里，但在航船上卻不得不過一夜和半天，要牽十幾個時辰纔能到達。

爲兒子預備行裝，忙了一個上午的厲老太太，喫過中飯，又在後軒坐下了，在替她兒子補兩雙破襪。向來是勤勞健旺的這位老太太，究竟是年紀大了，近來也感覺到了自己的衰老。頭上的滿頭白髮，倒還不過是表面的徵象，這一二年來，一雙眼睛的老花，卻使她深深地感到了年齒的遲暮，并且同時也感到了許多不便。譬如將線穿進針孔裏去的這一件細事，現在也非要戴上眼鏡，試穿六七八次，纔辦得了了。她綿密周到地將兩雙襪子補完之後，又把兒子的衣箱重理了一理，看看前面院子裏的太陽，也已經斜得很西，總約莫是過了未刻的

樣子，但喫過中飯就拿了些銀子出去剃頭的厲鶚，到這時候卻還沒有回來。

「雄飛這孩子，不知又那里去了。」斜舉起老眼，一面看着院子裏的陽光角度，一面她就自言自語地這樣輕輕說了一聲。走回轉身，到了後軒，她向廚下高聲叫了李媽，命她先燒起飯來，等大少爺回來，喫了就馬上可以起身，因為雖然坐的是轎子，比步行要快些，但從她們那里，趕出北關門，也有十多里地的路程，并且北關門是一到酉刻，就要下鎖的。

等飯也燒好，四碗蔬菜剛擺上桌子的時候，久候不歸的厲鶚，卻頭也不剃，笑嘻嘻地捧了一部舊書回來了。一到後軒，見了他娘，他就歡天喜地的叫着說：

「娘，我又在書舖裏看到了這部珍寶，所以連剃頭的錢都省了下來買了牠。有這一部書在路上作伴，要比一個書童或女眷好得多哩！」

說着他連坐也不坐下來，就立着翻開了在看。他娘皺着眉頭，看了看他的瘦長的身體和清癯的面貌，以及這一副呆癡的神氣，也不覺笑開了她那張牙齒已經掉落了的小嘴。一面笑着搖着頭，一面她就微微帶着非難似地催促他說：

「快喫飯罷！轎子就要來了哩，快喫完了好動身，時候已經不早了。看你這副樣子，頭

也不鞠一個，就像是剛從病牀上起來的神氣。」

匆匆喫完了飯，向老母用人叮囑了一番，上轎出門，趕到北關門外，坐在轎子裏看着剛纔買來的那部宋人小集的厲鶚，已經覺得書上面的字跡，有點黑暗模糊，看不大清楚了。又向北前進了數里，到得新關碼頭走下橋來的時候，前後左右，早就照滿了星星的燈火，航船埠頭特有的那種人聲嘈雜的混亂景象，卻使他也起了一種飄泊天涯的感觸。航船裏的舟子，是認識這位杭城的名士樊榭先生的，今年春間，他還坐過這一隻船，從湖州轉回杭州來，當時上埠頭來送他的，全是些湖州有名的殷富鄉紳，像南城的至家，吳家，竹溪的沈家各位先生，都在那里。所以舟子從友誼的夜空氣裏，一看見這位清癯瘦削的厲先生下了轎子，就從後艙裏搶上了岸。

「樊榭先生，上湖州去麼？我們真有緣，又遇着了我的班頭。……前一月我上竹溪去，沈家的幾位少爺還在問起你先生哩。他問我近來船到杭州有沒有跑進城去，可聽到什麼關於厲先生的消息。……他似乎是知道了你在害病，知道了……知道了……曷亭，曷亭……知道了你們家裏的事情……」

舟子這樣的講着，一面早將行李搬入了中艙，扶鴈鷗到後艙高一段的地方去坐下了。面上滿裝着微笑，對舟子只在點頭表示着謝意的他，聽了舟子的這一番話，心裏頭又深深地經驗到了那種在端午節前後所感到過的不快。

「原來那潑婦的這種不孝不敬，不淑不貞的行徑，早已惡聲四布了！」心裏頭老是這樣的在迴想着，這一晚他靜聽聽櫓聲的咿呀，躺睡在黑闇的艙中被裏，直到了三更過後，方纔睡熟。

第二天從惡夢裏醒了轉來，滿以爲自己還睡在那間破書堆滿的東廂房裏，正在擦着眼睛打呵欠的時候，舟子卻笑嘻嘻地進艙來說了：

「梁謝先生，醒了麼？昨天後半夜起了東南風，今天船特別到得早，這時候還沒有到午刻哩。我已經上岸去通知奚家了，他們的轎子也跟我來了，在埠頭上等着你。」

三

一聽見鴈鷗到了湖州，他的許多舊友，就馬上聚集了攏來。那一天晚上，便在南城奚家的鮑氏家裏，開了一個盛大的宴會。來會的人，除府學教官及歸安烏程兩縣的縣學老師之

外，還有吳家的老丈，竹溪沈家的弟兄叔姪五六人。他們做做詩，說說笑話，互相問問各舊友的消息，一場歡宴直喫到三更光景，方纔約定了以後的遊敘日程，分頭散去。

厲鶚上吳家去住住，到府學的尊經閣東面桂花廳去宿宿，上峴山道場山下菰城等地方去登登高，又搖着小艇，去浮玉山衡山漾後莊漾等澤國去看看秋柳殘荷，接連就同在夢裏似的暢遊了好幾天。天氣也日日的晴和得可愛，桂花廳前後的金銀早桂，都暗暗的放出微香來了。而旁晚的一鉤新月，也同畫中的風景似地，每隱約低懸在藍蒼的樹梢碧落之西。處身入了這一個清幽的環境之內，而日日相見的又儘是些風雅豪爽的生死朋友，所以他在湖州住不上幾日，就早把這三四個月以來的懊惱鬱悶的憂懷滌淨了。

有一天晚上，白天剛和沈氏兄弟去遊了菁山常照寺回來，在沈家城裏的那間大宅第的西花廳上喫晚飯。喫過晚飯，將煙和茶及果實等都搬到了花園的茅亭裏面，厲鶚和沈六就坐了下來，一邊吸煙談天，一邊在賞那晴空裏的將快圓了的月亮。

「太鴻兄，月亮就快圓了，獨在異鄉爲異客，你可有花好月圓的感觸？」這是沈家最富有的一房裏大排行第六的効牧，含着一臉藏有什麼陰謀在心似的微笑，向厲鶚發的問話。厲

鴉靜吸着煙，舉頭呆對着月亮，靜默了好一會，方纔像在和月亮談天似的輕輕獨語着說：「唉！人非木石，感觸那里會沒有……可是已經到了中年以後了，萬事也只好以不了了之……」又吸了幾口煙後，重復繼續着說：「春月原不能使我大喜，但這秋月倒的確要令人悲哀起來！……」

幼牧就放聲笑了起來說：「我想施一點法術在你的身上，把這秋月變成一個春月，你以爲怎麼樣？」

「那只有神仙，纔辦得到。」

「你若是不信的話，那我同你去遊湖去，未到中秋先賞月，古人原也會試過，這不秉燭的夜遊，的確是能夠化悲爲喜的。」

正說到了這里，幼牧的堂兄繹旗，卻笑嘻嘻地闖入了茅亭，對兩個坐在那里吸煙的人喝了一聲說：「這樣好的月明之夜，儘坐在茅亭裏吞雲吐霧，算怎麼一回事？去，去，我們去遊湖去。船已經預備好了，我并且還預備了一點酒菜在那里，讓我們喝醉了酒，去打開西塞寺的門來。」

不多一會，三人坐著的一隻竹篷軒廠的游船，已在碧浪湖的月光波影裏蕩漾了。十三夜的皎潔的月亮，正行到了浮玉塔的南面，南岸妙喜山衡山一帶的樹木山峯，都像是雪夜的景緻，望過去溟濛幽遠，在白茫茫的屏障上，時時有一點一簇的黑形，和一絲一縷的銀箭閃現出來。西面道場山的尖塔，因為船在搖動的緣故，看起來絕似一個醉了酒的巨人，在萬道的波光和一天的月色裏，踉蹌舞蹈，招引著人。湖面上的寂靜，使三人的笑語聲，得到了分外的回響。間或笑語停時，則一枝柔櫓的清音，和湖魚躍水的響聲，聽了又會使人生出遠離塵世的逸想來。漸搖漸遠，船到了去浮玉塔不遠的地方，回頭一望，南門外的幾點燈火，和一排城市人家，卻倒印在碧波心裏，似乎是海上的仙山。西北的弁山，東北的孺嶺，高踞則高，但因為遠了，從月光裏遙望過去，只剩了極淡極淡的蔚藍的一刷，正好做這一幅碧浪湖頭秋月夜遊圖的崇高的背景。

三人說說看看，喝喝酒，在不知不覺的中間，船已經搖過了浮玉山旁，漸漸和西南的金蓋山西塞山接近起來了，這時候月亮也向西斜偏了一點，船艙裏船篷上滿灑上了一層霜也似的月華。厲鶚當喝了幾杯酒的微醉之後，又因為說話說得多了，精神便自然而然的興奮了起

來。以一隻手捏住了煙袋，一隻手輕輕敲擊着船舷，他默對着船外面的月色山光，儘在想今天遊常照寺的事情。默坐了一會，他的詩興來了。輕輕念着哼着，不多一刻，他竟想成了一首遊常照寺的詩。

「釋旃，幼牧，我有一首詩做好了，船裏頭紙筆有沒有帶來？」

「這倒忘了。」

釋旃搔着頭回答了一聲。也是靜默着在向船外瞭望的幼牧，卻掉轉了頭來說：「船已經到了西塞山前了，讓我們上岸去，上西塞山莊去寫出來罷？」

四

這西塞山莊，就在西塞寺下，本來是幼牧的外婆家陳朱氏的別業，背山面湖，隔着湖心的浮玉山，遙遙與吳興的城市相對，風景清幽絕俗，是碧浪湖南岸的一個勝地。

在城裏的南街上，去沈家的第宅不遠，另外還住着有一家朱家的同族的人。這一家朱家，雖則和幼牧的外婆家是五服以內的同宗，但家勢傾頹，近來只剩了一個年將五十的窮秀才在那裏支撐門戶了。這一位窮秀才雖則也會娶過夫人，但一向卻沒有生育，所以就將他兄

弟的一個女兒滿孃，於小的時候，抱了過來，撫爲己女。後來滿孃的親生父母兄弟姊妹都死掉了，滿孃自然把這一位伯父伯母，當作了她的親生的爺娘，而這一對朱氏老夫婦也歡喜得她比親生的女兒還要溺愛。去年的冬天，滿孃的老伯母患了肺癆病死了，滿孃雖則還是一個十六歲的孩子，但她的悲哀傷感，比她的老伯父還要沈痛數倍。從此之後，她的行動心境，就完全變過了。本來是一個肥白愉快，天真活潑的小孩子的她，經過了這一個打擊，在幾個月中間，就變成了一個靜默端莊，深沈和靄的少婦。對於老伯父的起居飲食的用意，和一家人的調度，當然要她去一手承辦，就是伯母的喪葬雜務，以及親串間的禮儀往還，她也件件做得周周到到，無論如何，總叫人家看不出她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子來。

她的心境行動一變之後，自然而然，她的裝飾外貌，也就隨之而變了。本來是打着一條長辮的她的滿頭黑髮，因爲伯母死了，無人爲她梳理，現在卻只能自己以白頭繩來梳成了一個盤髻。肥嫩紅潤的雙頰，本來是走起路來，老在顫動的，但近來卻因操勞過度，悲痛煎心之故，於瘦減了幾分之外，還加上了一層透明蒼白的不健康的顏色。高劃在她的那雙亮晶晶的雙層皮大眼睛之上的兩條細長的眉毛，本來是一天到晚總暢展着在表示微笑的，現在可常

常有緊鎖起來的時候了。還有在高鼻下安整地排列在那裏的那兩條嘴唇，現在也包緊的時候多，曲笑的時候少了。全部的面貌，本來是肥白圓形的，現在一瘦，卻略帶點長形起來了。從前跼着小腳跑來跑去，她並不曉得穿著裙子的，現在因服孝之故，把一條白布裙穿上了，遠看起來，覺得她的本來也就很發育得完整的身體，又高了幾分。

雖則是很遠了，但幼牧和她，卻仍是中表。又因居處的相近，和那位老秀才的和霽可親的緣故，幼牧平時，也常上她們家裏去坐坐，和這孤獨的老娘舅小表妹等談些閒天，所以他的朋友的這位杭州名士萬樊榭先生，她們父女原也曾看見過聽到過的。

今年夏天，正當厲鶚母子，在受蔣氏的威脅的時候，消息傳到了湖州，幼牧也會將這事情，於不意之中，向她們父女倆說了一陣。說到了厲老太太的如何慈和明達，厲鶚的如何清高純潔，而蒼天無眼，卻偏使他既無子嗣，又逢悍婦的地方，她們父女倆，竟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因為老秀才也想起了自己的年高無子，而滿孃卻從慈和明達的厲老太太身上想到了她的已故的伯母。

這一回當厲鶚的來遊之日，幼牧一見了他的衰瘦的容顏和消沈的意態，就想起了他的家

庭，因而也想到了滿孃，自從那一晚在鮑氏溪樓會宴之後，幼牧就定下了爲滿孃撮合的決心。他乘機先於朱秀才不在的中間，婉轉向滿孃露了一點口風，想看看她的意向如何。聰慧的滿孃，一聽到了幼牧的諷示，早就明白了，立時便漲紅了臉，俯下了頭，一點兒可否的表示也沒有。幼牧因她的不堅決拒絕的結果覺得這事情在她本人，是沒有什麼的了，所以以後便一次一次的向朱老娘費了許多的唇舌。起初朱老秀才，一定不肯答應，直到後來幼牧提出了兩條條件之後，他方纔不再堅持下去了。以己度人，他覺得爲無後者續續嗣，也是一種功德，而樊榭先生的人格天才，也不是可和尋常人相比的；更何況幼牧所擔保的兩條條件，一，結親後兩人仍復住在湖州，二，他老自己的養老歸山等問題，全由幼牧來替他負責料理，又是很合情理的事情。

幼牧於這幾日中間，暗暗裏真不知費盡了幾多的心血。朱家答應之後，接着就是辦粧奩，行聘禮等雜事的麻煩了。到了八月十二，差不多的事情，都已經籌劃得停停當當了，可是平日每清介自守，毫末不肯以一己之事而累及他人的厲鶚，卻還是一個問題。幼牧對此，當然是也有幾分把握的，因爲一，厲鶚並不是一位口是心非的假道學，二，他萬一不願意的

話，那在湖州的他的舊友多人，都是幼牧的幫手，就是用了強制手段，也可以辦得下去的。幼牧對此事的把握是雖然有幾分的，可是到了最後，萬一這當事的主人公，假若有點異議，那也是美中不足的恨事，所以這十三夜的月下遊湖，也是幼牧和繹旃預先商定了的暗中的計劃。先一日幼牧已經擇定了西塞山莊，爲滿孃的發奩發轎的地方，父女兩人，早已從南街過去住在那裏了。今天白天的去遊常照寺，本來也是想順路引厲鵠上西塞山莊去喫晚飯的，但因爲事情太急，廚子預備不及，所以又坐轎轉回了城裏。但剛在喫晚飯的時候，從西塞山莊又來了傳信的人，說一切已經準備好了，於是他們就決定了這月夜的遊湖。

五

月亮斜到了好處，酒又喝得有點微醉，詩興也正濃的厲鵠，一到西塞山莊的延秋閣上，幼牧就爲他介紹了他的老娘舅和表妹。厲鵠在紅燈影裏，突然間見了這淡裝素服的滿孃，卻也同小孩子似的害起了羞來。先和朱秀才談了一陣，後來也同先生問學生似地，親親熱熱的問了滿孃的年紀，問她可會讀書，可有兄弟姊妹。幼牧在旁邊聽着倒有點急起來了，只怕事情要拆穿，所以一把拖了厲鵠，就上挹翠樓上跑，說：

「先去寫詩去，談天落後好談的。」

這挹翠樓是西塞山莊裏風景最好的地方。上了這樓，向西北開窗望去，不但碧浪湖中的一山一水，歷歷盡在目前，就是弁山的遠岫，和全市的人家，也是若近若遠，有招之即來的氣勢。厲鶚在樓上寫好了詩，幼牧就教廚子擺上酒菜，撤去燈燭，向西北開窗，再看月亮。這時候大約總在二更之後的戌亥之交，月光剛剛正對着樓面。燈燭撤後，這四面憑空的挹翠樓中，照得通明徹透，似乎是浸在水裏的樣子。

厲鶚喝喝酒，看看四面的山色湖光，更唱唱自己剛纔寫好的那首詩，一時竟忘記了是身在人間了，幼牧更琅琅背誦起了厲鶚自己也滿覺得是得意的他的遊仙詩來。當背誦倒了「只恐無端賺劉阮，洞門不許種桃花」的兩句的時候，幼牧卻走了過去拉住了厲鶚的手坐下問他說：「剛纔在延秋閣上我種的那株桃花怎麼樣？」

厲鶚大笑了起來說：「罪過罪過，那並不是桃花，雅淨素潔，倒大有羅浮仙子的風韻，若係桃花，當然也是白桃花之類的上品。」

「那麼你究竟願不願意做西塞山前的劉阮呢？」

「真是笑話，沈郎已恨蓬山遠，這不是你的意思麼？」

「那麼我再背一句你的遊仙詩來問你，『明朝相訪向蓬萊，』何如？」

說到了這裏，幼牧就在談話之中除去了諧謔的語調，緩慢地深沈地說出了他這幾日來所費的苦心，和在湖州的舊友一同對他所抱有的熱意與真誠。厲鶚起初聽了，還以為是幼牧有意在取笑作樂，但一層一層，一件一件的聽到後來，他的酒醉得微紅的臉上，竟漸漸的變了顏色，末了卻亮晶晶地流起眼淚來了。幼牧於說完了滿孃的身世，及這一回的計劃籌備之後，別的更沒有什麼話說了，便也沈默了下去，看向了窗外。三人在樓上的月光裏默默的坐了好一會，西塞寺裏的夜半的鐘聲，卻隱隱的響過來了，厲鶚就同夢裏醒轉來似的，立起身，走入了幼牧繹旃二人的中間，以兩手拍着他們的肩背，很誠摯地說：

「好，我就承受了你們的盛意，後天上鮑氏溪樓去迎娶這位新人。可是，可是，……
唉……」

說到了這裏，他的喉嚨又哽咽住成了淚聲，幼牧繹旃不讓他說完，就扶着他同拖也似地拉他下了樓，三人重復登舟搖回到了城裏。

八月十五，天上半點雲影星光都看不出來，一輪滿月，照徹了碧浪湖的山腰水畔。南城的鮑氏溪樓上，點得燈燭輝煌，坐滿了吳興闔郡的衣冠文士。到了後半夜，大家正在興高彩烈，計議着如何的限韻分題，如何的鬧房賭酒的中間，幼牧卻大笑着，匆匆從樓下跑了上來，拿着一張紅箋，向大家報告着說：

「題和韻都有了，是新貴人出在這里的，這是他的原作，只教各人和他一首就對。可是鬧房的這一件事情，今天卻很爲難。因爲新人夫婦，早就唱曲吹簫，逃向西陵去了。不過大家要明白，這樊榭先生，是一位孝子，他只怕不告而取，要得罪萬太夫人，所以急急的回去，大約不上幾日，仍舊要回湖州來的，讓我們到那時候，再鬧幾天新房，也還不遲。」

說完之後，大家都笑罵了起來，說幼牧是個奸細，放走了這一對新人。其實呢，這的確也是幼牧的詭計，因爲蘇孃鸞鵲，兩人都喜歡清靜的，若在新婚的初夜，就被鬧一晚，也未免太使她們喫虧了，所以他就暗中雇了一隻大船，封了二百金婚儀，悄悄在月下送她們回了杭州。

由幼牧拿上樓來，許多座客在那裏爭先傳觀的那首鴈的詩，卻是一首五古：

中秋月夜吳興城南鮑氏溪樓作

銀雲洗鷗波，月出玉湖口，照此樓下溪，交影臥槐柳，圓輝動上下，素氣浮左右，坐遲月入樓，寂寂人定後，窺徊委枕簟，窈窕穿戶牖，言念嬋媛子，牽蘿凝竚久，納用沈郎錢。笑沽烏氏酒，白蘋張佳期，彤管勞摻手，乘月下汀洲，遙山半銜斗，明當渡江時，復別溪中叟。

六

悼亡姬十二首（并序）乾隆七年壬戌正月錢塘厲鶚作

姬人朱氏，烏程人，姿性明秀，生十有七年矣，雍正乙卯，予薄遊吳興，竹溪沈徵士幼牧，爲予作緣，以中秋之夕，舟迎於碧浪湖口，同載而歸，予取淨名居士女字之曰月上。姬人鍼管之外，喜近筆硯，影榻書格，略有楷法，從予授唐人絕句二百餘首，背誦皆上口，頗識其意。每當幽憂無俚，命姬人緩聲循諷，未嘗不如吹竹彈絲之悅耳也。余素善病，姬人事予甚謹。辛酉初秋，忽嬰危疾，爲庸醫所誤，沈縣半載，至壬戌正

日，泊然而化，年僅二十有四，竟無子。悲逝者之不作，傷老境之無悰，爰寫長謠，以月三據幽恨。

無端風信到梅邊，誰道蛾眉不復全，雙槳來時人似玉，一盞空去月如煙，第三自比青溪妹，最小相逢白石仙，十二碧闌重倚徧，那堪腸斷數華年。

門外鷗波色染藍，舊家會記住城南，客遊落托思尋藕，生小纏絲學養蠶，失母可憐心耿耿，背人初見髮鬢鬢，而今好事成彈指，猶賸蓮花插戴簪。

悵悵無言臥小窗，又經春雪撲寒釭，定情顧兔秋三五，破夢天雞淚一雙，重問楊枝非昔伴，漫歌桃葉不成腔，忘緣了卻俱如幻，居士前身合姓龐。

東風重哭秀英君，寂寞空房響不聞，梵夾呼名翻滿字，新詩和恨寫迴文，虛將後夜籠鴛被，留得前春簇蝶裾，猶是踏青湖畔路，殞宮芳草對斜曛。（姬人權厝西湖之南。）

病來倚枕坐秋宵，聽徹江城漏點遙，溥命已知因藥誤，殘妝不惜帶愁描，悶憑盲女彈詞話，危托尼媼祝夢妖，幾度氣絲先訣絕，淚痕兼雨洗芭蕉。

一場短夢七年過，往事分明觸緒多，擲管自稱詩弟子，散花相伴病維摩，半屏涼影頽低

髻，幽徑春風曳薄羅，今日書堂覓行跡，不禁雙鬢爲伊皤。

零落遺香透暗塵，更參繡佛懺前因，永安錢小空宜子，續命絲長不繫人，再世韋郎嗟已老，重尋杜牧奈何春，故家姊妹應腸斷，齊向洲前泣白蘋。

郎王年年耐薄遊，片帆望盡海西頭。將歸預想迎門笑，欲別俄成滿鏡愁，消渴頻煩供茗椀，怕寒重與理熏篝，春來憔悴看如此，一臥楓根尙憶否？

何限傷心付阿灰，人間天上兩難猜，形非通替無由賭，淚少方諸寄不來，嫩萼忽聞拚猛雨，春酥忍說化黃埃，重三下九嬉遊處，無復蟾鈎印碧苔。

除夕家筵已暗驚，春醪誰分不同傾，銜悲忍死留三日，愛潔耽香了一生，難忘年華柑尙剖，瞥遇石火藥空擎，祇餘陸展星星髮，費盡愁霜染得成。（姬人歿之前一夕，索予擘溫柑，尙食其半。）

約略流光事事同，去年天氣落梅風，思乘菰港扁舟返，肯信妝樓一夕空，吳語似來窗眼裏，楚魂無定雨聲中，此生只有菊衾夢，其奈春寒夢不通。

舊隱南湖淥水旁，穩雙棲處轉思量，收燈門巷恍微雨，汲井簾櫳泥早涼，故扇也應塵漠

漠，遺鈿何在月蒼蒼，當時見慣驚鴻影，纔隔重泉便渺茫。

一九三二年十月在杭州寫（選自東方雜誌）

出 奔

一 避難

金華江曲折西來，衢江游龍似地北下，兩條江水會合的洲邊，數千年來，就是一個閭閻撲地，商賈雲屯的交通要市，居民約近萬家，桅檣終年林立，有水有山，并且還富於財源；雖則彈丸似的一區小市，但從軍事上，政治上說來，在一九二七年的前後，要取浙江，這蘭溪縣倒也是錢塘江上游不得不先奪取的第一軍事要港。

國民革命軍東出東江，傳檄而定福建，東路北伐先鋒隊將迫近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仙霞嶺下的時候，一九二六年的餘日剩已無多，在軍閥蹂躪下的東浙農民，也有點蠢蠢思動起來了。

每次社會發生變動的關頭，普遍流現在各地鄉村小市的事狀經過，大約總是一例的；最初是軍隊的過境，其次是不知出處的種種謠傳的流行，又其次是風信旗一樣的那些得風氣之先的富戶的遷徙。這些富戶的遷徙程序，小節雖或有點出入，但大致總也是刻板式的；省城及大都市的首富，遷往洋場，小都市的次富，遷往省城或大都市，鄉下的土豪，自然也要遷往附近的小都市，去避一時的風雨。

當董玉林雇了一隻小船，將箱籠細軟裝滿了中艙，帶着他的已經有半頭白髮的老妻，和他所最愛，已經在省城進了一年師範學校的長女婉珍，及十三歲的末子大發與養婢愛娥等悄悄離開土著的董村，揚帆北去，上那兩江合流的蘭溪縣城來避難的時候，遲明的冬日，已經掛上了樹梢，滿地的濃霜，早在那裏放水晶似的閃光了。船將離岸的一刻，董玉林以綿袍長袖擦着額上的急汗，還絮絮叨叨，向立在岸上送他們出發替他們留守的長工，屬咐了許多催款，索利，收取花息的瑣事；他隨船擺動着身體，向東面看看朝陽，看看兩岸的自己所有的田地山場，只在惋惜，只在微歎。等船行了好一段，已經看不見董村附近的樹林田地了之後，他方纔默默的屈身爬入了艙裏。

董玉林家的財產，已經堆積了兩代了。他的父親董長子自長毛營裏逃回來的時候，大家都說他是發了一筆橫財來的；那時候非但董玉林還沒有生，就是董玉林的母親也還在隣村的一家破落人家充作蓬頭赤足的使婢。蔓延十餘省，持續近廿年的洪楊戰爭後的中國農村，元氣雖則喪了一點，但一則因人口不繁，二則因地方還富，恢復恢復，倒也並不十分艱難。董長子以他一身十八歲的膂力，和數年刻苦的經營，當董玉林生下地來的那一年，已經在董村西頭蓋起了一坐三開間的草屋，墾熟了附近三十多畝地的沙田了。那時候況且田賦又輕，生活費用又少，終董長子的勤儉的一生之所積，除田地房屋等不動產不計外，董玉林於董長子死後還繼承了床頭土下埋藏起來的一酒甕雪白的大花邊。

董玉林的身體雖則沒有他父親那麼高，可是團團的一臉橫肉，四方的一個肩背，一雙同老鼠眼似的小眼睛，以及朝天的那個獅子鼻，和鼻下的一張大嘴，兩撇鼠鬚，看起來簡直是董長子的只低了半寸的活化身。他不但繼承了董長子的外貌，并且同時也繼承了董長子的鄙吝刻苦的習性。當他十九歲的時候，董長子於垂死之前，替他娶了離開董村將近百里地的上塘村那一位賢媳婦後，董長子在臨終的床上，口眼閉得緊緊貼貼，死臉上并且還呈露了一臉

笑容；因爲這一位玉林媳婦的刮削刻薄的才能，雖則年紀輕輕，倒反遠出在老校的公公之上。據村裏的傳說，說董長子的那一囊埋藏，先還不肯說出，直等斷氣之後，又爲此活轉來了一次，纔輕輕地對他的媳婦說的。

董長子死後，董玉林夫婦的治世工作開始了；第一着，董玉林就減低了家裏那位老長工的年俸，本來是每年制錢八千文的工資，減到了七千。沙地裏種植的農作物，除每年依舊的雜糧之外，更添上了些白菜和蘿蔔的野蔬；於是那一位長工，在交冬以後，便又加了一門挑担上市集去賣野蔬的日課。

董玉林有一天上縣城去賣玉蜀黍回來，在西門的舊貨舖裏忽而發見了一張還不十分破漏的舊網；他以極低廉的價格買了回來，加了一番補綴，每天晚上，就又可以上江邊去捕捉魚蝦了；所以在長工的野蔬担頭，有時候便會有他老婆新養的鷄子生下來的鷄蛋和魚蝦之類混在一道。

照董村的習慣，農忙的夏日，每日須吃四次，較清閑的冬日，每日也要吃三次粥飯的；董長子死後董玉林以節省爲名，把夏日四次的飲食改成了三次，冬日的三餐縮成了兩次或兩

次半；所謂半餐者，就是不動爐火，將剩下來的粥飯胡亂吃一點充飢的意思。

董長子死後的第二年，董村附近一帶於五月水災之餘，入秋又成了旱荒。村內外的居民賣兒鬻女，這一年的冬天大家都過不來年。玉林夫婦外面雖也在裝作愁眉苦眼，不能終日的樣子，但心裏却在私私地打算，打算着如何的趁此機會，來最有效地運用他同父親遺下來的那一甕私藏。

最初先由玉林嫂去嘗試，拿了幾塊大洋，向尚有田產積下的人家去放年終的急款。言明兩月之後，本利加倍償還，若付不出現錢的時候，動用器具，土地使用權，小兒女的人身之類，都可以作抵，臨時估價定奪。經過了這一年放款的結果，董玉林夫婦又發現了一條很迅速的積財大道了；從此以後，不但是每年的年終董玉林家門口成了近村農民的集會之所，就是當青黃不接，過五月節八月節的時候，也成了那批忠厚老實家裏還有一點薄產的中小農的血肉的市場。因為口乾喝鹽鹵，重利盤剝的惡毒，誰不曉得，但急難來時，沒有當舖，沒有信用小借款通融的鄉下的農民，除走這一條極路外，更還有什麼另外的法子？

糊猴手裏的菓子，有時候也會漏縫，可是董家的高利放款，卻總是萬無一失，本利都撈

得回來的。只須舉幾個小例出來，我們就可以見到董玉林夫婦討債放債的本領。原來董村西北角土地廟裏一向是住有一位六十來歲的老尼姑，平常老在村裏賣紙糊錠子之類，看去很像有一點積貯的樣子的。她忽而傷了風病倒了，玉林嫂以爲這無根無蒂的老尼死後，一筆私諱，或可以想法子去橫領了來，所以閑下來的時候，就常上土地廟去看她的病，有時候也帶點一錢不值的禮物過去。後來這老尼的病愈來愈重了，同時村裏有幾位和她認識的吃素老婆婆，就勸她拿點私藏出來去抓幾劑藥服用。但她却一口咬定沒有餘錢可以去求醫服藥。有一次正在爭執之際，恰巧玉林嫂也上菴裏看老尼的病了；聽了大家的話，玉林嫂竟毫不遲疑，從布裙袋裏掏出了兩塊錢來說：「老師父何必這樣的裝窮？你捨不得化錢，我先替你代墊了罷！」說着，就把這兩塊錢交給了一位吃素老婆婆去替老尼請醫買藥。大家於齊聲讚頌玉林嫂的大度之餘，就分頭去替老尼服務去了。可是事不湊巧，老尼服了幾劑藥，又捱了半個多月之後，終於斷了氣死了。玉林嫂聽到了這個消息，就丟下了正在燒的飯鍋，一直的跑到了廟裏。先將老尼的屍身麻場搜索了好大半天，然後又在地下壁間破桌底裏，發掘了個到底，搜尋到了傍晚，眼見得老尼有私藏的風說是假的了，她就氣忿忿的守在廟裏，不肯走開。第

二天早晨，村裏的有志者一角二角的捐集起了幾塊錢，買就了一具薄薄的棺材來收殮老尼的時候，玉林嫂乘衆人不備的當中，一把搶了棺材蓋子就走。衆人追上去問她是何道理，她就說老尼還欠她兩塊錢未還。這棺材蓋是要拿去抵賬的。於是再由衆人集議，只好再是一角二角的湊集起來，合成了兩塊錢的小洋去向玉林嫂贖回這具棺材蓋子。但是收殮的時候，玉林嫂又來了，她說兩塊錢的利子還沒有，硬自將老尼身上的一件破綿襖割了充當半個月的利息，結果，老尼只穿了一件破舊的小衫被葬入了地下。

還有一個小例，是下村阿德老頭的一齣悲喜劇。阿德老頭一生不曾結過婚，年輕的時候，只幫人種地看牛，賺幾個微細的工資，有時也會上隣村去當過長工。他半生節衣縮食，一共省下了二三十塊錢來買了兩畝沙地在董玉林的沙田之旁。現在年紀大了，做不動粗工了，所以只好在自己的沙地裏搭起了一架草舍，在那裏等待着死，因為坐吃山空，幾個零錢吃完了，故而在那一年的八月半向董玉林去借了一塊大洋來過節。到了這一年的年終，董玉林就上阿德的草舍裏去坐索欠款的本利，硬要阿德兩畝沙地寫賣給他。阿德於百般哀告之後，董玉林還是不肯答應，所以氣急起來，只好含着老淚，奔向了江邊說：「玉林吓玉林，

你這樣的逼我，我只好跳到江裏去尋死了！」董玉林拿起一枝竹竿，追將上來拚命的向阿德後面一推，竟把這老頭擠入到了水裏，一邊更伸長了竹竿，一步一步的將阿德推向深處，一邊豎起眉毛，咬緊牙齒，又狠狠地說：「你這老不死，欠了我的錢不還，還要來尋死尋活麼？我索性送了你這條狗命！」末了，阿德倒也有點怕起來了，只好大聲哀求着說：「請你救救我的命罷！我寫給你就是，寫給你就是！」這一齣喜劇，哄動了遠近村民都跑了過來旁看熱鬧。結果，董玉林只找出了十幾塊錢，便收買了阿德老頭的那兩畝想聽作喪葬本用的沙地。

董玉林夫婦對於放款積財既如此地精明辣手，而自奉也十分的儉約；譬如吃煙罷，本來就是一件不必要的奢侈，但兩人在長夜的油燈光下當計算着他們的出入賬目時，手空不過，自然也要弄一枝烟管來咬咬。單吸烟葉，價目終於太貴，於是他們就想出了一個方法將艾蒿蓬蒿及其他的雜草之類，晒乾了和入在烟葉之內。火柴買一盒來之後，也必先施一番選擇，把桿子粗的火柴揀選出來，用刀劈作兩份三份，好使一盒火柴作盒半或兩盒的效用。

董家的財產自然愈積愈多了，附近的沙田山地以及耕牛器具之類，半用強買半用燒壓

的手段，收集得比董長子的時代增加加到了三四倍的樣子。但是不能用金錢買，也不能用暴力得的兒子女兒，在他們結婚後的七年之中，却生一個死一個地死去了五個之多。同村同姓的閑人等，當冬天農事之暇，坐上香火廳前去烤檜柞火，談東隣西舍的閑天的時候，每嗤笑着說：「這一對鬼夫妻，吮吸了我們的血肉還不夠，連自己的骨肉都吮吸到肚裏去了；我們且張大着眼睛看罷！看他們那一份惡財，讓誰來享受！」這一種田地被他們剝奪了去以後的村人的毒語，董玉林夫婦原也是常有得聽到；而兩夫婦在半夜裏於打算盤上流水賬上得疲倦的時候，也常常要突地沈默着回過頭來看看自家的影子，覺得身邊總還缺少一點什麼。於是玉林嫂發心了，要想去拜拜菩薩，求求子嗣；董玉林也想到了，覺得只有菩薩可以使他們的心願滿足實現。

但是他們上遠處去燒香拜佛，也不是毫無打算地出去的。第一總得先預備半年，積貯了許多本地的土貨，好教一船裝去，到有靈驗的廟宇所在地去賣，第二，船總雇的是回頭便船，價錢可以比旁人的賤到三分之一；并且殺到了這一個最低船價之後，有時候還要由他們自己去兜集幾個同行者來，再向這些同行者收集些搭船的船鈔。所以別人家去燒香拜佛，總

是去化一筆錢在佛門弟子身上的，獨有董玉林夫婦的燒香拜佛却往往要賺出一筆整款來，再去加增他們的放重利的資本。并且他們的自奉的儉約，有時候也往往會施行到菩薩的頭上。譬如某大名刹的某某菩薩，要製一件繡袍的時候，這事情，總是由大善士董玉林夫婦去爲頭寫捐的回數多。假使一件繡袍要大洋五十元的話，他們總要去寫集起七十元的總款，纔茲去做。而做繡袍的店裏，也對董大善士特別的肯將就，肯客氣；倘使別人去定，要五十元一件的繡袍，由董大善士去定，總可以讓到三十五元或竟至三十元左右。因爲董大善士市面很熟悉，價格都知道，這倒還不算稀奇，最取巧的，是董大善士能以半價去買到外面是與原定上貨一樣好看的次貨來充材料，而材料的尺寸又要比原定的尺寸短小一點；雖然廟祝在替菩薩穿上身去的時候要多費一點力，但董大善士的旅費，飲食費，交際費，却總可以包括在內了。

董大善士更因爲老發起這一種工程浩大的善舉之故，所以四鄉結織的富紳地主也特別的多。這些富紳地主，到了每年的冬天，拿出錢來施米施衣，米票錢票，總要交一大把給董大善士，託他們夫婦在就近的鄉間去酌量施散。故而每年冬天非但董玉林夫婦的近親戚屬，以

及自家家裏的長工短工，都能受到董大善士的恩惠，就是董大善士養在家裏的猪羊鷄犬，吃的也都是由米票向米店去換來的糠糜。至於綿衣呢，有時候也會鑽到他們夫婦的被裏去變了胎，有時候也會上他們自己僱的短工的人家去變作了來年農忙時候的一工兩工的工資的預付。

最有名的董氏夫婦的一件善舉，是在那一年村裏有瘟疫之後的施材。董玉林向城裏的善堂去領了一筆款來之後，就雇工動手，做了十幾具棺木，寄放在董氏的家廟裏待施。木頭都是近村山上不費錢去斫來的松木，而棺材匠也是臨時充數，只吃飯不拿錢的隣村的木匠。凡須用這一批棺木的人，多要出一點手續費；而棺木的受用者還有一個必須是矮子的條件，因為這一批施材做得特別的短小，長一點的屍身放下去，要把雙腳折短來的緣故。

董玉林夫婦既積了財，又行了善，更敬了神，菩薩自然也不得不保佑他們了，所以自從他們現在的那位大小姐婉珍生下地來以後，竟一帆風順，毫無病痛地被他們養大到了成人；其後過不上幾年，並且還又添上了一位可以繼續家傳後的兒子大發。

二 暴風雨時代

太陽昇高了一段，將寒江兩岸的一幅冬晴水國圖點染得分外的鮮明，分外的清瘦。顏色雖則已經不如秋晚似的紅潤了，但江南的冬景，在黃蒼裏，總仍舊還帶些黛色的濃青。尤其是那些蒼老的樹枝，有些圍繞着飛鳥，有些披堆着稻草，以晴空作了背景，在船窗裏時時露地低昂着，使兩禮拜前纔從杭州回來的婉珍忽而想起了這一次寒假回籍，曾在路上同行過一天一夜的那位在上海讀書的衢州大學生。

船行的緩慢，途上的無聊，幸虧在江頭輪船上遇着了這一位活潑健談的青年，終於使她在一日一夜之中認識了目前中國在帝國主義下奄奄待斃的現狀，和社會狀態必須經過一番大變革的理由。婉珍也已經十八歲了，雖則這大學生所用的名詞，還有許多不能瞭解，但他的熱情，他的射人的兩眼，和因說話過多而興奮的他那兩頰的潮紅，却使婉珍感到了這一位有希望有學問的青年的話，句句是真的。在輪船上艙裏和他同吃了兩次飯，又同在東關的一家小旅館裏分居寄了一宵宿，第二天在蘭溪的埠頭，和他分手的時候，婉珍不曉怎麼的心裏却

感到了一種極淡的悲哀，彷彿是在曉風殘月的楊柳岸邊，離別了一位今生不能再見的長征的壯士。

回到了鄉裏，見到了老父老母，和還不會脫離頑皮習氣的弟弟，旅途上的這一片餘痕，早就被拂拭盡了；直到後來，聽到了那些風聲鶴唳的傳說，見到了舉室倉皇的不安狀態，當正在打算避難出發的前幾日，婉珍纔又隱隱地想起了這一位青年。

「要是他在我們左右的話，那些紀律毫無的北方軍隊，誰敢來動我們一動？社會的改革，現狀的打破，這些話真是如何有力量的話！而上船下船，入旅舍時的他那一種慙懃扶助的態度，更是多麼足以令人起敬的舉動！」

當她整理箱籠，會萃物件的當中，稍有一點空下來的時候，腦裏就會起這樣的轉念；現在到了那一條兩岸是江村水驛的路上，她這想頭，同溫舊書的人一樣，想得更加確鑿有致了。到了最後，她還想到了一張在杭州照相館的鏡裏看見過的照片；一個青春少女，披了長紗，手裏揀着一束鮮花站在一位風度翩翩，穿上西裝的少年的身旁。

董婉珍的相貌，在同班中也不算壞。面部的輪廓，大致像她的爸爸董玉林；但董家世相

的那一個朝天獅子鼻，却和她母親玉林嫂的鷹嘴鼻調和了一下，因而婉珍的全面部，就化成了一個很平穩的中人之相，不引人特別的注意，可以不討人的厭。不過女孩子的年齡，終竟是美的判斷的第一要件；十八歲的血肉，裝上了這一副董家世襲的稍爲長大的骨格，雖則皮色不甚細白，衣飾也只平常——是一件短襖，一條黑裙的學校制服——可那一種強壯少女特有的撩人之處，畢竟是不能掩沒的自然巧製，也就是對於異性的吸引力蒸發的洪爐。那一天午後，在斜陽裏，董家的這隻避難船到蘭溪西城外的埠頭靠岸的時候，董婉珍的一身健美，就成了江邊亂昏昏的那些閑雜人等的注目的中心。

董玉林在縣城裏租下的，是西南一條小巷裏的一間很舊的樓屋。樓上三間，樓下三間，間數雖則不少，租金每月却還不到十元；但由董玉林夫婦看來，這房租似乎已經是貴到了極頂了，故而草草住定之後，他們就在打算出租，將樓底下三間招進一家出得起租金的中產人家來分房同住。幾天之內，一家一家，同他們一樣從近村逃避出來的人家，來看房屋的人，原也已經有過好幾次了，但都因爲董玉林夫婦的租價要得太貴，不能定奪。在這中間，外面的風聲，却一天緊似一天，市面幾幾乎成了中歇的狀態；終於在一天寒雲淒冷的晚上，前線

的軍隊都退回來了，南城西城外的兩條水埠，全駐滿了雜七雜八，裝載軍隊人夫的兵船。

董玉林剛捧上吃夜飯的飯碗，忽聽見一陣喇叭聲從城外吹了過來，慌得他發着抖，連忙去關閉大門。這一晚他們五個人不敢上樓去宿，只在樓下的地板上舖上臨時的地舖，提心吊膽地過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使婢愛娥，悄悄開了後門，打算上橫街的那家豆腐店去買一點豆腐來助餐的，出去了好半天終於青着臉仍復拿着空碗跑回來了；後門一閉上，她也發着抖，拉着玉林嫂低低地在耳邊說：

「外面不得了了，昨晚在西門外南門外都發生了姦搶的事情。街上要拉夫，船埠頭去封船；長街上沒有一個行人，也沒有一家開門的店家。豆腐店的老頭，在排門小窗裏看見了我，就馬上叫我進去，說——你這姑娘，真好大的胆子！——接着就告訴了我一大篇的駭殺人的話，說在蘭溪也要打仗呢！」

董玉林一家五口，有一頓沒一頓的餓着肚皮，在地舖上捱躺了兩日三夜，忽聽見門外有脚步聲來了；午前十點鐘的光景，於聽見了一陣爆竹聲後，並且還來了一個人敲着門，叫說：

「開開門來罷！孫傳芳的土匪軍已經趕走了，國民革命軍今天早晨進了城，我們要上大雲山下去開市民大會，歡迎他們。」

董玉林開了半邊門，探頭出去看了一眼，看見那位說話的，是一位本地的青年，手裏拿了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子，青灰的短衣服上，還吊上了一兩根皮帶。他看出了董玉林的發抖驚駭的弱點，就又站住了腳，將革命軍是百姓的軍隊，決不會擾亂百姓的事情，又仔細說了一遍。在說的中間，婉珍阿發都走出來了，立上了她們父親的背後。婉珍聽了這青年的一大串話後，馬上就想起了那位同船的大學生，「原來他們的話，都是一樣的！」直一位青年，說了一陣之後，又上隣家去敲門勸告去了。直到後來，他們纔茲曉得，他就是本城西區的一位負責宣傳員。

革命高潮時的緊張生活開始了，蘭溪縣裏同樣地成立了黨部，改變了上下的組織，舉發了許多土劣的惡行，沒收了不少的逆產。董婉珍在一次革命軍士慰勞游藝會的會場裏，真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忽然遇見了一位本地出身的杭州學校裏她同班的同學。這一位同學，在學校的時候，本來也就以演說擅長著名的。現在居然在本城的黨部所屬的婦女協會裏做了執行

委員了。

她們倆匆匆立談了一會，各問了地址，那位女同志就忙着去照料會場的事務去了；那一天晚上，董婉珍回到了家裏，就將這一件事情告訴了她的父母，末了且還加了一句說：

「她在很懇切地勸我入黨，要我也上婦女協會或黨部去服務。」

董玉林自黨軍入城之後，看了許多紅綠的標語，聽了幾次黨人的演說，又目擊了許多當地的富豪的被囚被罰，心裏早就有點在恨也有點在怕，怕這一隻革命黨的鐵手，要抓到他自己的頭上來；現在聽到了自己的愛女的這一句入黨的話，心裏頭自然就湧起了一股無名的怒火。

「你也要去做革命黨去了麼？哼，人家的錢財，又不是偷來搶來的，那些沒出息的小子，真是胡鬧，什麼叫做逆產？什麼叫做沒收？他們纔是敲竹槓的人。」

董玉林對婉珍，一向是不露一臉怒容，不說一句重話的，並且自從她上省城去進了學校以來，更加是加重了對她的敬愛之心了，這一晚在燈下竟高聲罵出了這幾句話來，駭得他的老妻，一時也沒有了主意。三人靜對着沈默了好一晌，聰明刻薄的玉林嫂，纔想出了一串緩

衝的歉慰之語：

「時勢是不同了，城裏頭變得如此，我們鄉下，也難保得不就有什麼事情發生。讓婉珍到她的朋友那裏去走走，多認識幾個人，也是一件好事；你也不必發急，只須叫她自己謹慎一點就對了。」

她究竟是董玉林的共艱苦的妻子，話一涉及到了利害，董玉林仔細一想，覺得她的意見倒也不錯。這一場家庭裏的小小的風波，總算也很順當地就此結了局。

三 混沌

董婉珍終於進了黨，上縣黨部的宣傳股裏去服務去了；促成她的這急速的入黨的理由，是董村農民協會的一個決議案。他們要沒收董玉林家全部的財產，禁止他們一家的重行回到村裏來盤剝。地方農民協會的決議案，是要經過縣黨部的批准纔能執行的；董玉林一聽到了這一個消息，馬上就催促他自己的女兒去向黨部裏活動，結果，在這決議案還沒有呈上來之前，董婉珍就做了黨部宣傳股的女股員。

宣傳股股長錢時英，正滿二十五歲，是從廣州跟黨軍出發，特別留在這軍事初定的關溪縣裏，指導黨務的一位幹練的黨員。故鄉是湖南，生長在安徽，是蕪湖一個師範學校的畢業生；二年前就去廣東投効，係黨政訓練所第一批受滿訓練出來的老同志。

他的身材並不高大，但是一身結實的骨肉，使看他一眼的人，能感受到一種堅實，穩固，沈靜的印象，和對於一塊安固的磐石所受的印象一樣。臉形本來是長方的，但因為肉長得很豐富，所以略帶一點圓形。近視眼鏡後的一雙細眼，黑瞳人雖則不大，但經他釘住了看眼後，彷彿人的心肝也能被透視得出來的樣子。他的話平常是少說的，可是到了緊要的關頭，總是一語可以破的，什麼天大的問題，也很容易地為他輕輕的道破，解決，處置得妥安服。他的笑容，雖則常常使人看見，可是他的笑臉，却與一般人的詐笑不同，真像是心花怒放時的微笑，能夠使四周圍的黑暗，一時都變為光明。

董婉珍在他對面的一張桌上辦公，初進去的時候，心裏每有點膽小，見了他簡直是要頭昏腦脹，連坐立都有點兒不安。可是後來在擬寫標語，鈔錄案件上犯了幾次很可笑的錯誤，經他微笑着訂正之後，她覺得這一位被老同志們敬畏得像神道似的股長，却也是很容易親近的

人物。

這一年江南的冬天，特別的和暖，入春以後，反下了一次並不小的春雪。正在下雪的一天午後，是星期六，錢股長於五點鐘去出席了全縣代表大會回來的時候，臉上顯然地露出了一臉猶豫的神情。他將皮篋拿起放下了好幾次，又側日向婉珍看了幾眼，彷彿有什麼要緊的話要對她說的样子。但後來終於看看手表，拿起皮篋來走了，走到了門口，重新又回了轉來，微笑着對婉珍說：

「董同志，明天星期日放假，你可不可以同我上橫山去看雪景？中午要在縣政府裏聚餐，大約到三點鐘左右，請你上西城外船埠頭去等我」。

婉珍漲紅了臉，低下了頭，只輕輕答應了一聲；忽而眼睛又放着異樣的光，微笑着，舉起頭來，對錢時英瞥了一眼。錢時英的目光和她的遇着的時候，倒是他驚異起來了，馬上收了笑容，作了一種疑問的樣子；遲疑了一二秒鐘，他就決下了心就出了辦公室。這時候辦公室裏的同事們已經走得空空，天色也黑沈沈的暗下去了，只剩了一段雪片的餘光，在那裏照耀着婉珍的微紅的雙頰，和水汪汪的兩眼。

董婉珍於走回家來的路上，心臟跳突得厲害；一面想着錢時英的那一種堅實老練的風度，一面又回味着剛纔的那一臉微笑和明日的約會，她在路上幾乎有點忍耐不住，想叫出來告訴大家的樣子。果然，這樣茫然地想着走着，她把回家去的路線都走錯了，該向西的轉灣角頭，她却走向了東。從這一條狹巷，一直向東走去，是可以走上黨部辦事人員的共同宿舍裏去的，錢時英的宿所，就在那裏。她想索性將錯就錯，馬上就上宿舍去找錢時英出來，到什麼地方去過他一晚，豈不要比捱等到天明，倒還好些。但是又不對，住在那裏的人是很多的，萬一被人家知道了，豈不使錢時英為難？想到了這裏，飛上她臉來的雲片，帶起刺激性來了，涼陰陰的一陣逆風，和幾點冰冷的雪水，使她的思想，又回復了常軌，將身體一轉，她纔走上了回家去的正路。

漫漫的一夜，和溼溼的半天，董婉珍守候在家裏真覺得如初入監獄的囚犯。翻來覆去，在牀上亂想了一個通宵，天有點微明的時候，她就披上衣服，從被裏坐了起來。但從窗隙裏漏進來的亮光，還不是天明的曙色，却是積雪的清輝。她睡也再睡不着了，索性穿好衣服，走下牀來拈旺了燈。她想下樓去梳洗頭面，可是愛娥還沒有起牀，水是冰凍着的。沒有法

子，她只好順手向書架上抽了一本書，亂翻着頁數，心裏定下第幾行和第幾字的數目來測驗運氣。先翻了四次，是「恆」「也」「有」「終」的四個字。猜詳了半天，她可終於猜不出這四字的意思；但樓底下却在起動靜來了，當然是愛娥在那裏燒水煮早餐，接着又翻了三次，得着了「則利之」的三個字，她心裏總寬了起來，因為有一個「利」字在那裏，至少今天的的事情，總是吉的。

下樓去洗了手臉，將頭梳了一梳，早餐吃後，婦女協會的那位同學跑來看她了，她心裏一樂，喜歡得像得了新玩具的小孩。因為她的入黨，她的去宣傳股服務，都是由這位女同學介紹的。昨天股長既和她有了密約，今天這位原介紹人又來看她，中間一定是有些因果在那裏的。她款待着她，盪盪了自己所有的好意。不過從這一位女同學的行動上，言語上看來，似乎總是心中夾着了一件事情，要想說又有點說不出來的樣子。她愈猜愈覺得有吻合的意思了，因而也老阻止住她，不使她說出，打算於下午去同錢股長密會之後，再教她來向父母正式的提議談判。終於坐了一個多鐘頭，這位女同學告辭走了。她的心裏，又添了一層盼望着下午三點鐘早點到來的急意。

催促着愛娥提早時間燒了早飯，飯後又換衣服，照鏡子地修飾了一陣，兩點鐘還沒有敲，她就穿了那件新做的灰色長袍，走上了西域外的碼頭。天放晴了，道路上雖則淨泥沒膝，但那一灣天濤，却真藍得迷人。先在江邊如醉如癡的往返走了二三十分鐘，向一位兜攬生意的老船夫說好了上橫山去的船價，她就走下了船，打算坐在船裏去等錢股長的到來。但心裏終覺得放心不下，生怕他到了江邊，又要找她不到，於是又擦起長袍，踏上了岸。像這樣的淨泥道上的太陽光裏上上落落，來來去去，更捱了半個多鐘頭，正交三點鐘的光景，她老遠就看見錢時英微笑着來了；今天他和往日不同，穿的却是一件黑呢的棉袍。從這非製服的服色上一看，她又感到了滿心的喜悅，猜測了他今天的所以要不穿制服的深意。

兩人下船之後，錢時英儘是默默地含着微笑，在看兩岸斜陽裏的雪景。董婉珍滿張着希望的双眼，只在一眼一眼地貪看他的那一種瀟灑的態度。船到了中流，錢時英把眼睛一轉，視線和她的交叉了，他立時就變成了一種鄭重的臉色。眼睛釘視着她，呆了一呆，他先叫了一聲「董同志！」婉珍雙頰一紅，滿身就呈露出了羞媚，彷彿是感觸到了電氣。同時她自己也覺着心在亂跳，肌肉在微微地抖動。他叫了一聲之後，又囁囁着，慢慢地說：

「董同志！我們從事，從事革命的人，做這些事情，本來，本來是不應該的……」

聽了他這一句話，她的羞媚之態，顯露得更加濃厚了，眼睛裏充滿了水潤的晶光，氣也急喘得像一個重負下的苦力。嘴唇微微地顫動着；一層緊張的氣勢，使她全身更抖得厲害。

「不過，這，這一件事情，究竟叫我怎麼辦哩？昨天，昨天的全縣代表大會裏，董村的代表，將一件決議案提出了；本來我還不曉得是關於你們的事情，後來經大會派給了我去審查，呈文裏也有你的名字，你父親的許多霸占，強奪，高利放款，借公濟私的劣蹟說得確確實實，並且還指出了你們父女的隱居縣城，蒙混黨部的事實。我，我因為在辦公室裏，不好來同你說，所以今天特爲約你出來，想和你來談一談。」

董婉珍於情緒緊張到了極頂之際，忽而受到了這一個打擊，一種極大的失望和極切的悲哀，使她失去了理性，失去了意志，不等錢時英的那篇話說完，就同冰山倒了似的將身體倒到了錢時英的懷裏不顧羞恥，不能自制，只嗚嗚地抽咽着大哭了起來。

錢時英究竟也是一個血管裏有熱血在流的青年男子，身觸着了這一堆溫軟的肉體，又目擊着她這一種絕望的悲傷，憐憫與慾情，混合成了一處，終於使他的冷靜的頭腦，也把平衡

失去了；兩手緊抱住了她的上半身，含糊地說着：「你不要這樣子，你不要這樣子，」不知不覺漸漸把自己的頭低了下去，貼上了她的火熱的臉。到了兩人互相抱着，嘴唇與嘴唇吸合了一次之後，錢時英纔同受了雷震似地醒了轉來；一種冷冰冰的後悔，和自責之念，使他跳立了起來，滿含着盛怒與怨恨，唉的長嘆了一聲，反同木鷄似地呆住了。本來他的約她出來，完全是爲了公事，絲毫也沒有邪念的；他想先叫她自己辭了職，然後再溫和地將她父親的田產發還一部分給原來的所有人。這事情他昨天也已經同她的那位介紹人說過了，想叫她的那位同學，先勸慰她一下，叫她不要因此而失望，工作可以慢慢地再找過的。而他的這些深謀遠慮，這腔體恤之情，現在却只變成了一種污濁的私情了。以事情的結果來評斷，等於他是乘人之危，因而強占了他人的妻女。這在平常的道義上，尙且說不過去，何況是身膺革命重任的黨員呢？但是事情已經做錯了，繫鈴解鈴，責任終須自己去負的，一不做二不休，索性還是和她結合了之後，慢慢的再圖補救罷！錢時英想到了這裏，一時眼前也覺得看到了一條黯淡的光明。他再將一隻手搭上了她的還在伏着肩背，柔和地叫她坐起來掠一掠頭髮，整一整衣服的時候，船却已經到了橫山的脚下，她的淚臉上早就泛映着一層媚笑了。

四 寒潮

大雪後的橫山一角，比平日更添了許多的媚媚。船靠岸這面沿江的那條小徑，雪已經溶化了大半了，但在道旁的隙地上，泥壁茅檐的草舍上，枯樹枝上，都還鋪蓋着一陣殘雪的晶皮。太陽打了斜，東首變成了山陰，半江江水，壓印得紫裏帶黑，活像是水墨畫成的中國畫幅。錢時英攙扶着董婉珍，爬上了橫山廟的石級，向蘭溪市上的人家縱眺了一回，兩人胸中各感到了一種不同的喜悅。

半城煙戶，參差的屋瓦上，都還留有着幾分未化的春雪；而環繞在這些市廛船隻的高頭，渺渺茫茫，照得人頭腦一清的却是那一弓藍得同靛草花似的蒼穹。更還有高帶着白帽的遠近諸山，與突立在山嶺水畔的那兩枝高塔，和迴流在蘭溪縣城東西南三面的江水湊合在一道，很明悉地點出了這幅最豐華也沒有的江南的雪景。

在董婉珍方面哩，覺得這一天大雪，是她得和錢股長結合的媒介；漫天匝地的白色便是預示着她們能夠白頭到老的好兆頭。父親的急難，自己的將來，現在的地位，都因錢時英的

這一次俯首而解決了。在錢時英的一面呢，以為這發育健全的董婉珍，實在有點可憐。身體是那麼結實，普通智識也相當具備的，所缺乏的，就是沒有訓練；只須有一個人能夠好好的指導她，扶助她，那這一種女青年，正是革命前途所需要的人才。而在這一種正心誠意的思想的陰面，他的枯燥的宿舍生活，他的二十五歲的男性的渴求，當然也在那裏發生牽引。

面前是這樣的一片大自然的煙景，身旁又是那麼純潔熱烈的一顆少女求愛的心，錢時英看着周圍，看看董婉珍的那一種完全只顧目前的快樂，並無半點將來的憂慮的幼稚狀態，自然把剛纔船裏所感到的那層懊恨之情，一筆勾了。

兩人憑着石欄，向蘭溪市上，這裏那裏的指點了一陣，忽而將目光一轉，變成了一個對看的局勢。董婉珍羞紅了臉，雖在笑着側轉了頭，但眼睛斜處，片刻不離的，仍是對錢時英的全身的打量，和他的面部的諦視。錢時英只微笑着默默地在細看她的上下，彷彿他和她還是初次見面的樣子。第二次四目遇合的時候，錢時英覺得非說話不可了，就笑着問她：

「你還有勇氣，再爬上山頂上去麼？」

「你若要去，我便什麼地方也跟了你去。」

「好罷，讓我們去比比腳力看。」

先上廟裏向守廟的一位老道問明了上蘭陰寺去的路徑，他們就從側面的一條斜坡山路走上了山。斜坡上的雪，經午前的太陽一曬，差不多溶化淨了；但看去似乎不大粘濕的黃泥窄路，走起來却真不容易。董婉珍經過了兩次滑跌，隨後終於將彈簧似的身體靠上了錢時英的懷裏。慢慢地談着走着，走上那座三角形的橫山東頂的時候，他們的談話，也恰巧談到了他們兩人的以後的大計。

「今天的我們的這一個秘密，只能暫時不公布出來。第一總得先把那條董村的決議案辦了纔行，徇私舞弊，不是我們革命的人所應做的事情，你們家裏的田產之類，確有霸占的證據的，當然要發還一部分給原有的人。還有一層，他們既經指控了你們父女的蒙蔽黨部，你自然要自動辭職，暫時避去嫌疑，等我們把這一件案子辦了之後，再來服務不遲。……我的今天的約你出來，本意就爲了此，可是，可是，現在成了這樣的一個結局，事情倒反而弄僵了；我打算將這兒的黨務劃出了一個規模之後，就和你離你開此地，免得受人家的指摘。你今天回去，請你先把這一層意思對你兩老說一說明白，等案件辦了之後，我們再來提議婚

事……」

董婉珍聽了他這一番勸告，心裏却微微地感到了一點失望；明天假使馬上就辭了職，那以後見面的機會不就少了麼？父母的事情，財產的發落，原是重大的，可是和那些青年男子在一道廝混的那種氣分；早出晚歸，從街上走過，受人側目注意的那種私心的滿足；還有最覺得不可缺的一件大事，就是這一位看去和磐石似的錢股長的愛撫，她現在正在想恣意飽受的當兒，若一辭了職，都向那裏去求，那裏去得呢？

錢時英看到了她的略帶憂鬱的表情，心裏當然也猜出了她的意思，所以又只能補充着說：

「做事情要顧慮着將來的，儘管愛一時的安逸，沒入於一時的忘我，把將來的大事擱置在一邊，是最不革命的行為；你已經不是小孩子了，這一層總該看得穿。」

一次強烈的擁抱，一個火熱的深吻，終於驅散了董婉珍臉上的愁雲。他們走到了蘭陰寺前，看見了衢江江上的斜陽，西面田野裏的積雪，和遠近的樹林村落上的炊煙，曉得這一天，日子已經垂暮，是不得不下山回去的時候了。兩人更倚偎着，微笑着，貪看了一忽華美

到絕頂的蘭陰山下大雪初晴的江村暮景，就從西頭的那條山腰大道，跑下了山來。

從橫山回來的這一天晚上，却輪着錢時英睡不着覺了，和昨天晚上的董婉珍一樣。他想起在廣州的時候，和他同時受訓練的那位女同志黃烈。他和她雖然並沒有什麼戀情愛意，但互相認識了一年多，經過了幾次共同的患難，纔知道兩人的思想，行動，以及將來的志願，都是一樣的。看到了董婉珍之後，再回想起黃烈來，更覺得一個是有獨立人格的女同志，一個是只具有着生理機關的異性。離開了現實的那一重感情的關把，腦冷靜下來一比較，一思索，他在白天會經感到過的那層後悔，又漸漸地漸漸地昂起了頭來。

婚姻，終究是一生所免不了的事情；可惜在廣州時的生活氣分太緊張了，所以他對黃烈終於只維持了一種同志之愛，沒有把這愛發展開去的機會。但當她要跟了北伐軍向湖南出發的前幾天，他在有一次餞別的夜宴之後，送她回宿舍去的路上，曾聽出了她的說話的聲音的異樣，她說：

「錢同志！我們從事於革命的人，本來是不應該有這些臨行惜別的感情；可是不曉怎麼，這幾天來，頻頻受了你們諸位留在廣州的同志的錢送，我倒反而變得感情脆弱起來了，

昨天晚上我就失眠了半夜。你是沒有什麼可以使我振作的信條，言語，或者竟能充作互勉互勵的戒律之類？」

現在在回憶裏，重想起了這一晚的情景，他倒覺得歷歷地反聽到了她的微顫着的尾音。可惜當時他也正在計劃着跟東路軍出發，沒有想到其他的事情的餘裕，只說了一句那時候誰也在說的豪語，「大家振作起精神，等我們會師武漢罷！」終於低熱烈地握了一回手就在宿舍門口的夜陰裏和她分開了。以後過了幾天，他只在車站上送她們出發的時候，於亂雜的人叢中見了她一次面。

一個男子濫於愛人，原是這人的不幸；然而老受人愛，而自己沒有十分的準備，也是一件麻煩的事情；現在到了這一個既被人愛，而又不得不接受的關頭，他覺得更加爲難了；對於董婉珍的這件事情，竟究將如何地應付呢？要逃，當然也還逃得掉；同志中間，對於戀愛，抱積極的見識觀念，并且身在實行的男女，原也很多，不過他的思想，他的毅力，却還沒有前進到這一個地步，而同時董婉珍，也決不是這一種戀愛的對手人。她實在還是幼稚得很的一個初到人生路上來學習冒險的人，將來的變好變壞，或者成人成獸，全要看她這第一

次的經驗的反應如何，纔能夠決定。

「也罷，還是忍一點犧牲的痛罷！將一個可與爲善，可與爲惡的庸人，造成一個能爲社會服務致用的鬪士，也是革命者所應盡的義務；既然第一脚踏出了之後，第二脚自然也只得連帶着伸展出去。更何況前面的去路，也還不一定是陷入的泥水深潭哩。」

想來想去，想到了最後，還是只有這一條出路。翻身側向了裏床，他正想凝神定氣，安睡一忽的時候，大雲山腳下的民衆養在那裏的雄鷄，早在作第一次催曉的長啼了。

五 藥酒盃

經過了鄉區黨部的一次查覆，董玉林的這一起案子，却出乎衆人的意料之外，很順當地解決了。原因是爲了那些被霸占的原有業主，像阿德老頭之類，都已經死亡，而有些農民，却因在鄉無業可守，早就隻身流浪到了外埠，誰也查不出他們的下落來。至於重利盤剝的一件呢，已被剝削者，手中沒有證據，也沒有做中的證人，事過勿論，還欠在那裏的幾戶，大抵全係小額，生怕以後有急有難要再去向董玉林商借的不易，也不肯出來爲難，只聽說利

息可以全免，就喜歡得不得了；所以由黨部判定的結果，只將董玉林的田產，割出了幾十畝來，充作董村公立小學的學產，總算藉此以贖取了那個決議案的末一款：永遠不准他們重回老家鄉的禁令。

健忘與多事的社會，經過了一個多月，大家早就把這件事情忘記了；於是辭職慰留，准請假一月的董婉珍，仍復上黨部去服務；急公好義，興學捐財的董善士，反成了縣城社會的知名之士；宣傳股長錢時英這時候也公然在董家作了席上的珍客，錢股長與董女士的革命不忘戀愛，戀愛不忘革命的精神，更附帶着成了一般士紳的美談。

和煦的春風，吹到了這江岸的縣城，市外田畝的菜花紫雲英正開得熱鬧的時候，錢董兩人的婚議也經過了正式的手續，成熟到披露的時節了。

當結婚披露的那一天晚上，董家樓下的三間空屋，除去偏東的那間新房之外，竟掛滿了許多書軸對聯，擺上了十桌喜酒，擠緊了一縣的黨政要人。先由證婚人的縣長致了祝詞，復由介紹人的那位婦女協會執行委員報告了一次經過，當輪到主婚人的董玉林出來講話的時候，他就公正廉明，陳述了他過去的經歷，現在的懷抱，和未來的決心。

他說，他自小就是一個革命者；他所最關心的，是地方上的金融的調節，和善舉的勇爲。總理的遺教，他是每飯不忘，知行共勉的。有水旱災的時候，他曾散了多少多少的財，有瘟疫的年頭，他也施了多少多少的材；而本地的劣紳因妒生忌，因忌作惡，致有前一次的決議。他現在是抱定宗旨，要站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下奮鬪革命的。中國的命脈，是在農工，他將來就打算拚他這一條老命，回到農村去服務，爲無力的佃農工人而犧牲。本來是只在村塾裏讀過三年書的這一位革命急就家，在這一天晚上，竟把錢時英和董婉珍教他的許多不順口的名詞，說得頭頭是道，致使有幾個自上塘村和董村附近趕來吃喜酒的鄉親，大家都吐出了驚異的舌頭，私下在說：「縣城真是不得不住，玉林只在這裏耽擱不上半年，就曉得在縣長面前說這許多鄉下人所聽不懂的話了。」

中宵客散，新夫婦正在新床上坐下的當兒，這一位成了當晚的大英雄的岳父就踏進了新房來問今後的他們倆的打算。房飯錢每月擬出多少，婉珍的薪水，可不可以提高一點，仍復歸他們兩老去收用？遲早他總是要回董村去的，那裏的黨部，可不可以由他去包辦？此外的枝節問題還有許多，弄得正在打算將筋骨鬆動一下的錢時英，幾乎茫茫然失去了知覺。倒底

還是曉得父母的性質的董婉珍來得乖巧一點，看到了新郎的那一副難以應付的形容，就用了全力，將父親提出的種種難題，下了一個快刀切亂麻的解決方法，她說：「今天遲了，爸爸，你也該去息息了；有什麼話，明天再談不好麼？」

結婚之後的董婉珍，處處都流露了她的一種自父祖遺傳下來的小節的伶俐；她知道如何地去以最賤的價格，買許多好看耐用的衣料什物來裝飾她自己的身體，她也知道如何地去用她所有的媚態，來籠絡那些同事中的有勢力的人。在新婚的情陣裏，錢時英半因寵愛，半因省事，對於她的這些小孩子似的賣弄聰明，以及擇權越級的舉動，反同溺愛兒女的父母一樣，時時透露了些嘉獎的默認；於是董婉珍的在家庭的習慣，在社會的聲勢，以及由這些反射而來的驕縱的氣概，與夫愚妄的自信，便很急速地養成，進步，終至於確立成了她的第二的天性。

她的第一件成功，是她們倆的收入的支配；除付過了過分的房飯錢，使兩老喜歡得興高采烈，開銷了一切所必需的應酬衣飾費用，使錢時英生活過得安安穩穩之外，第一月在她手裏就多出了一筆整款；這是錢時英自任事以來，從來也不曾有過的經驗。她的第二件的成

功，是虐使用人的巧妙；新做了主婦，她覺得不雇一個用人，有些對父母不起，與隣舍人家的觀瞻有關了，所以雖則沒有必要，她也上就近鄉下去招來了一個傭婦。對這一個鄉下傭婦的訓練，她真徹骨地顯出了她父祖所遺給她的天才。譬如早晨罷，在天還未亮，她自己起來大小便的時候，就要使了大喉嚨，叫這傭婦起來了；晚上則寧願多費一點燈油，以朋友當婚禮送給她們的一個鬧鐘做了標準，非要到十二點開打的時候，不准這傭婦去上床睡覺。後來因為鬧鐘鬧得厲害，致吵醒了她們夫婦的酣睡，她於大罵了一頓傭婦的愚蠢之外，還犧牲了一塊洋紗手帕做了包在這鐘蓋上的包皮。在日裏她們不在家的時候哩，她總要找些很費事而不容易做好的事情，如米裏面挑選沙石秕子，地板上拭除灰土泥痕之類的工伴給她，使她不能有一分鐘的空；若在家哩，則她自己身上有一點癢，或肚裏忽而想到什麼，就要傭婦自動的前來服役。一步不到，或稍遲疑，她便寧願請假在家，長時間的罵這愚蠢而不是父母養的鄉下婦人，使她到了地獄，也沒有個容身之處。

在外面的應酬哩，她却比錢時英活潑能幹得多；對於上面或同等的人，到處總是她去結交，她去奉承的；但對於下級或無智的鄉愚之類哩，她却又是破口便罵，一點兒也忍耐不得

的股長夫人了。

所以結婚不上兩月，董婉珍的賢夫人的令名，竟傳遍了遠近，傾倒了全縣。在這中間，錢時英反而向公共會場不大去拋頭露面，在行動上言語上很顯明地顯示了極端慎重和沈默的態度；而一回到了私人的寓所，他和賢夫人也難得有什麼話講，只俯倒了頭，添了許多往返函電的草擬，以及有些莫名其妙的文字的撰述。

終於黨政中樞的裂痕暴露了，在武漢，在省會，以及江西兩廣等處，都顯示了動搖，興起了大獄；本來早就被同志們訕笑作因結婚而消磨了革命壯志的錢時英，也於此時突然地向黨部裏辭去了一切的職務。

這一天的午後，董婉珍正上北區婦女協會分會去開了指導會回來，很得意的從長街上走上自己家去的時候，關頭却衝見了臉色異常難看從對面走來的錢時英。一看見了他的這一副青紫悒鬱的表情，她就曉得一定有什麼意外發生了；斂住了笑容，吊起了眉毛，她把嘴角一張，便問他要上什麼地方去。

「你來得正巧，我有話對你講，讓我們回去罷！」

聽了他這幾句吞吞吐吐的答辭，她今天在婦女分會會場裏得來的一腔熱意與歡情，早就被他驅散了一半了，更那裏還經得起末尾又加上了半句他的很輕很輕的「我，我現在已經辭去了……」的結語呢！

她驚異極了，先張大了兩眼，朝他一看，發了一聲同音機似的反問：

「你已經辭去了職？」

看到了他的失神似的表情，只是沈默着在走向前去，她纔由驚異而變了憤怒，由憤怒而轉了冷淡，更由冷淡而化作了輕視。自己也沈默着走了一段，她纔輕輕地獨語着說：

「哼，也好罷，你只敢能夠有錢維持你自己的生活就對！」

在這一言獨語裏，他聽出了她對他所有的一切輕蔑，憎惡，歹意與侮辱。說了這一句獨語之後，却是她只板着冷淡的面孔，同失神似的儘在往前走，而不得已仰起了頭彷彿在看天思索似的他那雙近視眼，反一眼一眼的帶着疑懼的色彩向她偷視起來了。

兩人沈默着走到了家裏，更沈默着吃過了晚飯，一直到上床爲止，還不開口說一話。那個一向同猪狗似地被女主人罵慣的傭婦覺察到了這一層險惡的空氣，慌得手脚都發抖了，結

果於將洋燈移放上那面鬧鐘前去的時候，撲搭地一聲竟打破了那箋洋燈上的已經用白紙補過的燈罩。

低氣壓下的雷雨發作了，女主人果然用了絕叫的聲音，最刻毒地喝罵了出來。

「×媽！×媽！×媽！你想放火麼？像你這一種沒有能力的東西，還要活在那裏幹什麼？你去死去，去死！我的霉都被你倒盡了！我，我，教我以後還有什麼顏面去見人？……」

語語雙關，句句帶刺，像這樣的指東罵西，她竟把她的裂帛似的嘔嚨，罵到了嘶啞，方纔住口。在樓上的她的父母兄弟，早就聽慣了這一種她的家教的，自然是不想出來干涉；晚飯之後，他們似乎很沈酣地已經掉入了睡鄉。錢時英死抑住心頭的怒火，在她的高聲喝罵之下，只偷偷地向丹田換了幾次長氣。十二點的鐘鬧了一陣，那傭婦齟齬手地摸上床去睡後，他聽見這一位賢夫人的呼吸，很均勻地調節了下去；並且興奮之後的疲倦，使她的鼾聲也比平時高了一段，錢時英到這時候纔放聲嘆了一口氣，向頭上搔耙了許多回。

同墳墓似的沈默，滿罩住了這所西南城小巷裏的樓屋，等那一位傭婦的鼾聲，也微微傳到了錢時英的耳畔的時候，他纔輕輕地立起了身，穿上了便服，摸向了他往日在那裏使用的

寫字檯的旁邊。先將桌上以及抽斗裏的信件稿冊，向地下堆作了一堆，更把剛纔被傭婦敲破燈罩的洋燈裏的煤油，倒向了地下，他用稿紙擦成了幾個長長的煤頭紙結，擦洋火把他們點着了。黑暗裏忽兒亮了一亮，馬上又被他的口息所吹滅，只在那一大堆紙堆的中間，留殘了幾點煤頭紙的星火似的微光。天井外的大門閤，輕輕響動了一下，他的那個磐石似的身體，便在烏灰灰的街燈影裏跑向了東，跑出了城，終於不見了。

大約隔了一個多禮拜的樣子，上海四馬路的一家小旅館裏，當傍晚來了一個體格很結實，帶着近視眼鏡，年紀二十五六歲，身材並不高大，口操安徽音，有點像學生似的旅客。他一到旅館，將房間開定之後，就命茶房上報館去買了這禮拜所出的舊報紙來翻讀。當他看到了地方通信欄裏的一項記載蘭溪火災，全家慘斃的通信的時候，他的臉上却露出一臉真像是心花怒放似的微笑。

(選自文學)

遲桂花

××兄：

郁達夫代表作選

突然間接着我這一封信，你或者會驚異起來，或者你簡直會想不出這發信的翁某是什麼人，但仔細一想，你也不在做官，而你的境遇，也未見得比我的好幾多倍，所以將我忘了的這一回事，或者是還不至於的，因為這除非是要貴人或境遇很好的人，纔做得出來的事情。前兩禮拜爲了採辦結婚的衣服家具之類，纔下山去。有好久不上城裏去了，偶爾去城裏一看，真是像丁令威的化鶴歸來，觸眼新奇，宛如隔世重生的人。在一家書鋪門口走過，一抬頭就看見了幾冊關於你的傳記評論之類的書。再踏進去一問，纔知道你的著作竟積成了八九冊之多了。將所有的你的和關於你的書全買將回來一讀，彷彿是又接見了十餘年不見的你那副音容笑語的樣子。我忍不住了，一遍兩遍的儘在翻讀，愈讀愈想和你通一次信，見一次面。但因這許多年數的不看報，不識世務，不親筆硯的緣故，終於下了好幾次決心，而仍不敢把這心願來實現。現在好了，關於我的一切結婚的事情的準備，也已經料理到了十之七八，而我那年老的娘，又在打算着於明天一侵早就進城去，早就上牀去躺下了。我那可憐的寡妹，也因為白天操勞過了度，這時候似乎也已經墜入了夢鄉，所以我可以靜靜兒的來練這久未寫作的筆，實現我已經懷念了有半個多月的心願了。

提筆寫將下來，到了這裏，我真不知將如何的從頭寫起。和你相別以後，不過聞問的年數，隔得這麼的多，讀了你的著作以後，心裏頭觸起的感覺情緒，又這麼的複雜，現在當這一刻的中間，洶湧盤旋在我腦裏想和你談談的話，的確，不止像一部二十四史那麼的繁而巨亂，簡直是回將要爆發的火山內層那麼的熱而且烈，急遽尋不出一個頭來。

我們自從房州海岸別來，到現在總也約莫有十多年光景了罷！我還記得那一天晴冬的早晨，你一個人立在寒風裏送我上車回東京去的情形。你那篇南遷的主人公，寫的是不是我？我自從那一年後，竟爲這胸臆的惡病所壓倒，與你再見一次面和通一封信的機會也沒有，就此回國了。學校當然是中途退了學，連生存的希望都沒有了的時候，那裏還顧得到將來的立身出世？那裏還顧得到身外的學藝修能？到這時候爲止的我的少年豪氣，我的絕大雄心。是你所曉得的。同級同鄉的同學，只有你和我往來得最親密。在同一公寓裏同住得最長久的，也只有你一個人。時常勸我少用些功，多保養身體，預備將來爲國家爲人類致大用的，也就是你。每於風和日朗的晴天，拉我上多摩川上井之頭公園及武藏野等近郊去散步閒遊的，除你以外，更沒有別的人了。那幾年高等學校時代的愉快的生活，我現在只教一閉上眼，還歷

歷透視得出來，看了你的許多初期的作品，這記憶更加新鮮了，我的所以愈讀你的作品，愈想和你通一次信者，原因也就在這些過去的往事的追憶。這些都是你和我兩人所共有的過去，我寫也沒有寫得你那麼好，就是不寫你總也還記得的，所以我不想再說。我打算詳細細向你來作一個報告的，就是從那年冬天回故鄉以後的十幾年光景的山居養病的生活情形。

那一年冬天咯了血，和你一道上房州去避寒，在不意之中，又遇見了那個肺病少女——是真砂子混了連她的名字我都忘了——無端惹起了那一場害人害己的戀愛事件，你送我回東京之後，住了一個多禮拜，我就回國來了。你們的老家在離城市有二十來里地的翁家山上，你，曉得的。回家住下，我自己對我的病，倒也沒什麼驚奇駭異的地方，可是我痰裏的血絲，臉上的蒼白，和身體的瘦削，卻把我那已經守了好幾年寡的老母急壞了，因為我那短命的父親，也是患同樣的病而死去的。於是她就四處的去求神拜佛，採藥求醫，急得連粗茶淡飯都無心食用，頭上的白髮，也似乎一天一天的加多起來了。我哩！戀愛已經失敗了，學業也已廢了，對於此生，原已沒有多大的野心，所以就落得去由她擺布，積極地雖盡不得孝，便消極地盡了我的順。初回家的一年中間，我簡直門外也不出一步，各色各樣的奇形的

草藥，和各色各樣的異味的單方，差不多都嘗了一個遍。但是怪得很，連我自己都滿以為沒有希望的這致命的病症，一到了回國後所經過的第二個春天，竟似乎有神助似地，忽然減輕了，夜熱也不再發，盜汗也居然止住，痰裏的血絲早就沒有了，我的娘的喜歡，當然是不必說，就是在家裏替我煮藥縫衣，代我操作一切的我那位妹妹。也同春天的時候一樣，時時展開了她的愁眉，露出了她那副特有的真真是討人歡喜的笑容。到了初夏，我藥也已經不服，有興致的時候，居然也能夠和她們一道上山前山後去採採茶，摘摘菜，幫她們去服一點小小的勞役了。是在這一年的——回家後第三年的——秋天，在我們家裏，同時發生了兩件似喜而又可悲，說悲卻也可喜的悲喜劇。第一，就是我那妹妹的出嫁，第二，就是我定在城裏的那家婚約的解除。妹妹那年十九歲了，男家是只隔一支山嶺的一家鄉下的富家。他們來說親的時候，原是因為我們祖上是世代讀書的，總算是來和詩禮人家結婚的意思。定親已經定過了四五年了，起初我娘卻嫌妹妹年紀太小，不肯馬上准他們來迎娶，後來就因為我的病，一攔就又擱起了兩三年。到了這一回，我的病總算已經恢復，而妹妹卻早到了該結婚的年齡了，男家來一說，我娘也就應允了他們，也算完了她自己的一件心事。至於我的這堂親事

呢，卻是我父親在死的前一年爲我定下的，女家是城裏的一家相當有名的舊家。那時候我的年紀雖還很小，而我們家裏的不動產卻著實還有一點可觀。並且我又是一個長子，將來家裏要培植我讀書出世是無疑的，所以那一家舊家居然也應允了我的婚事。以現在的眼光看來，這門親事，當然是我們去竭力高攀的，因爲杭州人家的習俗，是吃粥的人家的女兒，非要去嫁吃飯的人家不可的。還有鄉下姑娘，嫁往城裏，倒是常事，城裏的千金小姐，卻不大會下嫁到鄉下來的，所以當時的這個婚約，起初在根本上就有點兒不對。後來經我父親的一死，我們家裏，喪葬費用，就用去了不少。嗣後年復一年，母子三人，只吃着家裏的死飯。親戚戚屬，少不得又要對我們孤兒寡婦，時時加以一點剝削。母親又忠厚無用，在出賣田地山場的時候，也不曉得市價的高低，大抵是任憑族人在從中鉤搭。就因這種種關係的結果，到我們考取了官費，上日本的留學的那一年，我們這一家世代讀書的翁家山上的舊家，已經只剩得一點僅能維持衣食的住屋山場和幾塊荒田了。當我初次出國的時候，承蒙他們不棄，我那未來的親家，還送了我些贖儀路着。後來於冬假暑假回國的期間，也曾央原媒來催過完姻，可是接着就是我那致命的病症的發生，與我的學校的中輟，於是兩三年中，他們和我們的

間，便自然而然的斷絕了交往。到了這一夜的秋晚，當我那妹妹嫁後不久的時候，女家忽而又央了原媒來對母親說：「你們的大少爺，有病在身，婚娶的事情，當然是不大相宜的，而他家的小姐，也已經下了絕大的決心，立志終身不嫁了，所以這一個婚約，還是解除了的好。」說着就打開包裹，將我們傳紅時候交去的金玉如意，紅綠帖子等，拿了出來，退還了母親。我那忠厚老弱的娘，人雖則無用，但面子卻是死要的，一聽了媒人的這一番說話，目瞪口呆，立時就滾下了幾顆眼淚來。幸虧我在旁邊，做好做歹的對娘勸慰了好久，她總含着眼淚，將女家的回禮及八字全帖等檢出，交還了原媒。媒人去後，她又上山後我父親的墳邊去大哭了一場，直到傍晚，我和同族隣人等一道去拉她回來，她在路上，還流着滿臉的眼淚鼻涕，在很傷心地嗚咽。這一齣賴婚的怪劇，在我只有高興，本來是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可是由頭腦很舊的她看來，卻似乎是翁家世代的顏面家聲，都被他們剝盡了。自此以後，一直下來，將近十年，我和她母子二人，就日日的寡言少笑，相對煒煒，直到前年的冬天，我那妹夫死去，寡妹回來爲止，兩人所過的，都是些在煉獄裏似的沉悶的日子。

說起我那寡妹，她真也是前世不修。人雖則很大，身體雖則很強壯，但她的天性，卻永

這是一個天真活潑的小孩子。嫁過去那一年，來回郎的時候，她還是笑嘻嘻地如同上城裏去了一趟回來的樣子，但雙滿月之後，到年下邊回來的時候，從來不曉得悲泣的她，竟對我母親吊起眼淚來了。她們夫家的公公雖則還好，但婆婆的繁言苛語，小姑的刻薄尖酸，和男人的放蕩兇暴，使她一天到晚過不到一刻安閒自在的生活。工作操勞本係是她在家的時候所慣習的，倒並不以為苦，所最難受的，卻是多用一枝火柴，也要受婆婆責備的那一種儉約到不可思議的生活狀態。還有兩位小姑，左一句尖話，右一句毒語，彷彿從前我娘的不准他們早來迎娶，致使她們的哥哥染上了遊蕩的惡習，在外面養起了女人，這一件事情，完全是我妹妹的罪惡。結婚之後，新郎的惡習，仍舊改不過來，反而是在城裏他那舊情人家裏過的日子多，在新房裏過的日子少，這一筆賬，當然又要寫在我妹妹身上。婆婆說她不會侍奉男人，小姑們說她不會勸不會騙。有時候公公看得難受，替她申辯一聲，婆婆就尖着喉嚨，要罵上公公的臉去：「你這老東西！臉要不要，臉要不要，你這扒灰老！」因我那妹夫，過的是這一種不自然的生活，所以前年夏天，就染了急病死掉了，於是我那妹妹又多了一個尅夫的罪名。妹妹年輕守寡，公公少不得總要對她客氣一點，婆婆在這裏就算抓住了扒

灰的證據，三日一場吵，五日一場鬧，還是小事，有幾次在半夜裏，兩老夫婦還會大笑大罵的喧鬧起來。我妹妹於有一回被罵被逼得特別厲害的爭吵之後，就很堅決地搬回到了家裏來住了。自從她回來之後，我娘非但得到了一個很大的幫手，就是我們家裏的沈悶的空氣，也緩和了許多。

這就是和你別後，十幾年來，我在家裏所過的生活的大概。平時非但不上城裏去走走，當風雪盈塗的冬季，我和我娘簡直有好幾個月不出門外的時候。我妹妹回來之後，生活又約略變過了。多年不做的焙茶事業，去年也竟出產了一二百斤。我的身體，輕了十幾年的靜養，似乎也有一點把握了，從今年起我并且在山上的晏公祠裏參加了一個訓蒙的小學，居然也做了一位小學教師。但人生是動不得的，稍稍一動，就如滾石下山，變化便要接連不斷的簇生出來。我因為在教教書，而家裏頭又勉強地幹起了一點事業，今年夏季，居然又有人來同我議婚了，新娘是近隣鄉村裏的一位老處女，今年二十七歲，家裏雖稱不得富有，可也是小康之家。這位新娘，因為從小就讀了些書，曾在城裏進過學堂，相貌也還過得去——好幾年前，我曾經在一處市場上看見她過一眼的——故而高不湊，低不就，等閑便度過了

她的錦樣的青春。我在教書的學校裏的那位名譽校長——也是我們的同族——本來和他是舊親，所以這位校長，就在中間做了個傳紅線的冰人，我獨居已經慣了，并且身體也不見得分外強健，若一結婚，難保得舊病的不會復發，故而對這門親事當初是斷然拒絕了的。可是我那年老的母親，卻仍是雄心未死，還在想我結一頭親，生下幾個玉樹芝蘭來，好重振重振我們的這已經墜落了很久的家聲，於是這親事就又同當年生病的時候服草藥一樣，勉強地被壓上我的身上來了。我哩，本來也已經入了中年了，百事原都看得很穿，又加以這十幾年的疏散和無爲，覺得在這世上任你什麼也沒甚大不了的事情，落得隨隨便便的過去，橫豎是來日也無多了，只教我母親喜歡的話，那就是我稍稍犧牲一點意見也使得。於是這婚議，就在很短的時間裏，成熟得妥妥帖帖，現在連迎娶的日期也已經揀好了，是舊曆九月十二。

是因爲這一次的結婚，我纔進城裏去買東西，纔發見了多年不見的你這老友的存在，所以結婚之日，我想請你來我這裏吃喜酒，大家來談談過去的事情。你的生活，從你的日記和著作中看來，本來也是同雲遊的僧道一樣的，讓出一點工夫來，上這一區僻靜的鄉間來住幾日，或者也是你所喜歡的事情。你來，你一定來，我們又可以回顧一回，回顧一去而不復返的少

年時代。

我娘的房間裏，有起響動來了，大約天總就快亮了罷。這一封信，整整地費了我一夜的時間和心血，通宵不睡，是我回國以後十幾年來不會有過的經驗。你單只看取了我的這一點熱忱，我想你也不好意思不來。

啊，鷄在叫了，我不想再寫下去了，還是讓我們見面之後，再來談罷！

一九三二年九月 翁則生上

剛在北平住了個把月，重回到上海的翌日，和我進出的一家書鋪裏，就送了這一封掛號加郵託轉交的厚信來。我接到了這信，捏在手裏，起初還以為是一位我認識的作家，寄了稿子來託我代售的，但翻轉信背一看，卻是杭州翁家山的翁某所發，我立時就想起了那位好學不倦，面容嫵媚，多年不相聞問的舊同學老翁。他的名字叫翁矩，則生是他的小名。人生得矮小娟秀，皮色也很白淨，因而看起來總覺得比他的實際年齡要小五六歲。在我們的一班裏，算他的年紀最小，操體操的時候，總是他立在最後的，但實際上他也只不過比我小了兩歲。那一年寒假之後，和他同去房州避寒，他的左肺尖，已經被結核菌損蝕得很厲害了。住

不上幾天，一位也住在那近邊養肺病的日本少女，很熱烈地和他要好了起來，結果是那位肺病少女的因興奮而病劇，他也就同失了舵的野船似地還回到了中國。以後一直十多年，我雖則在大學裏畢了業，但關於他的消息，却一向還不會聽見有人說起過。拆開了這封長信，上書室去坐下，從頭至尾細細讀完之後，我呆視着遠處，茫茫然如失了神的樣子，腦子裏翻騰起了許多感慨與回思。我遠遠的看出了他的那種柔和的笑容，聽見了他的沈靜而又清激的聲氣。直到天將暗下去的時候，我一動也不動，還坐在那裏冥想，而樓下的家人卻來催吃晚飯了，在吃晚飯的中間，我就和家裏的人談起了這位老同學。將那封長信的內容約略說了一遍，家裏的人，就勸我落得上杭州去旅行一趟，像這樣的秋高氣爽的時節，白白地消磨在煤烟灰土很深的上海，實在有點可惜，有此機會，落得去吃吃他的喜酒。

第二天仍舊是一天晴和爽朗的好天氣，午後二點鐘的時候，我已經到了杭州城站，在雇車上翁家山去了。但這一天，似乎是上海各洋行與機關的放假的日子，從上海來杭州旅行的人，特別的多。城站前面停在那裏候客的黃包車，都被火車上下來的旅客雇走了，不得已，我就只好上一家附近的酒店去吃午飯。在吃酒的當中，問了問堂館以去翁家山的路徑，他便

很詳細地指示我說：

「你只教坐黃包車到旗下的陳列所，搭公共汽車到四眼井下來走上去好了。

你又沒有行李，天氣又這麼的好，坐黃包車直去是不上算的。」

得到了這一個指教，我就從容起來了，慢慢的喝完了半斤酒，吃了兩大碗飯，從酒店出來，便坐車到了旗下。恰好是三點前後的光景，湖六段的汽車剛載滿了客人，要開出去。我到了四眼井下車，從山下稻田中間的一條石板路走進滿覺隲去的時候，太陽已經平西到三五十度斜角度的樣子，是牛羊下來，行人歸舍的時刻了。在滿覺隲的狹路中間，果然遇見了許多中學校的遠足歸來的男女學生的隊伍。上水樂洞口去坐下喝了一碗清茶，又拉住了一位農夫，問了聲翁則生的名字，他就曉得很詳細地告訴我說：

「是山上第二排的朝南的一家，他們那間樓房頂高，你一上去就可以看得見的。則生要討新娘子了，這幾天他們正在忙着收拾。這時候則生怕還在晏公祠的學堂裏哩。」

謝過了他的好意，付過了茶錢，我就順着上烟霞洞去的石級，一步一步的走上了山去。漸走漸高，人聲人影是沒有了，在將暮的晴天之下，我只看見了許多樹影。在半山亭裏立住

歇了一歇，回頭向東南一望，看得見的，只是些青蔥的山，和如雲的樹，在這些綠樹叢中，又是些這兒幾點，那兒一簇的屋瓦與白牆。

「啊啊，怪不得他的病會得好起來了，原來翁家山是在這樣的一個好地方。」煙霞洞我兒時也曾來過的，但當這樣晴爽的秋天，於這一個西下夕陽東上月的時刻，獨立在山中的空亭裏，來仔細賞玩景色的機會，却還不會有過。我看見了東天的已經滿過半弓的月亮，心裏正在羨慕翁則生他們老家的處地的幽深，而從背後又吹來了一陣微風，裏面竟含滿着一種說不出的撩人的桂花香氣。

「啊……」

我又驚異了起來：

「原來這兒到這時候還有桂花？我在以桂花著名的滿覺隴裏，倒不會看到，反而在這一塊冷僻的山裏面來聞吸濃香，這可真也是奇事了。」

這樣的一個人獨自在心中驚異着，聞吸着，賞玩着，我不知在那空亭裏立了多少時候，突然從脚下樹叢深處，卻幽幽的有晚鐘聲傳過來了，東噲，東噲地這鐘聲實在真來得緩慢而

淺清，我聽得耐不住了，拔起腳根，一口氣就走上了山頂，走到了那個山下農夫曾經教過我的煙霞洞西面翁則生家的近旁。約莫離他家還有半箭路遠時候，我一面喘着氣，一面就放大了喉嚨向門裏面叫了起來：

「喂，老翁！老翁！則生！翁則生！」

聽見了我的呼聲，從兩扇關在那裏的腰門裏開出來答應的，卻不是被我所喚的翁則生自己，而是我從來也沒有見過面的，比翁則生略高三五分的樣子，身體強健，兩頰微紅，看起來約莫有二十五的一位女性。

她開出了門，一眼看見了我，就立住腳驚疑似地略呆了一呆。同時我看見她臉上卻漲起了一層紅暈，一雙大眼睛眨了幾眨，深深地吞了一口氣，她似乎已經鎮靜下去了，便很腴腆地對我一笑。在這一臉柔和的笑容裏，我立時就看到了翁則生的面相與神氣，當然她是則生的妹妹無疑了，走上了一步，我就也笑着問她說：

「則生不在家麼？你是他的妹妹不是？」

聽了我這一句問話，她臉上又紅了一紅，柔和地笑着，半俯了頭，她方纔輕輕地回答我

說：

「是的，大哥還沒有回來，你大約是上海來的客人罷？吃中飯的時候，大哥還在說哩！」

這沈靜清澈的聲氣，也和翁則生的一色而沒有兩樣。

「是的，我是從上海來的。」

我接着說：

「我因為想使則生驚駭一下，所以電報也不打一個來通知，接到他的信後，馬上就動身來了。不過你們大哥的好日也太逼近了，實在可也沒有寫一封信來通知的時間餘裕。」

「你請進來罷，坐坐吃碗茶，我馬上去叫了他來，怕他聽到了你來真要驚喜得像瘋了一樣哩。」

走上臺階，我還沒有進門，從密堂後面的側門裏，卻走出了一位頭髮雪白，面貌清癯，大約有六十內外的老太太來。她的柔和的笑容，也是和她的女兒兒子的笑容一色一樣的。似乎已經聽見了我們在門口所交換過的談話了，她一開口就對我說：

「是郁先生麼？爲什麼不寫一封快信來通知？則生中上還在說，說你若要來，他打算進城上車站去接你去的。請坐，請坐，晏公祠只有十幾步路，讓我去叫他來罷，怕他真要高興得像什麼似的哩。」

說完了，她就朝向了女兒，吩咐她上廚房去燒碗茶來，她自己卻踏着很平穩的脚步，走出大門，下臺階去通知則生去了。

「你們老太太倒還輕健得很。」

「是的，她老人家倒還好。你請坐罷，我馬上起了茶來。」

她上廚下去起茶的中間，我一個人，在客堂裏倒得了一個細細觀察周圍的機會。則生他們的住屋，是一間三開間而有後軒後廂房的樓房。前面階沿外走落臺階，是一塊可以造廳造廂樓的大空地。走過這塊數丈大的空地，再下兩級臺階，便是村道了。越村道而下，再低數尺，又是一排人家的房子。但這一排房子，因爲都是平屋，所以擋不殺翁則生他們家裏的眺望。立在翁則生家的空地裏，前山後山的山景，是依舊歷歷可見的。屋前屋後，一段一段的山坡上，都長着些不大知名的雜樹，三株兩株夾在這些雜樹中間，樹葉短狹，葉與細枝之

間，滿撒着鋸末似的黃點的，卻是木犀花樹。前一刻在半山空亭裏聞到的香氣，源頭原來就係出在這一塊地方的。太陽似乎已下了山，澄明的光裏，已經看不見日輪的金箭，而山脚下的樹梢頭，也早有一帶晚煙籠上了。山上的空氣，真靜得可憐，老遠老遠的山脚下的村裏，小兒在呼喚的聲音，也清晰地聽得出來。我在空地裏立了一會，背着手又踱回到了翁家的客廳，向四壁掛在那裏的書畫一看，卻使我想起了翁則生信裏所說的事實。琳瑯滿目，掛在那裏的東西，果然是件件精緻，不像是鄉下人家的俗惡的客廳。尤其使我看得有趣的，是陳蒙寫的一堂歸去來辭的屏條，墨色的鮮豔，字跡的秀腴，有點像董香光而更覺柔媚，翁家的世代書香，只須上這客廳裏來一看就可以知道了。我立在那裏看字畫還沒有看得周全，忽而背後門外老遠的就飛來了幾聲叫聲：

「老郁！老郁！你來得真快！」

翁則生從小學校裏跑回來了，平時總很沉靜的他，這時候似乎也感到了一點興奮。一走進客堂，他握住了我的兩手，儘在喘氣，有好幾秒鐘說不出話來。等落在後面的他娘走到的時候，三人纔各放聲大笑了起來，這時候他妹妹也已經將茶燒好，在一個朱漆盤裏放着三碗

擡出來擺上桌子來了。

「你看，則生這小孩，他一聽見我說你到了，就同猴子似的跳回來了。」

她娘笑着對我說。

「老翁！說你生病生病，我看你倒仍舊不見得衰老得怎麼樣，兩人比較起來怕還是我老得多哩？」

我笑說着，將臉朝向了他的妹妹，去徵她的同意，她笑着不說話，只在守視着我們的歡喜笑樂的樣子。則生把頭一扭，向他娘指了一指，就接着對我說：

「因為我們的娘在這裏，所以我不敢老下去吓。并且媳婦兒也還不會娶到，一老就得做老光棍了，那還了得？」

經他這麼一說，四個人重又大笑起來了，他娘的老眼裏幾乎笑出了眼淚。則生笑了一會，就重新想起了似的替他妹妹介紹說：

「這是我的妹妹，她的事情，你大約是曉得的罷？我在那信裏是寫得好詳細的。」

「我們可不必你來介紹了，我上這兒來，頭一個見到的就是她。」

「噢，你們倒是有緣啊！蓮，你猜這位郁先生的年紀，比我大呢，還是比我小？」
他妹妹聽了這一句話，面色又漲紅了，正在躊躇困惑的中間，她娘卻止住了笑，問我說：

「郁先生，大約是和則生上下年紀罷？」

「那裏的話，我要比他大得多哩。」

「娘，你看還是我老呢還是他老？」

則生又把這問題轉向了他的母親。他娘仔細看了我一眼，就對他笑罵般的說：

「自然是郁先生來得老成穩重，誰更像你那樣的不脫小孩的脾氣呢！」

說着，她就走近了桌邊，舉起茶碗來請我喝茶。我接過來喝了一口，在茶裏又聞到了一種實在令人欲醉的桂花香氣。掀開了茶碗蓋，我俯首向碗裏一看，果然在綠瑩瑩的茶水裏散點着有一粒一粒的金黃的花瓣。則生以為我在看茶葉，自己拿起了一碗喝了一口，他就對我說：

「這茶葉是我們自己製的，你說怎麼樣？」

「我並不在看茶葉，我只覺這觸鼻的桂花香氣，實在可愛得很。」

「桂花嗎？這茶葉裏的還是第一次開的早桂，現在在開的遲桂花，纔有味哩！因為開得遲，所以日子也經得久。」

「是的是的，我一路上走來，在以桂花著名的滿覺隴裏，倒聞不着桂花的香氣。看看兩旁的樹上，都只剩了一簇一簇的淡綠的桂花托子了，可是到了這裏，卻同做夢似地，所聞吸的儘是這種濃豔的氣味。老翁，你大約是已經聞慣了，不覺得什麼罷？我……我……」

說到了這裏，我自家也忍不住笑了起來。則生儘管在追問我「你怎麼樣？你怎麼樣？」到了最後，我也只好說了。

「我。我開了，似乎要起性慾衝動的樣子。」

則生聽了，馬上就大笑了起來，他的娘和妹妹雖則並沒有明確地了解我們的說話的內容，但也曉得我們是在說笑話，母女倆便含着微笑，上廚下去預備晚飯去了。

我們兩人在客廳上談談笑笑，竟忘記了點燈，一道銀樣的月光，從門裏晒進了。則生看見了月亮，就站起來想去拿煤油燈，我卻止住了他，說：

「在月光底下清談，豈不是很好麼？你還記不記得起了那一年在井之頭公園裏的一夜遊行？」

所謂那一年者，就是翁則生患肺病的那一年秋天。他因為用功過度，變成了神經衰弱症。有一天他課也不去上，竟獨自一個在公寓裏發了一天的瘋。到了傍晚，他飯也不吃，從公寓裏跑出去了。我接到了公寓主人的注意，下學回來，就遠遠的在守視着他，看他走出了公寓，也就追蹤着他，遠遠地跟他一道到了井之頭公園。從東京到井之頭公園去的高架電車，本來是有前後的兩乘，所以在電車上，我和他並不遇着。直到下車出車站之後，我假裝無意中和他衝見了似的同他招呼了。他紅着雙頰，問我這時候上這野外來幹什麼，我說是來看月亮的，記得那一晚正是和這天一樣地有月亮的晚上。兩人笑了一笑，就一道的在井之頭公園的樹林裏走到了夜半方纔回來。後來聽他的自白，他是在那一天晚上想到井之頭公園去自殺的，但因為遇見了我，談了半夜，胸中的煩悶，有一半消散了，所以就同我一道又轉了回來。「無限胸中煩悶事，一宵清話又成空！」他自白的時候，還念出了這兩句詩來，藉作解嘲。以後他就因傷風而發生了肺炎，肺炎愈後，就一直的為結核菌所壓倒了。

談了許多懷舊談後，話頭一轉，我就提到了他的這一回的喜事。

「這一回的喜事麼？我在那信裏也會和你說過，」

談話的內容，一從空想追懷轉向了現實，他的聲氣就低了下去，又回復了他舊日的沈靜的態度。

「在我是無可無不可的，對這事情最起勁的，倒是我的那位年老的娘。這一回的一切準備麻煩，都是她老人家在替我忙的。這半個月中間，她差不多日日跑城裏。現在是已經弄得完完全全，什麼都預備好了，明朝一早，就要來搭燈彩，下午是女家送嫁裝來，後天就是正日。可是老郁：有一件事情，我覺得很難受，就是蓮兒——這是我妹妹的小名——近來，似乎是很不高興的樣子，她話雖則不說，但因為她是很天真的緣故，所以在態度上表情上處處我都看得出來。你是初同她見面，所以並不覺得什麼，平時她着實要活潑哩，簡直活潑得同現代的那些共產女郎一樣，不過她的活潑是天性的純真，而那些現代女郎，卻是學來的時髦。……按說哩，這心緒的惡劣，也是應該的，她雖則是一個純真的小孩子，但人非木石，究竟總有一點感情，看到了我們這裏的婚事熱鬧，無論

如何，總免不得要想起她自己的身世淒涼的。并且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動機，彷彿是她在覺得自己以後的寄身無處。這兒雖是娘家，但她卻是已經出過嫁的女兒了，哥哥討了嫂嫂，她還有什麼權利再寄食在娘家呢？所以我當這婚事在談起的當初，就一次兩次的對她說過了，不管她怎樣，她總是我的妹妹，除非她要再嫁，則沒有話說，要是不然的話，那她是一輩子有和我同居，和我對分財產的權利的，請她千萬不要自己感到難過。這一層意思，她原也明白，我的性情，她是曉得的，可是不曉得怎麼，她近來似乎總有點不大安閑的樣子。你來得正好，順便也可以勸勸她。并且明天發嫁粧結燈彩之類的事，怕她看了又要想到自己的身世，我想明朝一早就叫她陪你出去玩去，省得她在家裏一個人在暗中受苦。」

「那好極了，我明天就陪她去玩一天回來。」

「那可不對，假使是你陪她出去玩的話，那是形跡更露，愈加要使她難堪了。非要裝作是你帶她去作陪不行。彷彿是你想出去玩，但我卻沒有工夫陪你，所以只好勉強請她和你一道出去。要這樣，她纔安易。」

「好，好，就這麼辦，明天我要她陪我去逛五雲山去。」

正談到了這裏，他的那位老母從客室後面的那扇側門裏走出來了，看到了我們的坐在微明灰闇的客室裏談天，她又笑了起來說：

「十幾年不見的一段總賬，你們難道想在這幾刻工夫裏算牠清來麼？有什麼話談得那麼起勁，連燈都忘了點一點？則生，你這孩子真是瘋了，快立起來，把那盞保險燈點上。」

說着她又跑回到了廚下，去拿了一盒火柴出來。則生爬上桌子，在點那盞懸在客室正中的保險燈的時候，她就問我吃晚飯之先，要不要喝酒。則生一邊在點燈，一邊就從肩背上叫他娘說：

「娘，你以為他也是肺癆病鬼麼？郁先生是以喝酒出名的。」

「那麼你快下來去開鑪去罷，今天挑來的那兩罇酒，不曉得好不好，請郁先生嘗嘗看。」他娘聽了他的話後，也就昂起了頭，一面在看他點燈，一面在催他下來去開酒去。

「幸而是酒，請郁先生先嘗一嘗新，倒還不要緊，要是新娘子，那可使不得。」

他笑說着從桌子上跳了下來，他娘眼睛望着我，嘴唇卻朝着他啐了一聲說：

「你看這孩子，說話老是這樣不正經的！」

「因為他要做新郎官了，所以在高興。」

我也笑着對他娘說了一聲，旋轉身就一個人踱出了門外，想着——看這翁家山的秋夜的月明，屋內且讓他們母子倆去開酒去。

月光下的翁家山，又不相同了。從樹枝裏篩下來的千條萬條的銀綫，像是電影裏的白天的外景。不知躲在什麼地方的許多秋蟲的鳴唱，驟聽之下，滿以為在下急雨。白天的熱度，日落之後，忽然收斂了，於是草木很多的這深山頂上，也就起了一層白茫茫的透明霧障。山上電燈線似乎還沒有接上，遠近一家一來看得見的幾點煤油燈光，彷彿是大海灣裏的漁燈野火。一種空山秋夜的沈默的感覺，處處在高壓着人，使人肅然曾起一種畏敬之思。我獨立在庭前的月光裏看不上幾分鐘，心裏就有點寒竦竦的怕了起來，回身再走回客室，酒杯都已經熱汽蒸騰的擺好在那裏候客了。

四個人當吃晚飯的中間，則生又說了許多笑話。因為在前回聽取了一番他所告訴我的衷

情之後，我於舉酒杯的瞬間，偷眼向他妹妹望望，覺得在她的柔和的笑臉上，的確似乎是有
一種說不出的悲寂的表情流露在那裏的樣子。這一餐晚飯，吃盡了許多時間，我因為白天走
路走得不少，而談話之後又感到了一點興奮，肚子有點餓了，所以酒和菜，竟吃得比平時要
多一倍。到了最後將快吃完的當兒，我就向則生提出說：

「老翁，五雲山我倒還沒有去玩過，明天你可不可以陪我去玩一趟？」則生仍復以
他的那種滑稽的口吻回答我說：

「到了結婚的前一日，新郎官那裏非得開呢，還是改天再去罷，等新娘子來了之後，讓
新郎新婦抬了你去燒香，也還不遲。」

我卻仍復主張着說，明天非去不行。則生就說：

「那麼替你去叫一頂轎子來，你坐了轎子去，橫豎是明天轎夫會來的。」

「不行不行，遊山玩水，我是喜歡走的。」

「你認得路麼？」

「你們這一種鄉下的僻路，我那裏會認得呢？」

「那就怎麼辦呢？……………」

則生抓着頭皮，臉上露出了一臉爲難的神氣。停了一二分鐘，他就舉目向他的妹妹說：

「蓮！你怎麼樣？你是一位女豪傑，走路又能走，地理又熟悉，你替我陪了郁先生去怎麼樣？」

他妹妹也笑了起來，舉起眼睛來向她娘看了一眼。接着她娘就說：

「好的，蓮，還是你陪了郁先生去罷，明天你大哥是走不開的。」

我一看她臉上的表情，似乎已經有了答應的意思了，所以又追問了她一聲說：

「五雲山可着實不近哩，你走得動的麼？回頭走到半路，要我來背，那可辦不到。」

她聽了這話，就真同從心坎裏笑出來的一樣笑着說：

「別說是五雲山，就是老東嶽，我們也一天要往返兩次哩。」

從她的紅紅的雙頰，挺突的胸脯，和肥圓的肩臂看來，這句話也決不是她誇的大口。吃完晚飯，又談了一陣閑天，我們因爲明天各有忙碌的操作在前，所以一早就分頭到房裏去睡了。

山中的清曉，又是一種特別的情景。我因為昨天夜裏多喝了一點酒，上牀去一睡，就同大石頭掉下海裏似的一直就酣睡到了天明。窗外面吱吱唧唧的鳥聲喧噪得厲害，我滿以為還是夜半，月明將野鳥驚醒了，但睜開眼掀開帳子來一望，窗內窗外已飽浸着晴天爽朗的清晨光線，窗子上面的一角，卻已經有一縷朝陽的紅箭射到了。急忙滾出了被窩，穿起衣服，跑下樓去一看，她們母子三人，也已梳洗得妥妥服服，說是已經在做了箇把鐘頭的事情之後，平常她們總是於五點鐘前後起牀的，這一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山中住民的生活秩序，又使我對她們感到了無窮的敬意。四人一道吃過了早餐，我和則生的妹妹，就整了一整行裝，預備出發。臨行之際，他娘又叫我等一下子，她很迅速地跑上樓上去取了一枝黑漆手杖下來，說，這是則生生病的時候用過的，走山路的時候，用牠來撐扶撐扶，氣力要省得多，我感過了她的好意，就讓則生的妹妹上前帶路，走出了她們的大門。

早晨的空氣，實在澄鮮得可愛。太陽已經昇高了，但牠的領域，還只限於屋檐，樹梢，山頂等突出的地方。山路兩旁的細草上，露水還沒有乾，而一味清涼觸鼻的綠色草氣，和入在桂花香味之中，聞了好像是宿夢也能搖醒的樣子。起初還在翁家山村內走着，則生的妹

妹，對村中的同姓，三步一招呼，五步一立談的應接得忙不暇給。走盡了這村子的最後一家，沿了入谷的一條石板路走上下面面的時候，遇見的人也沒有了，前面的眺望，也轉換了一個樣子。朝我們去的方向看去，原又是岡巒的起伏和別墅的縱橫，但稍一住脚，掉頭向東面一望，一片同呵了一口氣的鏡子似的湖光，卻躺在眼下了。遠境從兩山之間的谷頂望去，並且還看得出一角城裏的人家，隱約藏躲在尚未消盡的湖霧當中。

我們的路先朝西北，後又向西南，先下了山坡，後又上了山背，因為今天有一天的時間，可以供我們消磨，所以一離了村境，我就走得特別的慢，每這裏看看，那裏看看的，看個不住。若看見了一件稍可注意的東西，那不管牠是風景裏的一點一堆，一山一水，或植物界的一草一木與動物界的一鳥一蟲，我總要拉住了牠，尋根究底的問得牠仔仔細細。說也奇怪，小時候只在村裏的小學校裏念過四年書的牠，——這是她自己對我說的——對於我所向的東西，卻沒有一樣不曉得的。關於湖上的山水古蹟，廟宇樓臺哩，那還不要去管牠，大約是生長在西湖附近的人，個個都能夠說出一個大概來的，所以她的知道得那麽詳細，倒還在情理之中，但我覺得最奇怪的，卻是她的關於這西湖附近的區域之內的種種動植物的知識。

無論是如何小的一隻鳥一個蟲，一株草，一條樹，她非但各能把牠們的名字叫出來，并且連幾時孵化，幾時他遷，幾時鳴叫，幾時脫殼，或幾時開花，幾時結實，花的顏色如何，果的味道如何等，都說得非常有趣而詳盡，使我覺得彷彿是在讀一部活的倬候脫的賽兒鵬自然史（G. White's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而倬候脫的書，卻決沒有敘述得她那麼樸實自然而富於刺激，因為聽聽她那種舒徐清澈的語氣，看看她那一雙天生成像飽使過耐吻脂胭脂般的紅脣，更加上以她所特有的那一臉微笑，在知的分子之外還不得不添一種情的成分上去，於書的趣味之上更要兼一層人的風韻在裏頭。我們慢慢的談着天，走着路，不上一個鐘頭的光景，我竟恍恍惚惚，像又回復了青春時代似的完全爲她迷倒了。

她的身體，也真發育得太完全，穿的雖是一件鄉下裁縫做的不大合式的大綢夾袍，但在我的前面一步一步的走去，非但她的肥美的後部，緊密的腰部，和斜圓的腰部的曲線，真得要羨生異想，就是她的兩隻圓而且軟的肩膊，多看一歇，也要使我貪鄙起來。立在她的前面和她講話哩，則那一雙水濛濛的大眼，那一個隆整的尖鼻，那一張紅白相間的橢圓嫩臉，和因走路走得氣急，一呼一吸漲落得特別快的那個高突的胸脯，又要使我惱殺。還有她那一頭

不會剪去的黑髮哩，梳的雖然是一個自在的懶結，但一映到了她那個圓而且白的額上，和短而且腴的頸際，看起來，又格外的動人。總之，我在昨天晚上，不會在她身上發見的康健和自然的美點，今天因這一回的遊山，完全被我觀察到了。此外我又在她的談話之中，證實了翁則生也和我曾經講到過的她的生性的活潑與天真。譬如我問她今年幾歲了？她說，二十八歲。我說這真看不出，我起初還以為你只有二十三四歲，她說，女人不生產是不大會老的。我又問她，對於則生這一回的結婚，你有點什麼感觸？她說，另外也沒有什麼，不過以後長住在娘家；似乎有點對不起大哥和大嫂。像這一類的純粹真率的談話，我另外還聽取了許多，她的樸素的天性，看看如翁則生之所說，是一個永久的小孩子的天性。

爬上了龍井獅子峯下的一處平坦的山頂，我於聽了一段她所講的如何的栽培茶葉，如何的摘取焙烘，與那時候的山家生活的如何緊張而有趣的故事之後，便在路旁的一塊大岩石上坐下了。遙對着在晴天天下太陽光裏躺着的杭州城市，和近水遙山，我的雙眼只凝視着蒼空的一角，有半晌不會說話。一邊在我的腦裏，卻只在回想着德國的一位名廷生（Jenson）的作家所著的一部小說野紫薇愛立喀（Die Braune Erika）。這小說後來又有一位英國的作家哈

特生 (Hodson) 摹仿了，寫了一部綠陰 (Green Mansions) 兩部小說裏所描寫的，都是一個極可愛的生長在原野裏的天真的女性，而女主人公的結果後來都是大不好的？我沈默着癡想了好久，她卻從我背後用了她那隻肥軟的右手很自然地搭上了我的肩膀。

「你一聲也不響的在那裏想什麼？」

我就伸上手去把她的那隻肥手捏住了，一邊就扭轉了頭微笑着看入了她的那雙大眼，因為她是坐在我的背後的。我捏住了她的手又默默對她注視了一分鐘，但她的眼裏臉上卻絲毫也沒有羞懼興奮的痕跡出現，她的微笑，還依舊同平時一點兒也沒有什麼的笑容一樣。看了我這一種奇怪的形狀，她過了一歇，反又很自然的問我說：

「我究竟在那裏想什麼？」

倒是我被她問得難為情起來了，立時覺得兩頰就潮熱病起來。先放開了那隻被我捏住在那兒的手，然後乾咳了兩聲，最後我就鼓動了勇氣，發了一聲同被絞出來似的答語：

「我……我在這兒想你！」

「是在想我的將來如何的和他們同住麼？」

她的這句反問，又是非常的率真而自然，滿以為我是在為她設想的樣子。我只好沈默着把頭點了幾點，而眼睛裏却酸溜溜的覺得有點熱起來了。

「啊，我自己倒並沒有想得什麼傷心，為什麼，你，你卻反而為我流起眼淚來了呢？」

她像吃了一驚似的立了起來問我，同時我也立起來了，且在將身體起立的行動當中，乘機拭去了我的眼淚。我的心地開朗了，慾情也淨化了，重復向南慢慢走上嶺去的時候，我就把剛纔我所想的心事，盡情告訴了她。我將那兩部小說的內容講給了她聽，我將我自己的邪心說了出來，我對於我剛纔所觸動的那一種自己的心情，更下了一個嚴正的批判，末後，便這樣的對她說：

「對於一個潔白得同白紙似的天真小孩，而加以玷污，是不可赦免的罪惡。我剛纔的一念邪心，幾乎要使我犯下這個大罪了。幸虧是你的那顆純潔的心，那顆同高山上的深雪似的心，卻救我出了這一個險。不過我雖則犯罪的形跡沒有，但我的心，卻是已經犯過罪的。所以你要罰我的話，就是處我以死刑，我也毫無悔恨，你若以為我是那樣卑鄙，而將來永沒有改善的希望的話，那今天晚上回去之後，向你大哥母親，將我的這一種行

爲宣佈了也可以。不過你若以爲這是我的一時糊塗，將來是永也不會再犯的話，那請你相信我的誓言，以後請你當我作你大哥一樣那樣的看待，你若有意有難，有不了的事，情，我總情願以死來代替着你。」

當我在對她作這些懺悔的時候，兩人起初是慢慢在走的，後來又在路旁坐下了。說到了最後的一節，倒是她反同小孩子似的發着抖，捏住了我的兩手，倒入了我的懷裏，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我等她哭了一陣之後，就拿出了一塊手帕來替她揩乾了眼淚，將我的嘴脣輕輕地擱到了她的頭上。兩人偎抱着沈默了好久，我又把頭俯了下去，問她，我所說的這段話的意思，究竟明白了沒有。她眼看着在了地上，把頭點了幾點。我又追問了她一聲：

「那麼你承認我以後做你的哥哥了不是？」

她又俯視着把頭點了幾點，我撒開了雙手，又伸出去把她的頭捧了起來，使她的臉正對着我。對我凝視了一會，她的那雙淚珠還沒有收盡的水汪汪的眼睛，卻笑起來了。我乘勢把她一拉，就同她攜着手並立了起來。

「好，我們是已經決定了，我們將永久地結作最親愛最純潔的兄妹。時候已經不早了，

讓我們快一點走，趕上五雲山去吃飯去。」

我這樣說着，攙着她向前一走，她也恢復了早晨剛出發的時候的元氣，和我並排着走向了前面。

兩人沈默着向前走了幾十步之後，我側眼向她一看，同奇蹟似地忽而在她的臉上看出了一層一點兒憂慮也沒有的滿含着未來的希望和信任的聖潔的光輝來。這一種光耀，卻是我在這一刻以前的她的臉上從沒有看見過的。我愈看愈覺得對她生起敬愛的心思來了，所以不知不覺，在走路的當中竟接連着看了她好幾眼。本來只是笑嘻嘻地在注視着前面太陽光裏的五雲山的白牆頭的她，因為我的脚步的遲亂，似乎也感覺到了我的注意力的分散了，將頭一側，她的雙眼，卻和我的視線接成了兩條軌道。她又笑起來了，同時也放慢了脚步。再向我看了一眼，她纔靦覷地開始問我說：

「那我以後叫你什麼呢？」

「你叫則生叫什麼，就叫我也叫什麼好了。」

「那麼——大哥！」

大哥的兩字，是很急速的緊連着叫出來的，聽到了我的一聲高聲的「啊！」的應聲之後，她就漲紅了臉，撒開了手，大笑着跑上前面去了。一面跑，一面她又回轉頭來，「大哥！」「大哥！」的接連叫了我好幾聲。等我一面叫她別跑，一面我自己也跑着追上了她背後的時候，我們的去路已經變成了一條很窄的石嶺，而五雲山的山頂，看過去也似乎是很近了。仍復了平時的地步，兩人分着前後，在那條窄嶺上緩步的當中，我纔覺得真真是成了她的哥哥的樣子，滿含着慈愛，很正經地吩咐她說：

「走得小心，這一條嶺多麼險啊！」

走到了五雲山的財神殿裏，太陽剛當正午，廟裏的人已經在那裏吃中飯了。我們因為在太陽底下的半天行路，口已經乾渴得像旱天的樹木一樣，所以一進客堂去坐下，就教他們先起茶來，然後再開飯給我們吃。洗了一個手臉，喝了兩三碗清茶，靜坐了十幾分鐘，兩人的疲勞興奮，都已平復了過去，這時候饑餓卻抬起頭來了，於是就又催他們快點開飯。這一餐只我和她兩人對食的五雲山上的中餐，對於我正敵得過英國詩人所幻想着的亞力山大王的高宴，若講到心境的滿足，和諧，與食慾的高潮亢進，那恐怕亞力山大王還遠不及當時的

我。

吃過午飯，管廟的和尙又領我們上前後左右去走了一圈。這五雲山，實在是高，立在廟中間上，闊窗向東北一望，湖上的羣山，都像是青色的土堆了。本來西湖的山水的妙處，就在於牠的比舞臺上的布景又真實偉大一點，而比各處的名山大川又同益景似地整齊渺小一點這地方。而五雲山的氣概，卻又完全不同了。以其山之高與境的僻，一般脚力不健的遊人是不會到的，就在這一點上，五雲山已略備着名山的資格了，更何況前面遠處，蜿蜒盤曲在青山綠野之間的，是一條歷史上也着實有名的錢塘江水呢？所以若把西湖的山水，比作一隻鎖在鐵籠子裏的白熊來看，那這五雲山峯與錢塘江水，便是一隻深山的野鹿。籠裏的白熊，是只能滿足滿足膽怯無力者的冒險雄心的，至於深山的野鹿，雖沒有高原的獅虎那麼雄壯，但一股自由奔放之情，卻可以從牠那裏攝取得來。

我們在五雲山的南面，又看了一會錢塘江上的帆影與青山，就想動身上我們的歸路了，可是舉起頭來一望，太陽還在中天，只西偏了沒有幾分。從此地回去，路上若沒有耽擱，是不消兩個鐘頭，就能到翁家山上的；本來是打算出來把一天光陰消磨過去的我們，回去得這

樣的早，豈不是辜負了這大好的時間了麼？所以走到了五雲山西南角的一條狹路邊上的時候，我就又立了下來，拉着了她的手親親熱熱地問了她一聲：

「璋，你還走得動走不動？」

「起碼三十里路總還可以走的。」

她說這句話的神氣，是富有着自信和決斷，一點也不帶些誇張賣弄的風情，真是自然到了極點，所以使我看了不得不伸上手去，向她的下巴底下撥了一撥。她怕癢，縮着頭頸笑起來了，我也笑開大口，對她說：

「讓我們索性上雲棲去罷！這一條是去雲棲的便道，大約走下去，總也沒有多少路的，你若是不動的話，我可以背你。」

兩人笑着說着，似乎只轉瞬之間，已經把那條狹窄的下山便道走盡了大半了。山下面儘是些綠玻璃似的翠竹，西斜的太陽晒到了這條塢裏，一種又清新又寂靜的淡綠色的光同清水一樣，滿浸在這附近的空氣裏在流動。我們到了雲棲寺裏坐下，剛喝完了一碗茶，忽而前面的大殿上，有嘈雜的人聲起來了，接着就走進了兩位穿着分外寬大的黑布和尚衣的老僧來。

知客僧便指着他們誇耀似地對我們說：

「這兩位高僧，是我們方丈的師兄，年紀都快八十歲了，是從城裏某公館裏回來的。」城裏的某巨公，的確是一位佞佛的先鋒，他的名字，我本係也聽見過的，但我以為同和尚來談這些俗天，也不大相稱，所以就話頭扯了開去，問和尚大殿上的嘈雜的人聲，是為什麼而起的。知客僧輕鄙似地笑了一笑說：

「還不是城裏的轎夫在敲酒錢？轎錢是公館裏付了來的，這些窮人心實在太兇。」這一個伶俐世俗的知客僧的說話，我實在聽得有點厭起來了，所以就要求他說：

「你領我們上寺前寺後走走罷？」

我們看過了「御碑」及許多石刻之後，穿出大殿，那幾個轎夫還在咕嚕着沒有起身，我一半也覺得走路走得太多了，一半也想給那個知客僧以一點顏色看看，所以就走了上去對轎夫說：

「我給你們兩塊錢一個人，你們抬我們兩人回翁家山去好不好？」

轎夫們喜歡極了，同打過嗎啡針後的鴉片嗜好者一樣，立時將態度一變，變得有說有笑

了。

知客僧又陪我們到了寺外的修竹叢中，我看了竹上的或刻或寫在那裏的名字詩句之類，心裏倒有點奇怪起來，就問他這是什麼意思。於是他也同轎夫他們一樣，笑迷迷地對我說了一大串話。我聽了他的解釋，倒也覺得非常有趣，所以也就拿出了五圓紙幣，遞給了他，說：

「我們也來買兩枝竹放放生罷！」

說着我就向立在我旁邊的她看了一眼，她卻正同小孩子得到了新玩意兒還不敢去撫摸的一樣，微笑着靠近了我的身邊輕輕地問我：

「兩枝竹上，寫什麼名字好？」

「當然是一枝上寫你的，一枝上寫我的。」

她笑着搖搖頭說：

「不好，不好，寫名字也不好，兩個人分開了寫也不好。」

「那麼寫什麼呢？」

「只教把今天的事情寫上去就對。」

我靜立着想了一會，恰好那知客僧向寺裏去拿的油墨和筆也已經拿到了。我揀取了兩株並排着的大竹，提起筆來，就各寫上了「郁翁兄妹放生之竹」的八個字。將年月日寫完之後，我擱下了筆，回頭來問她這八個字怎麼樣，她真像是心花怒放似的笑着，不說話而儘在點頭。在綠竹之下的這一種她的無邪的憨態，又使我深深地，深深地受了一個感動。

坐上轎子，向西向南的在竹蔭之下走了六七里坂道，出梵村，到關口西首，從九溪口折入九溪十八澗的山坳，登楊梅嶺，到南高峯下的翁家山的時候，太陽已經懸在北高峯與大竺山的兩峯之間了。她們的屋裏，早已掛上了滿堂的燈彩，上面的一對紅燭，也已經點盡了一半的樣子。嫁粧似乎已經在新房裏罷好，客廳上看熱鬧的人，也早已散了。我們轎子一到，則生和他的娘，就笑着迎了出來。我就付了錢，一踱進門檻，他娘就問我說：

「早晨拿出去的那枝手杖呢？」

我被她一問，方纔想起，便只笑着搖搖頭對她慢聲的說：

「那一枝手杖麼——做了我的祭禮了。」

「做了你的祭禮？什麼祭禮？」

則生驚疑似地問我。

「我們在獅子峯下，拜過天地，我已經和你妹妹結成了兄妹了。那一枝手杖，大約是忘記在那塊大岩石的旁邊的。」

正在這個時候，先下轎而上樓去換了衣服下來的他的妹妹，也嬉笑着，走到了我們的旁邊。則生聽了我的話後，也就笑着對他的妹妹說：

「蓮，你們真好！我們倒還沒有拜堂，而你和老郁，卻已經在獅子峯拜過天地了，並且還把我一枝手杖忘掉，作了你們的祭禮。娘！你說這事情應怎麼罰罰他們？」

經他這一說，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我也情願自己認罰，就認定後日餽房，算作是我一個人的東道。

這一晚翁家請了媒人，及四五個近族的人來吃酒，我和新郎官，在下面奉陪。做媒人的那位中老鄉紳，身體雖則並不十分肥胖，但相貌態度，卻也是很裕富的樣子。我和他兩人乾杯，竟乾滿了十八九杯。因酒有點微醉，而日裏的路，也走得很多，所以這一晚睡得比前一

晚還要沉熟。

九月十二的那一天結婚正日，大家整整忙了一天。婚禮雖係新舊合參的儀式，但因兩家都不喜歡鋪張，所以百事也還比較簡單。午後五時，新娘轎到，行過禮後，那位好好先生的媒人硬要拖我出來，代表來賓，說幾句話。我推辭不得，就先把我和則生在日本念書時候的交情說了一說，末了我就想起了則生同我說的遲桂花的好處，因而就抄了他的一段話來恭祝他們：

「則生前天對我說，桂花開得愈遲愈好，回爲開得遲，所以經得日子久，現在兩位的結婚，比較起平常的結婚年齡來，似乎是覺得大一點了，但結婚結得遲，日子也一定經得久。明年遲桂花開的時候，我一定還要上翁家山來。我豫先在這兒計算，大約明年來的時候，在這兩株遲桂花的中間，總已經有一枝早桂花發出來了。我們大家且等着，等到明年這個時候，再一同來吃他們的早桂的喜酒。」

說完之後，大家就坐擁來吃喜酒。猜拳。鬧鬧房，一直鬧到了半夜，各人方纔散去。當這一日的中間，我時時刻刻在注意着偷看則生的妹妹的臉色，可是則生所說而我也曾看到

過的那一種悲寂的表情，在這一日當中卻終日沒有在她的臉上流露過一絲痕跡。這一日，她笑的時候，真是樂得難耐似的完全是很自然的樣子。因了她的這一種心情的反射的結果，我當然可以不必說，就是則生和她的母親，在這一日裏，也似乎是愉快到了極點。

因為兩家都喜歡簡單成事的緣故，所以三朝回郎等繁縟的禮節，都在十三那一天白天行完了，晚上餽房，總算是我的東道。則生雖則很希望我在他家裏多住幾日，可以和他及他的妹妹談談笑笑，但我一則因為還有一篇稿子沒有做成，想另外上一個更僻靜點的地方去做文章，二則我覺得我這一次吃喜酒的目的也已經達到了，所以在餽房的翌日，就離開翁家山去乘早上的特別快車趕回上海。

送我到車站的，是翁則生和他的妹妹兩個人。等開車的信號鐘將打，而火車的機頭上在吐白烟的時候，我又從車窗裏伸出了兩手，一隻捏着了則生，一隻捏着了他的妹妹，很重很重地捏了一回，汽笛鳴後，火車微動了，他們兄妹倆又隨車前走了許多步，我也俯出了頭，叫他們說：

「則生！蓮！再見！再見！但願得我們都是遲桂花！」

火車開出了老遠老遠，月台上送客的人都回去了，我還看見他們兄妹倆直立在東面月台
逢外的太陽光裏，在向我揮手。

一九三二年十月在杭州寫。

讀在注意！這小說中的人物事蹟，當然都是虛擬的，請大家不要誤會。 作者附註

微雪的早晨

這一個人，現在已經不在世上了；而他的致死的原因，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明白。

他的面貌很清秀，不像是一個北方人。我和他初次在教室裏見面的時候，總以為他是江
浙一帶的學生；後來聽他和先生說話的口氣，纔知道他是北直隸產。在學校的寄宿舍裏和他
同住了兩個月，在圖書室裏和他見了許多次數的面，又在一天禮拜六的下午，和他同出西便
門去騎了一次騾子，纔知道他是京兆的鄉下，去京城只有十八里地的殷家集的農家之子，是
在北京師範畢業之後，考入這師範大學裏來的。

一班新進學校的同學，都是趾高氣揚的青年，只有他，貌很柔和，人很謙遜，穿着一件

青竹布的大褂，上課的第一天，就很勤懇的拿了一枝鉛筆和一冊筆記簿，在那裏記錄先生所說的話。

當時我初到北京，朋友很少。見了一般同學，又只是心虛膽怯，恐怕我的窮狀和淺學被他們看出，所以到學校後的一個禮拜之中，竟不敢和同學攀談一句話。但是對於他，我心裏卻很感着幾分親熱，因為他的坐位，是在我的前一排，他的一舉一動，我都默默的在那裏留心的看着，所以對於他的那一種謙恭的樣子，及和我一樣的那種沈默怕羞的態度，心裏却早起了共鳴。

是我到學校後的第二個星期的一天早晨，我一早就起了床，一個人在操場裏讀英文。當我讀完了一節，靜靜地在翻閱後面的沒有教過的地方的時候，我忽而覺得背後彷彿有人立在那裏的樣子。回頭來一看，果然看見他含了笑，也拿了一本書，立在我的背後去牆不過二尺的地方，在那裏對我看著。我回過頭來看他的時候，同時他對我說：「您真用功啊，」我倒被他說得臉紅了！也只好笑着對他說：「您也用功得很！」

從這一回之後，我們倆就談起天來了。兩個月之後，因為和他在圖書室裏老是在一張桌

上看書的原因，所以交情尤其覺得親密。有一天禮拜六，天氣特別的好，前夜下的雨，把輕塵壓住，晚秋的太陽曬得和暖可人，又加以午後一點鐘教育史，先生請假，吃了中飯之後，兩個人在閱報室裏遇見了，便不約而同的說出了一句話來：

「天氣真好極了，上那兒去散散步罷！」

我北京的地理不熟悉，所以一個人不大敢跑出去。到京住了兩月之久，在禮拜天和假日裏去過的地方，只有三殿和中央公園。那一天因為天氣太好，很想上郊外去走走，一見了他，就臨時想定了主意，喊出了那一句話來。同時他也彷彿在那裏想上城外去跑，見了我，也自然而然的發了這一個提議，所以我們倆不待說第二句話，就走上了向校門的那條石砌的大路。走出校門之後，第二個問題就起來了。「上那裏去呢？」

在琉璃廠正中的那條大道上，朝南迎着日光走了幾步，他就笑着問我說：

「李君，你會騎騾兒不會？」

我在蘇州住中學住過四年，騾子是當然無騎的，聽了他那一句話，忽而想起了中學時代騎騾子上虎丘去的興致來，所以馬上就贊成說：

「北京也有騾子麼？讓我們去騎騎試試！」

「騾兒多得很，一出城門就有，我就怕你不会騎呀。」

「我騎倒是會騎的。」

兩人說說走走，到西便門附近的時候，已經是快兩點了。雇好了騾子，騎向白雲觀去的路上，身上披滿了黃金的日光，肺部飽吸着西山的爽氣，我們兩人覺得做皇帝也沒有這樣的快樂。

北京的氣候，一年中以這一個時期為最好。天氣不寒不熱，大風期還沒有到來。淨碧的長空，返映着遠山的濃翠，好像是大海波平時的景像。况且這一天午後，剛當前夜小雨之餘，路上微塵不起，兩旁的樹葉還未落盡的洋槐，榆樹的枝頭，清翠欲滴，大有首夏清和的意思。

出了西便門，野田裏的黍稷都已收割起了，農夫在那裏耕耨播種的地方也有，但是大半的地上都還清清楚楚的空在那裏。

我們騎過了那乘石橋，從白雲觀後遠看西山的時候，兩個人不知不覺的對視了一回，各

作了一種會心的微笑，又同發了一聲讚嘆：

「真好極了！」

出城的時候，騾兒跑得很快，所以在白雲觀裏走了一陣出來，太陽還是很高。他告訴我：

「這白雲觀，是道士們會聚的地方。清朝慈禧太后也時常來此宿歇。每年正月自初一起到十八止，北京的婦女們遊冶子來此地燒香馳馬的，路上滿都擁擠。那時候橋洞底下，還有老道坐着，終日不言不語，也不吃東西，說是得道的。老人堂裏更坐着一排白髮的道士，身上寫明幾百歲幾百歲，騙取女人們的金錢不少。這一種妖言惑衆的行爲，實在應該禁止的，而北京當局者的太太小姐們還要前來摸拜施捨，以誇她們的闊綽，你說可氣不可氣？」

這也是令我佩服他不置的一個地方，因為我平時看見他儘是一味的在那裏用功，然而談到了當時的政治及社會的陋習，他却慷慨激昂，講出來的話句句中肯，句句有力，不像是個讀書的人。尤其是對於時事，他發的議論，激烈得很，對於那些軍閥官僚，罵得淋漓盡致。

我們走出了白雲觀，因為時候還早，所以又跑上前面天寧寺的塔下去了一趟。寺裏有兵駐紮在那裏，不准我們進去，他去交涉了一番，也終於不行。所以在回來的路上，他又切齒的罵了一陣：

「這些狗東西，我總得殺他們乾淨。我們百姓的兒女田廬，都被他們侵佔盡了。總有一天報他們的仇。」

經過了這一次郊外遊行之後，我們的交情又進了一步。上課的時候，他坐在我的前頭，我坐在他的後一排，進出當然是一道。寢室本來是離開兩間的，然而他和一付我的同房間的辦妥了交涉，竟私下搬了過來。在圖書室裏，當然是一起的。自修室却没有法子搬攏來，所以只有自修的時候，我們兩人不能同伴。

每日的日課，大抵是一定的。平常的時候，我們都到六點半鐘就起床，拿書到操場上去讀一個鐘頭。早飯後上課，中飯後看半點鐘報，午後三點鐘課餘下來，上圖書室去讀書。晚上自修兩個鐘頭，洗一個臉，上寢室去雜談一會，就上床睡覺。我自從和他住在一道之後，覺得興趣也好得多，用功也更加起勁了。

可是有一點，我時常在私心害怕，就是中學裏時常有的那一種同學中的風說。他的相兒，雖則很清秀，然而兩道眉毛很濃，嘴唇極厚，一張不甚白哲的長方臉，無論何人看起來，總是一位有男性美的青年。萬一有風說起來的時候，我這身材矮小的南方人，當然要居於不利的地位。但是這私心的恐懼，終沒有實現出來，一則因為大學生究竟比中學生智識高一點，二則大約也是因為他的勤勉的行爲和凜不可犯的威風可以壓服衆人的緣故。

這樣的又過去了兩個月，北風漸漸的緊起來，京城裏的居民也感到寒威的逼迫了，我們學校裏開始考試，到了舊曆十二月底，便放了年假。

同班的同學，北方人大抵回家去過年；只有貧而無歸的我和其他的二三個南方人，臉上只是一天一天的枯寂下去，眼看得同學們一個一個的興高彩烈地整理行篋，心裏每在洒喪家的苦淚。同房間的他因為看得我這一種狀況，也似乎不忍別去，所以考完的那一天中午，他就同我說：

「年假期內，我也不打算回去，好在這兒多讀一點書。」但有考試完後的兩天，圖書室也閉門了，同房間的同學只剩了我和他的兩個人。又加以寢室內和自修室裏火爐也沒有，電

燈也似乎滅了光，冷灰灰的蟄伏在那裏，看書終究看不進去。若去看戲遊玩呢，我們又沒有這些錢；上街去走走呢，冰寒的大風灰沙裏，看見的又都是些殘年的急景和來往忙碌的行人。

到了放假後的第三天，他也垂頭喪氣的急起來了。那一天早晨，天氣特別的冷，我們開了眼，談着話，一直睡到十點多鐘纔起床。餓着肚在房裏看了一回雜誌，他忽兒對我說：

「李君，我們走罷；你到我們鄉下去過年好不好？」

當他告訴我不回家去過年的時候，我已經看出了他對我的好意，心裏着實的過意不去，現在又聽了他這話，更加覺得對他不起，所以就對他說：

「你去罷！家裏又近，回家去又可以享受夫婦的天倫之樂，爲什麼不回去呢？」

但他無論如何總不肯一個人回去，從十點半鐘講起，一直講到中午吃飯的時候止，他總要我和他一道，纔肯回去。他的脾氣是很古怪，平時沈默寡言，凡事一說出口，却不肯改過口來。我和他相處半年，深知他有這一種執拗不濶之習氣，所以到後來就終究答應了他，和他一道上他那裏去過年。

那一天早晨很冷，中午的時候，太陽還躲在灰白的層雲裏，吃過中飯，把行李收拾了一收拾，正要雇車出去的時候，寒空裏卻下起鵝毛似的雪片來了。

雇洋車坐到永定門外，從永定門我們再雇驢車到聚家集去。路上來往的行人很少，四野空闊，只有幾簇枯樹林在那裏點綴冬郊的寂寞。雪片儘是一陣一陣的大起來，四面的野景，渺渺茫茫，從車篷缺處看出去，好像是披着了一層薄紗似的。幸虧我們車是往南行的，北風吹不着，但驢背的雪片積得很多，溶化的熱氣一道一道的偷進車箱裏來，看去好像是驢子在那裏出汗的樣子。

冬天的短日，陰森森的晚了，驢車裏搖動雖則很厲害，但我已經昏昏的睡着。到了他搖我醒來的時候，我同做夢似的不曉得身子在甚麼地方。張開眼睛來一看，只覺得車篷裏黑得怕人。他笑着說：

「李君！你醒醒罷！你瞧，前面不是有幾點燈火看見了麼？那兒就是聚家集吓！」

又走了一陣，車子到了他家的門口，下車之後，我的脚也盤坐得麻了。走進他的家裏去一看，裏邊却寬敞得很。他的老父和母親，喜歡得了不得。我們在一盞煤油燈下，吃完了晚

飯，他的媳婦也出來爲我在一張暖炕上鋪起被褥來。說起他的媳婦，本來是生長在他家裏的童養媳，是於去年剛合婚的。兩隻腳纏得很小，相兒雖則不美，但在鄉下也不算很壞。不過衣服的樣子太古，從看慣了都市人士的我們看來，她那件青布的綿襖，和緊扎着腳的紅綿褲，實在太難看了。這一晚因爲日間在驢車上搖擺了半天，我覺得有點倦了，所以吃完晚飯之後，一早就上炕去睡了。他在裏間房裏和他父母談了些什麼，和他媳婦在什麼時候上炕，我却沒有知道。

在他家裏過了一個年，住了九天，我所看出來的事實，有兩件很使我爲他傷心：第一是他婚姻的不如意，第二是他家裏的貧窮。

北方的農家，大約都是一樣的，終歲勤勞，所得的結果，還不夠供政府的苛稅。他家裏雖則有幾十畝地，然而這幾十畝地的出息，除了賦稅而外，他老父母的飲食和媳婦兒的服飾，還有供給不了的。他是獨養兒子，父親今年五十多了。他前後左右的農家的兒子，年紀和他相上下的，都能上地裏去工作，幫助家計；而他一個人在學校裏念書，非但不能幫他父親，并且時時還要向家裏去支取零用錢來買書購物。到此，我纔看出了他在學校裏所以要這

樣減省的原因。唯其如此，我和他同病相憐，更加覺得他的人格的高尚。

到了正月初四，舊年的雪也溶化了，他在家裏日日和那童養媳相對，也似乎十分的不快，所以我就勸他早日回京，回到學校裏去。

正月初五的早晨，天氣很好，他父親自家上前面一家姓陳的人家，去借了驢兒和車子，送我們進城來。

說起了這姓陳的人家，我現在還疑他們的女兒是我同學致死的最大原因。陳家是殷家集的豪農，有地二百多頃。房屋也是瓦屋，屋前屋後的牆圍很大。他們有三個兒子，頂大的却是一位女兒。她今年十九歲了，比我那位同學小兩歲。我和他在他家裏住了九天，然而一半的光陰却是在陳家費去的。陳家的老頭兒，年紀也和我同學的父親差不多，可是娶了兩次親，前後都已經死了。初娶的正配生了一個女兒，繼娶的續絃生了三個男孩，頂大的還只有十一歲。

我的同學和陳家的惠英——這是她的名字——小的時候，在一個私塾裏念書；後來大了，他就去進了史官屯的小學校。這史官屯在殷家集之北七八里路的地方，是出永定門以南

的第一個大村莊。他在史官屯小學裏住了四年，成績最好，每次總考第一，所以畢業之後，先生就爲他去北京師範報名，要他繼續的求學。這先生現在也已經去世了，我的同學一說起他，還要流出眼淚來感激得不得了。從此他在北京師範住了四年，現在卻安安穩穩的進了大學。讀書人很少的這村莊上，大家對於他的勤儉力學，當然是非常尊敬。尤其是陳家的老頭兒，每對他父親說：

「雅儒這小孩，一定很有出息，你一定培植他出來，若要錢用，我儘可以爲你出力。」我說了大半天，把他的名姓忘了，還沒有告訴出來。他姓朱，名字叫「雅儒」。我們學校裏的稱呼，本來是連名帶姓叫的，大家叫他「朱雅儒」「朱雅儒」；而他叫人，卻總不把名字放進去，只叫一個姓氏，底下添一個君字。因此他總不直呼其名的叫我「李厥明」，而以「李君」兩字叫我。我起初還聽不慣，覺得有點兒不好意思；後來也就學了他，叫他「朱君」，「朱君」了。

陳家的老頭兒既然這樣的重視他，對於他父親提出的借款問題，當然是百無一拒的。所以我想他們家裏，欠陳家的款，一定也是不在少數。

那一天，正月初五的那一天，他父親向陳家去借了驢車驢子，送我們進城來，我在路上因爲沒有話講，就對他說：

「可惜陳家的惠英沒有讀書，她實在是聰明得很！」

他起初聽了我這一句話，臉上忽而紅了一紅；後來覺得我講這話時並沒有惡意含着，他就嘆了一口氣說：

「唉！天下的恨事正多得哩！」

我看他的神氣，似乎他不大願意我說這些女孩兒的事情，所以我也就默默的不再響了。

那一天到了學校之後，同學們都還沒有回來，我和他兩個人進進繳餉，聽聽戲，也就貓貓虎虎將一個寒假過了過去。開學之後，又是刻板的生活，上課下課，吃飯睡覺，一直到了暑假。

暑假中，我因爲想家想得心切，就和他別去，回南邊的家裏來住了兩個月。上車的時候，他送我到車站上來，說了許多互相勉勵的說話，要我到家之後，每天寫一封信給他，報告南邊的風物。而他自家呢，說想於暑假中去當兩個月家庭教師，好弄一點零用，買一點書

籍。

我到南邊之後，雖則不天天寫信，但一個月中間，也總計要和他通五六封信。我從信中的消息，知道他暑假中並不回家去，仍住在北京一家姓黃的人家教書，每月也可得二十塊錢薪水。

到陽曆八月底邊，他寫信來催我回京，并且說他於前星期六回到殷家集去了一次，陳家的惠英還在問起我的消息呢。

因為他提起了惠英，我倒想起當日在殷家集過年的事情來了。惠英的貌並不美，不過皮膚的細白實在是北方女子中間所少見的。一雙大眼睛，看人的時候，使人要懼怕起來；因為她的眼睛似乎能洞見一切的樣子。身材不矮不高，一張團團的面使人一見就覺得她是一個忠厚的人。但是人很能幹，自她後母死後，一切家計都操在她的手裏。她的家裏，洒掃得很乾淨。西面的一間廂房，是他的起坐室，一切賬簿文件，都擱在這一間廂房裏。我和朱君於過年前後的幾天中老去坐談的，也是在這間房裏。她父親喜歡喝點酒，所以正月裏的幾天，他老在外頭。我和朱君上她家裏去的時候，不是和她的幾個弟弟說笑話，談故事，就和她講

些北京學校裏的雜事。朱君對她，嚴謹沈默，和對我們同學一樣。她對朱君亦沒有什麼特別的親熱的表示。

只有一天，正月初四的晚上，吃過晚飯之後，朱君忽而從家中走了出去。我和他父親談了些雜天，抽了一點空，也順便走了出來，上前而陳家去，以為朱君一定在她那裏坐着。然而到了那廂房裏，和她的小兄弟談了幾句話之後，問他們「朱君來過了沒有？」他們都搖搖頭說「沒有來過」。問他們的「姊姊呢？」他們回答說：病着，睡覺了。」

我回到朱家來，正想上炕去睡的時候，從前面門裏朱君卻很快的走了進來。在煤油燈底下，我雖看不清他的臉色，然而從他和我說話的聲氣及他那雙紅腫的眼睛上看來，似乎他剛上什麼地方去痛哭了一場似的。

我接到了他催我回京的信後，一時連想到了這些細事，心裏到覺得有點好笑，就自言自語的說了一句：

「老朱！你大約也掉在戀愛裏了罷？」

陽歷九月初，我到了北京，朱君早已回到學校裏來，宋位飯案等事情，他早已爲我弄

好，弄得和他在一塊。暑假考的成績，也已經發表了。他列在第二，我卻在他的底下三名恐第五，所以自修室也合在一塊兒。

開學之後，一切都和往年一樣，我們的生活也是刻版式的很平穩的過去了一個多月。北京的天氣，新考入來的學生，和我們一班的同學，都是同上學期一樣的沒有什麼變化，可是朱君的性格卻比從前有點不同起來了。

平常本來是沈默的他，入了陽歷十月以後，更是悶聲不響了。本來他用錢是很節省的，但是新學期開始之後，他老拖了我上酒店去喝酒去。拚命的喝幾杯之後，他就放聲罵社會制度的不良，罵經濟分配的不均，罵軍閥，罵官僚，末了他尤其攻擊北方農民階級的愚昧，無微不至。我看了他這一種悲憤，心裏也替實爲他所動，可是到後來只好以順天守命的老生常談來勸他。

本來是勤勉的他，這一學期來更加用功了。晚上熄燈鈴打了之後，他還是一個人自修室裏點着洋蠟，在看英文的愛倫凱，倍倍兒，須帝納兒等人的書。我也曾勸過他好幾次，教他及時休養，保重身體。他卻昂然的對我說：

「像這樣的世界，像這樣的社會裏，我們偷生着有什麼用處？什麼叫保重身體？你先去睡罷！」

禮拜六的下午和禮拜天的早晨，我們本來是每禮拜約定上郊外去走走的；但他自從入了陽歷十月以後，不推托說是書沒有看完，就說是身體不好，總一個人留在寢室裏不出去。實際上，我看他的身體也一天一天的瘦下去了。兩道很濃的眉毛，投下了兩層陰影，他的眼窩陷落得很深，看起來實在有點怕人，而他自家卻還在起早落夜的讀那些提倡改革社會的書。我注意看他，覺得他的飯量也漸漸的減下去了。

有一天寒風吹得很冷，天空中遮滿了灰暗的雲，彷彿要下大雪的早晨，門房忽而到我們的寢室裏來，說有一位女客，在那裏找朱先生。那時候，朱君已經出去上操場上去散步看書去了。我走到操場上，尋見了他，告訴了他以後，他臉上忽然變得一點血色也沒有，瞪了兩眼，同呆子似的儘管問我說：

「她來了麼？她真來了麼？」

我倒被他駭了一跳，認真的對他說：

「誰來謊你，你跑出去看看就對了。」

他出去了半日，到上課的時候，也不進教室裏來；等到午後一點多鐘，我在下堂上自修室去的路上，卻遇見了他。他的臉色更灰白了，比早晨我對他說話的時候要陰鬱，鎖緊了的一雙濃厚的眉毛，陰影擴大了開來，他的全臉部上都罩着一層死色。我遇見了他，問他早晨來的是誰，他卻微微的露了一臉苦笑說：

「是惠英！她是上京來買貨物的，現在和她爸爸住在打磨廠高陞店。你打算去看她麼？我們晚上一同去罷！去和她們聽戲去。」

聽了他這一番話，我心裏倒喜歡得很，因為陳家的老頭兒的話，他是很要聽的。所以我想吃過晚飯之後，和他同上高陞店去，一則可以看看半年多不見的惠英，二則可以托陳家的老頭兒勸勸朱君，勸他少用些功。

吃過晚飯，風刮得很大，我和他兩個人不得不坐洋車上打磨廠去。到高陞店去一看，他們父女二人正在吃晚飯，陳老頭還在喝白乾，桌上一個羊肉火鍋燒得滿屋裏都是火鍋的香味。電燈光為火鍋的熱氣所包住，照得房裏朦朧朧。惠英着了一件黑布的長袍，立起來讓

我們坐下喝酒的時候，我覺得她的相兒卻比在殷家集的時候美得多了。

陳老頭一定要我們坐下去喝酒，我們不得已就坐下去喝了幾杯。一邊喝，一邊談，我就把朱君近來太用功的事情說了一遍。陳老頭聽了我的話，果然對朱君說：

「雅儒！你在大學裏，成績也不算不好，何必再這樣呢？聽說你考在第二名，也已經可以了，你難道還想奪第一名麼？……總之，是身體要緊。……你的家裏，全都在盼望你在大學畢業後，賺錢去養家；萬一身體不好，你就是學問再好一點，也沒有用處。」朱君聽了這些話，儘是悶聲不語，一杯一杯的在俯着頭喝酒。我也因為喝了一點酒，頭早昏痛了，所以看不出他的表情來。一面回過頭來看看惠英，似乎也俯着了頭，在那裏落眼淚。

這一天晚上，因為談天談得時節長了，戲終於沒有去聽。我們坐洋車回校裏的時候，自修的鐘頭卻已經過了。第二天，陳家的父女已經回家去了，我們也就回復了平時的刻板生活。朱君的用功，沈默，牢騷抑鬱的態度，也仍舊和前頭一樣，並不因陳家老頭兒的勸告而減輕些。

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又是一年將盡的冬天到了。北風接着吹了幾天，早晚的寒冷驟然增加了起來。

年假考的前一個星期，大家都緊張起來了，朱君也因為這一學期裏看課外的書看了太多，把學校裏的課本丟開的原因，接連有三夜不睡，溫習了三夜功課。

正將考試的前一天早晨，朱君忽而一早就起了床，襪子也不穿，蓬頭垢面的跑了出去。跑到了門房裏，他拉住了門房，要他把那一個人交出來。門房莫明其妙，問他所說的那一個人是誰，他只是拉住了門房吵鬧，卻不肯說出那一個人的姓名來。吵得聲音大了，我們都出去看，一看是朱君在和門房吵鬧，我就夾了進去。這時候我一看朱君的神色，自家也駭了一跳。

他的眼睛是血漲得紅紅的，兩道眉毛直豎在那裏，臉上是一種沒有光澤的青灰色，額上頸項上漲滿了許多青筋。他一看見我們，就露了兩列雪白的牙齒，同哭也似的笑著說：

「好好，你們都來了，你們把這一個小軍閥看守着，讓我去拿出手槍來槍斃他。」

說着，他就把門房一推，推在我和另外兩個同學的身上；我們都不防他的，被他這麼一

推，四個人就一塊兒的跌倒在地上。他却哈哈的笑了幾聲，就一直的跑了進去。

我們看了他這一種行動，大家都曉得他是精神錯亂了，就商量叫校役把他看守在養病室裏，一邊去通知學校當局，請學校裏快去請醫生來替他醫治。

他一個人坐在養病室裏不耐煩，硬要出來和校役打罵。並且指看守他的校役是小軍閥，罵着說：

「渾蛋，像你這樣的一個小小軍閥，也敢強取人家的閨女麼？快拿手槍來，快拿手槍來！」

校醫來看他的病，也被他打了幾下，並且把校醫的一副眼鏡也扯下來打碎了。我站在門口，含淚的叫了幾聲：

「朱君！朱君！你連我都認不清了麼？」

他光着眼睛。對我看了一忽，就又哈哈哈哈哈的笑着說：

「你這小王八，你是來騙錢的罷？」

說着，他又打上我的身來，我們不得已就只好將養病室的門鎖上，一邊差人上他家裏去

報信，叫他的父母出來看護他的病。

到了將晚的時候，他父親來了，回來的是陳家的老頭兒。我當夜就和他們陪朱君出去，在一家公寓裏先租了一間房間住着。朱君的病愈來愈兇了，我們三個人因為想制止他的暴行，終於一晚沒有睡覺。

第二天早晨，我一早就回學校去考試，到了午後，再上公寓裏去看他的時候，知道他們已經另外租定了一間小屋，把朱君綑縛起來了。

我在學校裏考試考了三天，正到考完的那一日早晨一早就接到了一個急信，說朱君已經不行了，急待我上那兒去看看他。我到了那裏去一看，只見黑戚戚的一間小屋裏，他同鬼也似的還被縛在一張板床上。房裏的空氣穢臭得不堪，在這黑也的空氣，只聽見微微的喘氣聲和瀉瀉的聲音。我在門口靜立了一忽，實在是耐不住了，便放高了聲音，「朱君」「朱君」的叫了兩聲。坐在他腳後的他那老父，馬上舉起手來阻止我發聲，朱君聽了我的喚聲，把頭轉過來看我的時候，我只看見了一個枯黑的同骷髏似的頭和很黑很黑的兩顆眼睛。

我踏進了那間小房，審視了他一回，看見他的手脚還是綁着，頭卻軟軟的斜靠在枕頭上

面。脚後頭坐在他父親背後的，還有一位那朱君的媳婦，眼睛哭得紅腫，呆呆的縮着頭，在那裏看守着將死的她的男人。

我向前後一看，眼淚忽而湧了出來，走上他的枕頭邊上，伏下身去，輕輕的問了他一句話「朱君！你還認得我麼？」底下就說不下去了。他又轉過頭來對我看了一眼，臉上一點兒表情也沒有，但由我的淚眼看過去，好像他的眼角上也在流出眼淚來的樣子。

我走近他父親的身邊，問陳老頭那裏去了。他父親說：

「他們惠英要於今天出嫁給一位軍官，所以他早就回去料理喜事去了。」

我又問朱君服的是什麼藥，他父親只搖搖頭，說：「我也不曉得。不過他服了藥後，卻瀉到如今，現在是好像已經不行了。」

我心裏想，這一定是服藥服錯了，否則，三天之內，他何以會變得這樣的呢？我正想說話的時候，卻又聽見了一陣腹瀉的聲音，朱君的頭在枕上搖了幾搖，喉頭咯咯的響起來了。我的毛髮竦豎了起來，同時他父親，他媳婦兒也站起來趕上他的枕頭邊上去。我看見他的頭往上抽了幾抽，喉嚨頭格落落響了幾聲，微微抽動了一刻鐘的樣子，一切的動靜就停止了。

他的媳婦兒放聲哭了起來，他的父親也因急得癡了，倒只是不發聲的呆站在那裏。我却忍耐不住了，就低下頭去在他耳邊「朱君！朱君！」的絕叫了兩三聲。

第二天早晨，天又下起微雪來了。我和朱君的父親和他的媳婦，在一輛大車上一清早就送朱君的棺材出城去。這時候城內外的居民還沒有起床，長街上清冷的很。一輛大車，前面戴着朱君的靈柩，後面坐着我們三人，慢慢的在雪裏轉走。雪片積在前面罩棺木的紅氈上，我和朱君的父親卻包在一條破棉被裏，避着背後吹來的北風。街上的行人很少，朱君的媳婦啾啾在哭着的聲音，覺得更加令人傷感。

大車走出永定門的時候，黃灰色的太陽出來了，雪片也似乎少了一點。我想起了去年冬假裏和朱君一道上她家去的光景，就不知不覺的向前面的靈柩叫了兩聲，忽兒按忍不住地嘩的放聲哭了起來。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六日

過 去

空中起了涼風，樹葉噼噼的同雹片似的飛掉下來，雖然是南方的一個小港市裏，然而也

很能夠使人感到冬晚的悲哀的一天晚上，我和她，在臨海的一間高樓上喫晚飯。

這一天的早晨，天氣很好，中午的時候，只穿得住一件夾衫，但到了午後三四點鐘，忽而由北面飛來了幾片灰色的層雲，把太陽遮住，接着就括起風來了。

這時候我爲療養呼吸器病的緣故，只在南方的各港市裏流寓。十月中旬，由北方南下，十一月初到了C省城，却巧遇着了C省的政變，東路在打仗，省城也不穩，所以遷到H港去住了幾天。後來又因爲H港的生活費太昂貴，便又坐了汽船，一直的到了這M港市。

說起這M港，大約是大家所知道的，是中國人應許外國人來互市的最初的地方的一個，所以這港市的建築，還帶着些當時的時代性，很有一點中古的遺意。前面左右是碧油油的海灣，港市中，也有一條小山，三面濱海的通衢裏，建築着許多顏色很沈鬱的洋房。商務已經不如從前的感了。然而富室和賭場很多。所以處處有庭園。處處有別墅。沿港的街上，有兩列大的榕樹排列在那裏。在榕樹下的長椅上休息着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都帶有些舒緩的態度。正因爲商務不感的原因，這些南歐的流人，寄寓在此地的，也沒有那一種殖民地的商人的緊張橫暴的樣子。一種衰頹的美感，一種使人可以安居下去，於不知不覺的中間消沈下

去的美感，在這港市的無論那一角地方，都感覺得出來。我到此港不久，心裏頭就暗暗地決定，「以後不再遷徙了，以後就在此地住下去罷。」誰知住不上幾天，却又偏偏遇見了她。

實在是出乎意想以外的奇遇。一天細雨濛濛的日暮，我從西面小山上的一家小旅館內走下山來，想到市上喫晚飯去。經過行人很少的那條P街的時候，臨街的一間小洋房的柵門口，忽而從裏面慢慢的走出了一個女人來。她身上穿着灰色的雨衣，上面張着洋傘，所以她的臉我看不見。大約是在柵門內，她已經看見了我了——因為這一天我並不帶傘——所以我在她前頭走了幾步，她忽而問我：

「前面走的是不是李先生？李白時先生！」

我一聽了她叫我的聲音，彷彿是很熟，但記不起是那一個人了，同觸了電氣似的急忙回轉頭來一看，看見了襯映在黑洋傘上的一張灰白的小臉，已經是夜色朦朧的時候了，我看不清她的顏面全部的組織，不過她的兩隻大眼睛，却閃爍得厲害，并且不知從何處來的，和一陣冷風似的一種電力，把我的精神搖動了一下。

「你……？」我半吞半吐地問她。

「大約認不清了罷！上海民德里的那一年新年，李先生可還記得？」

「噢！唉！你是老三麼？你何以會到這裏來的。這真奇怪！這真奇怪極了！」

說話的中間，我不知不覺的轉過身來逼進了一步，并且伸出手來把她那隻帶輕皮手套的左手握住了。

「你上什麼地方去？幾時來此地的？」她問。

我打算到市上去喫晚飯去，來了好幾天了，你呢？你去什麼地方去？」

她經我一問，一時間回答不出來，只把嘴頰往前面一指，我想起了在上海的時候的她的怪脾氣，就也不再追問，和她一路的向前邊慢慢地走去兩人並着默走了幾分鐘，她纔幽幽的告訴我說：

「我是上一位朋友家去打牌去的，真想不到此地會和你相見。李先生，這兩三年的分離，把你的容貌變得極老了，你看我怎麼樣？也完全變過了罷？」

「你倒沒有什麼，唉！老三，我吓，我真可憐，這兩三年來……」

「這兩三年來的你的消息，我也知道一點，有的時候，在報紙上也看見過一二回你的行

蹤，不過李先生，你怎麼會到此地來的呢？這真太奇怪了。」

「那麼你呢？你何以會到此地來的呢？」

「前生注定是喫苦的人，譬如一條水草，浮來浮去，總生不着根，我的到此地來，說奇怪也是奇怪，說應該也是應該的。李先生，住在民德里樓上的那一位胖子，你可還記得？」

「噢：是那一位南洋商人不是？」

「哈，你的記性真好！」

「他現在怎麼樣了？」

「是 he 和我一道來此地的呀！」

「噢！這也是奇怪。」

「還有更奇怪的事情哩！」

「什麼？」

「他已經死了！」

「這……這麼說起來，你現在只剩了一個人了啦？」

「可不是麼」

「唉！」

兩人又默默地走了一段，走到去大市街不遠的三叉路口了，她問我住在什麼地方，打算明天午後來看我。我說還是我去訪她，她却很急促的警告我說：

「那可不成，那可不成，你不能上我那裏去」出了P街以後，街上的燈火，已經很多，并且行人也繁雜起來了，所以兩個人沒有握一握手，笑一臉的機會。到了分別的時候，她只約略點了一點頭，就向南面的一條長街上跑了進去。

經了這一回奇遇的挑撥，我的平穩得同山中的靜水湖似的心裏，又起了些波紋。回想起來，已經是三年前的舊事了，那時候她的年紀還不到二十歲，住在上海民德里在我寄寓着的對門的一間洋房裏。這一間洋房裏，除了她一家的三四個年輕女子以外，還有二樓上的一家華僑的家族住在。當時我也不曉得誰是房東，誰是房客，更不曉得她們幾個姊妹的生計是如何維持的。只有一次，是我和她們的老二認識以後，約有兩個月的時候，我在她們的廂房裏打牌，忽而來了一位穿得很闊綽的中老紳士，她們爲我介紹，說這一位是她們的大姊夫。老

大見他來了，果然就拋棄了我們，到對面的廂房裏去和他攀談去了，於是老四就坐下來替了她的缺，聽她們說，她們都是江西人，而大姊夫的故鄉却是湖北。他和她們大姊的結合，是當他在九江當行長的時候。

我當時剛從鄉下出來，在一家報館裏當編輯。民德里的房子，是報館總理友人陳氏的住宅。當時因為我上海情形不熟，不能另外去租房子住，所以就寄住在陳君的家裏。陳家和他們對門而居，時常往來，因此我也於無意之中，和他們中間最活潑的老二認識了。

聽陳家的底下人說：「她們的老大，彷彿是那一位銀行經理的小，她們一家四口的生活費，和她們一位弟弟的學費，都由這位銀行經理負擔的。」

她們姊妹四個，都生得很美，尤其活潑可愛的，是她們的老二。大約因為生得太美的原因，自老二以下，她們姊妹三個，全已到了結婚的年齡，而仍找不到一個適當的配偶者。

我一邊在回想這些過去的事情，一邊已經走到了長街的中心，最熱鬧的那一家百貨店的門口了。在這一個黃昏細雨裏，只有這一段街上的行人，還沒有減少。兩旁店家的燈火，照耀得很明亮，反照出了些離人的孤獨的情懷。向東走盡了這條街，朝南一轉，右手矗立着一

家名叫望海的大酒樓。這一家的三四層樓上，一間一間的小室很多，開窗看去，看得見海裏的帆檣，是我到M港後，去得次數最多的一家酒館。

我慢慢的走到樓上坐下，叫好了酒菜，點着煙捲，朝電燈光呆看的時候，民德里的事，又重新開展在我的眼前。

她們姊妹中間，當時我最愛的是老二。老大已經有了主顧，對她當然更不能生出什麼邪念來，老三有點陰鬱，不像一個年輕的少女，老四年紀和我相差太遠——她當時只有十六歲——自然不能發生相互的情感——所以當時我所熱心崇拜的，只有老二。

她們的臉形，都是長方，眼睛都是很大，鼻梁都是很高，皮色都是很細白，以外貌來看，本來都是一樣的可愛的。可是各人的性格，却相差得很遠。老大和靄，老二活潑，老三陰鬱，老四——說不出什麼，因為當時並沒有對老四注意過。

老二的活潑，在她的行動，言語，嬉笑上，處處都在表現。凡當時在民德里住的年紀在二十七八上下的男子，和老二見過一面的人，沒有一個不受她的播弄的。

她的身材雖則不高，然而也夠得上我們一般男子的肩頭，若穿着高底鞋的時候，走路簡

直比西洋女子要快一倍。說話不顧什麼忌諱，比我們男子的同學中間的日常言語還要直率。若有可笑的事情，被她看見，或在談談的時候，聽到一句笑話，不管在她面前的是生人不是生人，她總是露出她的兩列可愛的細白牙齒，彎腰捧肚，笑個不了，有時候竟會把身體側倒，撲倚上你的身來。陳家有幾次請客，我因為受她的這一種態度的壓迫受不了，每有中途逃席，逃上報館去的事情，因此我在民德里住不上半年，陳家的大小上下，却為我取了一個別號，叫我作老二的雞娘，因為老二像一隻雄雞，有什麼可笑的事情發生的時候，總要我做他的椅柱，撲上身來笑個痛快。并且平時她總拿我來開玩笑，在衆人的面前，老喜歡把我的不靈敏的動作和說錯的言語重述出來作哄笑的資料。不過說也奇怪，她像這樣的玩弄我，輕視我，我當時不但沒有恨她的心思，并且還時時以為榮耀，快樂。我當一個人在默想的時候，每把這些瑣事回想出來，心裏倒反非常感激她，愛慕她。後來甚至於打牌的時候，她要什麼牌，我就非打什麼牌給她不可。萬一我有違反她命令的時候。她竟毫不客氣地舉起她那隻肥嫩的手，拍拍的打上我的臉來。而我呢，受了她的痛責之後，心裏反感到一種不可名狀的滿足，有時候因為想受她這一種施與的原因，故意地違反她的命令，要她來打，或用了她

那一隻尖長的皮鞋腳來踢我的腰部。若打得不夠踢得不夠，我就故意的說：「不痛！不痛！再踢一下！再踢一下！」她也就毫不客氣地，再舉起手或腳來踢打。我被打得兩頰緋紅，或腰部感到酸痛的時候，纔柔柔順順地服從她的命令，再來做她想我做的事情。像這樣的時候，倒是老大或老三每在旁邊嚇止她，教她不要太過分了，而我這被打責的，反而要很誠懇的央告她們，不要出來干涉。

記得有一次，她要出門去和一位朋友喫午飯，我正在她們家裏坐着閑談，她要我去上她姊姊房裏把一雙新買的皮鞋拿來替她穿上。這一雙皮鞋，似乎太小了一點，我捏了她的腳替她穿了半天，才穿上了一隻。她氣得急了，就舉起手來，向我的伏在她小腹前的臉上頭上脖子上亂打起來。我替她穿好第二隻的時候，脖子上已經有幾處被她打得青腫了。到我站起來，對她微笑着，問她「穿得怎麼樣？」的時候，她說「右腳尖有點痛！」我就挺了身子，很正經地對她說，「踢兩腳罷！踢得寬一點，或者可以好些！」

說到她那雙腳，實在不由人不愛。她已經有二十多歲了，而那雙肥小的腳，還同十二三歲的小女孩的腳一樣。我也曾爲她穿過絲襪，所以她那雙肥嫩皙白，腳尖很細，後跟很厚的

肉脚，時常作我幻想的中心，從這一隻脚，我能夠想出許多離奇的夢境來。譬如在吃飯的時候，我一見了粉白油潤的香稻米飯，就會聯想到她那隻脚上去。「萬一這碗裏，」我想，「萬一這碗裏感着的，是她那隻嫩脚，那麼我這樣的在這裏咀嚼，她必要感到一種奇怪的癢痛，假如她橫躺着身體，把這一隻肉脚伸出來任我咀嚼的時候，從她那兩條很曲的口唇線裏，必要發出許多真不真假不假的喊聲來。或者轉身來，也許很命的在頭上打我一下的。……」我一想到此地飯就要多喫一碗。

像這樣活潑放達的老二，像這樣柔順蠢笨的我，這兩人中間的關係，在半年裏發生出來的這兩人中間的關係，當然可以想見得到了。況我當時，還未滿二十七歲，還沒有取親，對於將來的希望，還很有自負心哩。

當在陳家起坐室裏說笑話的時候，我的那位友人的太太，也曾向我們說起過。「老二，李先生若做了你的男人，那他就天天可以替你穿鞋着襪了，並且還可以做你的出氣洞，白天晚上，都可以受你踢打，豈不很好麼？」老二聽到這些話，總老是笑着，對我斜視一眼說：「李先生不行，太笨，他不會伺候人。我倒很願意受人家的踢打，只教有一位能夠命令我，

教我心服的男子就好了。」在這樣的談笑之後，我心裏總滿感着憂鬱，要一個人跑上馬路去走半天，才能把胸中的鬱悶遣散。

有一天禮拜六的晚上，我和她在大馬路市政廳聽音樂出來。老大老三都跟了一位她們夫婦的朋友看電影去了。我們走到一家酒館的門口，忽而吹來了兩陣冷風，這時候正是九月之交的秋晚的時候，我就拉住了她的手，顫抖着說：「老二！我們上去喫一點熱的東西再回去罷！」她也笑了一笑說：「去喫點熱酒罷！」我在酒樓上喫了兩杯熱酒之後，把平時的那一種木訥怕羞的態度除掉了，向前後左右看了一眼，看見空洞的樓上，一個人也沒有，就握近了她的身邊，對她媚視着，一邊發着顫聲，一句一逗的對她說：「老二我……我的心，你可能了解？我，我，我很想……很想和你長在一塊兒！」她舉起眼睛來看了我一眼，又曲了嘴唇的兩條線在口角上含着播弄人的微笑，回問我說：「長在一塊便怎麼啦？」我大了胆，便擺過嘴去和她親了一個嘴，她竟劈面的打了我一個嘴把。樓下的伙計，聽了拍的這一聲大響聲，就急忙的跑了上來，問我們「還要什麼酒菜？」我忍着眼淚，還是微微地笑着對伙計說：「不要了，打手巾來！」等到伙計下去的時候，她仍舊是不改常態的對我說：「李

先生！不要這樣，下回你若再幹這些事情，我還要打得兇哩！」我也只好當作了一場笑話，很不自然地把我的感情壓住了。

凡我對她的這些感情，和這些感情所催發出來的行爲動作，旁人大約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老三雖則是一個很沉鬱，脾氣很特別，平時說話老是陰陽怪氣的女子，對我與老二中間的事情，有時却很出力爲我們拉攏。有時見了老二那一種打得太狠，或者嘲弄得我太難堪的動作，也着實爲我打過幾次抱不平，極婉曲周到地說出話來非難老二。而我這不識好醜的笨伯，當這些時候心裏頭非但不感謝老三，還要以爲她是多事，出來干涉人家的自由行動。

在這一種情形之下，我和她偕同姊妹，對門而住，來往交際了半年多。那一年的冬天，老二忽然與一個新自北京來的大學生訂婚了。

這一年舊歷過年前後的我的心境，當然是感亂得不堪，悲痛得非常。當沈悶的時候，邀我去喫飯，邀我去打牌，有時候也和我兩人去看電影的，倒是平時我所不大喜歡，常和老二兩人叫她做陰私鬼的老三。而這一個老三，今天却突然的在這個南方的港市裏，在這一個細雨朦朧的秋天的晚上，偶然遇見了。

想到了這裏，我手裏拿着的那枝紙煙，已經燒剩了半寸的灰燼，面前杯中倒上的酒，也已經冷了。糊裏糊塗的喝了幾口酒，喫了兩三筷菜，伙計又把一盤生翅湯送了上來。我喫完了晚飯，慢慢的冒雨走回旅館來，洗了手臉，換了衣服，躺在床上，翻來復去，終於一夜沒有合眼。我想起了那一年的正月初二，老三和我兩人上蘇州去的一夜旅行。我想起了那一天晚上，兩人默默的在電燈下相對的情形。我想起了第二天早晨起來，她在她的帳子裏叫我過去，爲她把掉在地下的衣服檢起來的聲氣。然而我當時終於忘不了老二，對於她的這種種好意的表示，非但沒有回報她一二，並且簡直沒有接受她的餘裕。兩個人終於白旅行了一次，感情終於沒有接近起來，那一天午後，就匆匆的依舊同兄妹似的回到上海來了。過了元宵節，我因爲胸中苦悶不過，便在報館裏辭了職，和她們姊妹四人，也沒有告別，一個人連行李也不帶一件，跑上北京的冰天雪地裏去，想去把我的過去的一切忘了，把我的全部的煩悶葬了。嗣後兩三年來，東飄西泊，却還沒有在一處住過半年以上。無聊之極，也學學時髦，把我的苦悶寫出來，做點小說賣賣。然而於不知不覺的中間，終於得了呼吸器的病症。現在飄流到了這極南的一角，誰想得到再會和這老三相見於黃昏的路上的呢！啊，這世界雖說很

大，實在也是很小的，兩個流入，在這樣的天涯海角，也居然再能重見，你說奇也不奇。我想前想後，想了一夜，到天色有點微明，窗下有早起的工人經過的時候，方纔昏昏地睡着。也不知睡了幾久，在夢裏忽而聽到了幾聲咯咯的扣門聲。急忙夾着被條，坐起來一看，夜來的細雨，已經晴了，南窗裏有兩條太陽光線，灰黃黃的曬在那裏。我含糊地叫了一聲，「進來！」房門老是不往裏開。再等了幾分鐘，房門還是不向裏開，我纔覺得奇怪了，就披上衣服，走下床來。等我兩腳剛立定的時候，房門却慢慢的開了。跟着門進來的，一點兒也不錯，依舊是陰陽怪氣，含着半臉神祕的微笑的老三。

「啊，老三！你怎麼來得這樣早？」我驚喜地問她。

「還早麼？你看太陽都斜了啊！」

說着，她就慢慢地走進了房來，向我的上下看了一眼，笑了一臉，就彷彿害羞似的去窗面前站住，望向窗外去了。窗外頭夾一道走廊，遙遙望去，底下就是一家富室的庭園，太陽很柔和的曬在那些未凋落的槐花樹和雜樹的枝葉上。

她的裝束和從前不同了。一件芝麻呢的女外套裏，露出了一條黑白花絲的圍巾來，上面

穿的是半西式的八分短襖，裙子係黑印度緞的長套裙。一頂淡黃綢的女帽，深蓋在額上，帽子的捲邊下，就是那一雙迷人的大眼，曠人很黑，老在凝視着什麼似的大眼。本來是長方的臉，因為有那頂帽子深覆在眼上，所以看去彷彿是帶點圓味的樣子。兩三年的歲月，又把她那兩條從鼻角斜拖向口角去的紋路刻深了。蒼白的臉色，想是昨夜來打牌辛苦了的原因。本來是中等身材不肥不瘦的軀體，大約是我自家的身體縮矮了罷，看起來彷彿比從前高了一點。她背着我呆立在窗前。我看着她的肩背，覺得是比從前瘦了。

「老三！你站在那裏幹什麼？」我扣好了衣裳，向前捱近了一步，一邊把右手拍上她的肩去，勸她脫外套，一邊就這樣問她。她也前進了半尺，把我的右手輕輕地避脫，朝過來笑着說：

「我在這裏算賬。」

「一清早起來就算賬！什麼賬？」

「昨晚上的贏賬。」

「你贏了麼？」

「我那一回不贏？只有和你來的那一回却輸了。」

「噢，你還記得那麼清？輸了多少給我？那一回？」

「險些兒輸了我的性命！」

「老三！」

「……」

「你這脾氣還沒有改過，還愛講這些死話。」

以後她只是笑着不說話，我拿了一把椅子，請她坐了，就上西角上的水盆裏去漱口洗臉。

一忽兒又叫我說：

「李先生！你的脾氣，也還沒有改過，老愛吸這些紙煙。」

「老三！」

「……」

「幸虧你還沒有改過，還能上這裏來。要是昨天遇見的是老二哩，怕她是不肯來了。」

「李先生！你還沒有忘記老二麼？」

「彷彿還有一點記得。」

「你的情義真好！」

「誰說不好來着？」

「老二真有福分！」

「她現在在什麼地方？」

「我也不知道，好久不通信了，前二三個月，聽說還在上海。」

「老大老四哩！」

「也還是那一個樣子仍復在民德里。變化最多的，就是我吓！」

「不錯，不錯，你昨天說不要我上你那裏去，這又爲什麼來着？」

「我不是不要你去，怕人家要說閑話。你應該知道，阿陸的家裏，人是很少的。」

「是的，是的，那一位華僑姓陸罷。老三，你何以又會看中了這一位胖胖先生的呢？」

「像我這樣的人，那裏有看中看中的好說，總算是做了一個怪夢。」

「這夢好麼？」

「又有什麼好不好，連我自己都莫名其妙。」

「你真莫名其妙，怎麼又會和他結婚的呢？」

「什麼叫結婚呀。我不過當了一個禮物，當了一個老大和大姊夫的禮物。」

「老三！」

「……」

「他怎麼會這樣的早死的呢！」

「誰知道他，害人的。」

因為她說話的聲氣消沈下去了，我也不敢再問。等衣服換好，手臉洗畢的時候，從衣袋裏拿出表來一看，已經是二點過了三個字了。我點上一枝煙捲，在她的對面坐下，偷眼向她一看，她那臉神秘的笑容，已經看不見一點蹤影。下沈的雙眼，口角的深紋，和兩頰的蒼白，完全把她畫成了一個新寡的婦人。我知道她在追懷往事，所以不敢打斷她的思路。默默地吸了半刻鐘烟，她忽而站起來說：「我要去了！」她說話的時候，身體已經走到了門口。

我追上去留她，她臉也不回轉來看我一眼，竟匆匆地出門去了。我又追上扶梯根前叫她等等，她到了扶梯底下，纔把那雙黑漆漆的眼睛向我看了一眼，並且輕輕地說：「明天再來吧！」

自從這一回之後，她每天差不多總抽空上我那裏來。兩人的感情，也漸漸的融洽起來了，可是無論如何，到了我向再逼進一步的時候，她總馬上設法逃避，或築起城堡來防我。到我遇見她之後，約莫將十幾天的時候，我的頭腦心想，完全被她攪亂了。聽說有呼吸器病的人，慾情最容易奮興，這大約是真的。那時候我實在再也不能忍耐了，所以那一天的午後，我怎麼也不放她回去，一定要她和我同去吃晚飯。

那一天早晨，天氣很好。午後她來的時候，却熱得厲害。到了三四點鐘，天上起了雲障，太陽下山之後，空中括起風來了。她彷彿也受了這天氣變化的影響，看她只是一陣陣的消沈下去，她說了幾次要去，我拚命的強留着她。末了她似乎也覺得無可奈何，就俯伏了頭，儘坐在那裏默想。

太陽下山了。房角落裏，陰影爬了出來。南窗外看得見的暮天半角，還帶着些微紫色。

同舊棉花似的一塊灰黑的浮雲，靜靜地壓到了窗前。風聲烏烏的從玻璃窗裏傳透過來，兩人默坐在這將黑未黑的世界裏，覺得我們以外的人類萬有，都已經死滅盡了。在這個沈默的，向晚的，闐闐的悲哀海裏，不知沈浸了幾久，忽而電燈像雷擊似的放光亮了。我站起了身，拿了一件我的黑呢舊斗篷，從後邊替她披上；再伏下身去，用了兩手，向她的脚上一抱，想乘勢從她的右側，把頭靠向她的頰上去的，她却同夢中醒來似的驀地站了起來，用力把我一推。我生怕她要再跑出門，跑回家去，所以馬上就跑上房門口去攔住。她看了我這一種混亂的態度，却笑起來了。雖則兀立在燈下的姿勢還是嚴不可犯的樣子，然而她的眼睛在笑了，臉上的筋肉的緊張也鬆懈了，口角上也有笑容了。因此我就大膽了，再走近她的身邊，用一雙手夾斗篷的圍抱住她，輕輕的在她耳邊說：

「老三！你怕麼？你怕我麼？我以後不敢了，不再敢了，我們一道上外面去吃晚飯去吧！」

她雖是不響，一面身體却很柔順地由我圍抱着。我挽她出了房門，就放開了手。由她走在前頭，走下扶梯，走出到街上去。

我們兩人，在日暮的街道上走，繞遠了道，避開那條P街，一直到那條M港最熱鬧的長街的中心止，不敢並着步講一句話。街上的燈火，全都燦爛地在放寒冷的光，天風還是烏烏的吹着，行路樹的葉子，息索息索很零亂的散落下來，我們兩人走了半天，纔走到望海酒樓的三樓上一間濱海的小室裏坐下。

坐下來一看，她的頭髮已經爲涼風吹亂，瘦削的雙頰，尤顯得蒼白，她要把斗篷脫下來，我勸她不必，并且教伙計馬上倒了一杯白蘭地來給她喝。她把熱茶和白蘭地喝了，又用手巾在頭上擦了一擦，靜坐了幾分鐘，才把常態恢復，那一臉神祕的笑和炯炯的兩道眼光，又在寒冷的空氣裏散放起電力來了。

「今天看有點冷啊！」我開口對她說。

「你也覺得冷的麼？」

「怎麼我會不覺得冷的呢？」

「我以為你是比天氣還要冷些。」

「老三！」

「……」

「那一年在蘇州的晚上，比今天怎麼樣？」

「我想問你來着！」

「老三！那是我的不好，是我，我的不好。」

「……」

她儘是沈默着不響，所以我也不能多說。在吃晚飯的中間。我只是獻着媚，低着聲，訴說當時在民德里的時候的情形。牠到吃完飯的時候止，總共不過說了十幾句話，我想把她的記憶喚起，把當時她對我的舊情復燃起來，然而看她臉上的表情，終於不爲我所動。到末了我被她弄得沒法了，就半用暴力，半用含淚的央告，一定要她不要回去，接着就同拖也似的把她夾上了望海酒樓問壁的一家外國旅館的樓上。

夜深了，外面的風還在蕭騷地吹着。五十枝的電光，到了後半夜加起亮來，反照得我心裏異常的寂寞。室內的空氣，也增加了寒冷，她還是穿了衣服，隔着一條被，朝裏床躺在那裏。我撲過去了幾次，總被她推翻下來，到最後的一次她却哭起來了。一邊哭，一邊又斷斷

繼續的說：

「李先生！我們的……我們的事情，早已……早已結束了。那一年，要是那一年……你能……你能夠像現在一樣的愛我，那我……我也……不會……不會吃這一種苦的。我……我……你曉得……我……我這兩三年來！……」

說到這裏，她抽咽得更加厲害，把被窩蒙上頭去，索性任情哭了一個痛快。我想她的身世，想想她目下的狀態，想想過去她對我的情節，更想想我自家的淪落的半生，也被她的哀泣所感動，雖則滴不下眼淚來，但心裏也儘在酸一陣痛一陣的難過。她哭了半點多鐘，我在床上默坐了半點多鐘，覺得她的眼淚，已經把我的邪念洗清，心裏頭什麼也不想。又靜坐了幾分鐘，我聽聽她的哭聲，也已經停止，就又伏過身去，誠誠懇懇地對她說：

「老三！今天晚上，又是我不好，我對你不起，我把你的真意誤會了。我們的時期，的確已經過去了。我今晚上對你的要求，的確是卑劣得很。請你饒了我，噢，請你饒了我！我以後永也不再幹這一種卑劣的事情了，噢，請你饒了我！請你把你的頭伸出來，朝轉來，對我說一聲，說一聲饒了我吧！讓我們把過去的一切忘了，請你把今晚上的我的這一種卑劣的

情事忘了。噢，老三！」

我斜伏在她的枕頭邊上，含淚的把這些話說完之後，她的頭還是儘朝着裏床，身子一動也不肯動。我靜候了好久，她纔把頭朝轉來，舉起一雙淚眼，好像是在憐惜我又好像是在怨恨我地看了我一眼。得到了她這淚眼的一瞥，我心裏也不曉怎麼的起了一種比死刑囚遇赦的時候還要感激的心思。她仍復把頭朝了轉去，我也在她的被外頭躺下了，躺下之後，兩人雖然都沒有睡着，然而我的心裏却很舒暢的默默的直躺到了天明。

早晨起來，約略梳洗了一番，她又同平時一樣的和我不笑，而我哩，臉上雖在笑着，心裏頭却儘是一滴苦淚一滴苦淚的在往喉頭鼻裏咽送。

兩人從旅館出來，東方只有幾點紅雲罩着，夜來的風勢，把一碧的長天掃盡了。太陽已出了海，淡薄的陽光曬着的幾條冷靜的街上，除了些被風吹墮的樹葉和幾堆灰土之外，也比平時潔淨得多。轉過了長街送她到了上她自家的門口，將要分別的時候，我只緊握了她一雙冰冷的手，輕輕地對她說：

「老三！請你自家珍重一點，我們似後見面的機會，恐怕很少了。」我說出了這句話之

後，心裏不曉怎麼的忽兒絞割了起來，兩隻眼睛裏同霧天似的起了一層蒙障。她彷彿也深深地朝我看了一眼，就很急促地抽去了她的兩手，飛跑的奔向屋後去了。

這一天的晚上，海上有一灣眉毛似的新月照着，我和許多言語不通的南省人雜處住一船裏吸煙。船外的風聲浪聲很大，大家只在電燈下計算着這海船航行的速度，和到H港的時刻。

(選自創造)



—版權所有—

實價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

上海全球書店印行

總經售處合眾書店

上海山東中路一四三號

—翻印必究—